



# 发电五十年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建厂五十周年—

北京出版社

# 發电厂里五十年

潘芷汀編寫 喬治等插圖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 印张: 7 6/16 · 捧页: 5 · 字数: 151,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700册 (内平装本13,400册)

统一书号: 10071·414 定价: (6) 1.30元

## 目 录

小引.....	1
一、蔣御史奏本參慶王.....	1
二、李太監設計哄慈禧.....	5
三、惊人的营私舞弊.....	8
四、待遇是这样悬殊.....	10
五、工人首次罢工.....	12
六、确定西郊建厂.....	15
七、光着脚巴了兒的姑娘.....	17
八、飞出一里多路的房頂.....	20
九、鍋爐搵泥.....	24
十、駱駝跳舞.....	26
十一、青年工人进厂.....	29
十二、“漢州会館”演戏.....	38
十三、大革命的余波.....	43
十四、鍋爐房的怒潮.....	47
十五、紈袴子弟胡作非为.....	51
十六、老实工人大显身手.....	56
十七、盧溝橋的抗战炮火.....	61

十八、地道的工人生活	65
十九、游击队夜襲發电厂	69
二十、八宝菜暗藏字紙条	73
二十一、八路軍二次進廠	79
二十二、日本鬼最後投降	84
二十三、來了接收大員	86
二十四、壞了五號汽機	90
二十五、怠工運動	92
二十六、進步歌聲	96
二十七、《陞官圖》沒有演出	101
二十八、黑山頭燃燒起來	106
二十九、神槍八勇士	109
三十、燈光特別輝煌	112
三十一、糧食堆成山	115
三十二、最初的印象	118
三十三、和職工打成一片	125
三十四、大放光明	128
三十五、放聲歌唱	133
三十六、連家屬都舉了手	136
三十七、“別落下我！”	139
三十八、修復“半個天”	145
三十九、三件大事為了一個主題	168
四十、工人干部陸榮芝	171
四十一、鍋爐房里捉特務	189
四十二、最好的獻禮	195

四十三、一架噴氣式.....	205
四十四、人变了机器也得变.....	211
后記.....	230

## 小引

你想知道咱們北京从什么年代开始有电灯的嗎?

你想知道首都發电厂創办和發展的情况嗎?

你想知道電業工人在旧社会慘痛的生活經歷，刻苦的生产劳动和英勇的斗争故事嗎?

如果願意的話，請到首都西郊美丽而繁榮的石景山來訪問退休的或在职的老工人吧。他們会笑吟吟地接待你，讓你坐在他們雅靜而舒适的房間里，拈着銀灰色的胡須，兴奋地講給你許許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只要你不說“好！您累了。回头談，再見！”他會給你談上三天三夜也談不完的。

或者，你感到不方便的話，就請看一看下面他們談話的記錄……

### 一、蔣御史奏本參慶王

从前，在清朝末年，這話談起來已經五十多年了，北京沒有电灯。人們用的是菜油、煤油灯，或者蠟燭。連皇宮里也是这样。后来，后来就有了电灯了。

开始，电灯也不像現在这么亮，有的跟香火头兒似的，

跟小紅虫兒似的，簡直不像話。以後，慢慢地發展，改进了。嘴，不容易呀！

凡事得搜根兒，才明白它的根底緣由，來龍去脉，咱們發电厂还是清朝“庆王爷”的四十八万兩銀子开办起来的呢，这个故事石景山的老人們都还记得。

那是前清光緒年間，有一个翰林，名叫蔣世興，这人原籍是京东玉田县鴉紅桥地方的人。長的样子滿魁梧：高个兒，胖呼呼的，長瓜子臉，留着兩撇黑胡須，鼠瘡脖兒，走起路來有点毛腰。官職做的是北京南城御史。

御史，你知道是个什么官兒嗎？聽說不管什么高官大臣，要是貪贓枉法，為非做歹，當御史的就有权向朝廷參奏他一本（至于當御史的稱不稱職，咱就不管他了）。

有一天，蔣世興下朝回府，東交民巷英國人开办的匯丰銀行老板派人向他告密：說是慶王奕劻在他們銀行里私存白銀一百萬兩。這事本來就是犯法的，如果叫皇上知道了那還了得！

蔣世興聽到這個秘密，就暗打主意，想和匯丰老板合謀，吞掉這筆款項。他的官職是“南城”御史，東交民巷正歸他管。可是，誰不曉得慶王爷的官高勢大，膀臂粗呢！蔣世興雖是當朝御史，可也還是畏懼他几分。

這一天，他回到家裡，独自关在書房里面，悶悶不樂，坐立不寧。“哎呀，這事情，”蔣世興想：“會落到如何下場呢？慶王十之八九不敢承認事實，那麼，我就落個參奏不實和誣告的罪名，必是立刻革掉官職的！反過來，設若慶王承認了事實呢？那百万兩銀子就会被朝廷沒收，也落不到我蔣

世兴名下分文，只是从此得罪了庆王爷，将来的官兒也做不稳当了！……然而——”他的思想在“然而”之后又轉了个弯子：“还是那話，十之八九庆王是不敢認帳的，那么，我的官職虽被革掉，而銀子就落到手……不过……”

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了。夜深的时候，他的太太——京东宝坻县王啓深的閨女——徑自走进来了。看着蔣世兴毛着腰兒，迈着四方步子蹣跚过来蹣跚过去地想心事，便坐在一旁，說了几句閑話，就探听他的口气：“您这几天好像有心事似的，可不可以說出来共同……”話沒說完，蔣世兴就从馬蹄袖里伸出手来摆了摆，又輕声囑咐她：“小声說話！”这位太太机警，覺得事关重要，更想追問。蔣也曉得他的太太还聪明能干，有主心骨兒，就把心腹的話講了出来。

完了，太太沉沉靜靜地說：“請問，您居的是什么官？”蔣世兴一时摸不透太太的意思，眼睛睜得圓圓的、大大的，順口回答了句：“御史——这个，您还不知道嗎，夫人？”

“这就对啦。”

太太說了这话便动身走了。可是走到門口，又回头笑迷迷地添了一句：“老爷，时间不早啦！……”

“哎哎，好好！”蔣世兴一



边答应着跟了出来，一边用心琢磨刚才太太的話語和动作。

当他睡在床上的时候，蔣又犹豫不决了。太太知道他的脾气，也深知他的顧慮，終归是貪爵恋位，便想出一句話問他：“御史老爷，您多大岁数了？”蔣覺得問的奇怪，可是順口回答：“已經五十了！”太太立刻跟了一句：“对呀！您还能居五十年官嗎？既然有这样好的机会，何不捞它一把，以享晚年呢？”

蔣世兴想了想，說：“好的，好的！”

第二天，蔣世兴就自个兒写了折本，坐上轎子到頤和园去了。

这时，慈禧太后正在頤和园游山逛水，召見了蔣御史，接收了他的奏折。

后来，慈禧又派了机密大臣到匯丰銀行去查对，無奈外國人的勢力大，不管你什么太后的旨意、大臣的駕臨，管事兒的外國人說：“你們中國人不能查我們的賬！”也就被擋駕回來。慈禧問到庆王奕劻的時候，奕劻咬口不敢承認，說：“根本沒有那么回事！”可是过了不久，奕劻又暗地派了心腹跑到銀行去說：“銀子，不要了。”

于是，百万兩銀子落到匯丰老板和蔣世兴的手里。从此，蔣世兴也就落个參奏不实的罪名，被革掉官職。用他分得的四十八万兩（除了对告密的和地面兒上一千人等花些賞錢以外，淨分四十八万兩）做了本錢，开办了“华商電灯公司”。時間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地点在正陽門內順城街路北，就是現在北京供电局的所在地。

## 二、李太監設計哄慈禧

革命史上講過：自从鴉片戰爭以後，受了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中國的資本主義也就開始發展了。是的，那時有些比較開明的人（朝廷的開明官僚在內）就漸漸開起工廠，辦起企業來。南皮張之洞不是在漢陽開了兵工廠嗎？關於這方面，還有很多例子。咱光說蔣世興參奕効的這件事，不管他為了行使職權，還是為了個人發財致富的私欲，但是開辦企業總不算件壞事情。

這是几句題外的話，咱再回到故事本身：蔣世興有了資本以後，只是覺得人單力薄，便邀了幾位友好，協同辦理。電燈公司先是由三個總辦掌管大權。這三個總辦，除蔣本人外，還有史、馮二位。史總辦名史康侯，是個進士底子，做過道台。馮總辦名馮恕，字公度。能寫能畫（現在北京還有的买卖或住家戶保存着馮公度的對聯、牌匾、或者字畫呢）。馮為人談諧善談，人情世故懂得多，是個文混混，雖然沒做過官，憑着寫畫也頗有點名氣。因此蔣世興便拉他進來，做了電燈公司的總辦。

三個總辦對於開工廠、裝機器不用說都是外行，他們請了一位在這方面有些閱歷，比較內行的人來，擔任工程師的職務，負責技術業務領導。這人長的中流身材，四方臉龐，姓陳，名德培，字少安，弟兄們排行第五。曾在武備學堂畢業，後留學德國，也在海軍里服務過，參加過甲午之戰。他一來就被總辦們賞識了。可是他看到總辦們所選的工廠地點狹

小，據說就一甩袖子走了。蔣等托人把他拉回來，說：“您先辦着，咱以後慢慢設法。”他這才留下。從德國買來三台發電機：一號、二號都是150瓩，三號是60瓩的小機器。這可以說萬事大吉，單等發電了吧？——不行。

電，誰知道是個什麼玩藝啊！黎民百姓、买卖作坊，自古以來用的都是油燈、蠟燭，他們對那古老而幽雅的菜油燈盞，對那高貴的、亭亭玉立的蠟千兒，對那幌悠悠、顫抖抖的灯火兒都發生了極其濃厚的感情了。你猛孤丁地對他們說：“不要用那些東西照亮了。現在，你們可以用‘電燈’啦！”行嗎？他們接受嗎？

不用說商家百姓，連官面上也百般刁難，竭力反對呢。巡警局就不叫立杆拉線，說是妨礙交通，說是“于市面殊不雅觀”，說是怕起火灾……。

這一下，倒使蔣世興們為難了。他們商議對策，認為黎民百姓好辦，比較難辦的是官面上、皇上家。蔣等辭官不做就變成平民了，任何官府衙役也能轄治你一手，处处給你个小鞋穿的。不過，他們倒想出一個好主意來。俗話說“有錢能買鬼推磨”，拿出些銀子來，事情就可能好辦了。所以，有一次馮公度搖頭幌腦，捋着下巴上那縷長胡須說：“……而且，花錢要花到刀刃上啊！”蔣世興接過去拉着調兒：“這叫做——‘守堵城門，不堵陽溝’也！”

于是，下面出了一個有關西太后的故事。是真是假，奮去管它，反正有这么個傳說。傳說的來源，有說是太監傳出來的；有說是蔣世興的乳娘的兒子，後來在電燈公司看門房，他聽他媽說了傳出來的。傳說是這樣：

在蔣世興他們开办華商電燈公司之前，北京沒有發電企業，市民當然還沒有使用電燈的。不過，在西郊慈禧太后常住的頤和園已經有了御用電燈。那是由於外國人費了九牛



二虎之力替慈禧打通思想以后才办到的事。原来，慈禧也非常反对在“大清天朝”使用那些“外国洋玩艺兒”。据说外国商人花钱运动了慈禧喜欢的太监李莲英，使了个花招兒才劝转了西太后。

开头，慈禧不听。那太监偷着叫人安裝了紅、白、藍三

蓋電燈，太監站在電門前面，請示慈禧太后說：“您想叫什麼顏色的燈兒點着，就說話吧！”

西太后心想：这是闹什么名堂？不过，他願意要，就跟他要一要何妨。西太后順便說：“那，紅的！”

太监趁西太后仰臉矚望的時候，一手藏在屁股后面，撥弄了第一個電鈕，“啪”的一下，紅燈亮了。

西太后覺得奇怪，又說：  
“藍的！”



“啪”的一下，果然藍的着了。

西太后心里又惊又喜，但还裝得滿鎮靜似的，說：“那么，白的！”

又是“啪”，白灯亮了。西太后不知道是什么妖魔神怪在作祟呢！这时，太监走过来，笑嘻嘻地說了：“这不是别的，只是老佛爺您的造化大呀！”随后向慈禧太后宣傳了一番电灯的好处：什么又方便，又巧妙，又干淨……。

西太后这才答应了在頤和園試用電燈；但在北京一般市民商戶和官邸中暫不提倡。过了不多几年，華商電燈公司开办，遭到阻難，總辦們便想起李蓮英來。他們不惜以重金行賄，李蓮英就在西太后面前說了一番好話，西太后才答應下達旨意：對電燈公司的立杆拉線，不得阻碍。西太后這一关口過去，別的好就辦了。

### 三、惊人的营私舞弊

電燈公司开办了。在組織機構方面，那时中國還缺少辦企業的經驗，便仿照舊买卖家的办法：分成內賬房和外賬房。內賬房老板叫張懋堂，字庭甫，當時人們叫他張四爺；外賬房老板（別的买卖家有的叫做外水掌櫃的）叫張宗如；還有個二老板叫梁宏昌。這些人是營業方面的主要負責人。技術工程方面就是那個武備學堂畢業、參加過甲午之戰的陳少安和隨機器來的德國人負責。

在管理機構方面也仿照舊作坊傳統的習慣，用人非亲即友。除了几个外国人和少数的例外，都是裙帶关系。这样，

就使那种营私舞弊的风气暢行無阻。連个学徒工进来也不容易，不是投亲靠友，就得送礼行贿。在这里多少负点责任的人，就能發財致富。內賬房張懋堂，不到几年就买了好几处宅子。

誰不知道外賬房里的收發李尚友是个大摟包的呀！他們干的工作，职工們称他是“嗓子眼兒上的事情”（进出口的意思）。李去汉口买了一次杆子，到张家口买了一次小米；不用說他自己了，就說他的手下跟隨的兄弟深吧，回来就盖了一处混磚到頂的四合院宅子。

耿汉成原在營業站工作。要安灯的就得和他联系。他的大兒子在前門外开华泰电料行。向他联系的電話来了。他回話說：“喂，你买灯泡、电线、电表……嗎？好，到华泰去买吧！那兒和这里是‘一事’！”就这样，耿氏父子慢慢發了財。

外綫上的小头兒王五，一个手上戴三四个金戒指。人們說：“这家伙可足啦！”他管着几个工人給商店和住戶安杆子拉綫。开始是人們不願意安电灯，后来想安就困难了。因为机器少又小，不能滿足商民需要。所以又搶着安灯了。好不容易登上記，交了錢，拉好了綫，裝上电表，可是拖延着不給接火兒——綫头兒从房檐上搭出去了，還沒和杆子上接綫。口說忙不过来，实际是要你給几个錢的意思。

“王头兒呀，怎么还不給接火兒呀？”住戶懇求地問。

“那，還沒下来条子哩！”王五仰着头走过去。

安灯戶急着想用电灯，便邀头兒吃飯和送几塊現大洋。

“吃饭了沒有？……走吧，到館子里吃一点去！”

在这以后，你再催他的时候，他就会說，“条子才下来，

我叫工人来給接綫吧。”

就这样，王五手上的金戒指慢慢多起来了。

类似上边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市民、工人都看得清楚，可是在那时無法揭發和干涉。便背地咒罵說：“他們啊？長不了！錢來得容易去的快！屬電燈的，‘啪’着了，‘啪’灭了。就这么快当。俗話說‘金手銀胳膊。能掙能哆嗦’。哆嗦哆嗦就都哆嗦出去了！”誰知道這些咒罵竟成了高明的預言了呢！……

#### 四、待遇是这样悬殊

據說，北京比較早的學電的是鄧子安、馬子安等几个人。他們曾留學日本，學電氣。那時日本已經闖過維新運動。日本學西洋，中國留日學生就向日本學。但是他們回國以後，學非所用。開始，鄧子安在前門大街做买卖，後來鄧、馬合辦《電世界》雜志。

蔣世興、史康侯等開辦電燈公司時候，如果邀請鄧、馬等來共事，會比陳少安好的多。可是他們看不起鄧、馬等人。過了多少年，才經人說合，鄧、馬幫着蔣、史開辦了電氣學校，並沒有請到公司里來加以重用。

可是，總辦們非常信任外國人。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德國貨來不了，買英國機器的時候，隨來一個名叫巴寧漢的英國人。他立刻就成了公司的大支柱了。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從外表上看，也的確滿够派頭兒的。高個兒，大鼻子，圓圓臉，穿一身黃呢子西裝，高筒

厚底大皮靴，走路“咚咚”的，腰板挺直，說話“嗚哩哇啦”的，有个冲勁。

关于巴宁汉的出身，有的說他是英國駙馬（女皇的姑爺），在英國也是很吃香的工程技術人員。有的說他原来是一个在倫敦市上卖青菜的，多少学得一点安裝机器，就跟随机器来到中国了。

且不管他的身份怎样，倒是很能为他們“祖国”拉攏生意呢。經他的手直接或間接使英國賺中國人的錢，的确不少。在他的西服大襟上“嘀嘩當啷”挂着七、八个、十来个子五光十彩的牌牌兒，據說那是由于替英國做买卖有了功劳，英國國王贈送的獎章，工人們說：“他媽的賺我們的錢沒數啦！”

且不管他的獎章怎样来的吧。可是，總辦們对待巴宁汉也的确够慷慨的了。当时工人的工資每月几塊錢，有的只有五元的时候，巴宁汉一

个人的月薪是一千四百多元。請算一算，一千四百多元等于多少工人的工資？上过二年小学的就会算这个賬的。不是等于三个五个、十个百个，而是等于二百八十多个！

“二百八十”这个数目說明什么呢？在军队上就是兩連多人！要



是二百八十个兵士在前綫作战，二百八十个工人在工厂里做工，二百八十个农民下地生产……是怎样大的一个力量啊？

这还不算，还專門給他一所最闊气的洋樓居住，還給他最漂亮的汽車和高头大馬。如果他高兴騎馬就可以騎馬。汽車司机和养馬的就有三、四个，一兩個厨师，另外几个男女听差（比方：擦地板、摆飯桌……用的，当时也叫“杂役”），另外，还有头上纏着白布的印度巡警給他站崗。

你看！一个巴宁汉（英國駕馬或卖菜的）就这么大譖兒。有人会問，这样优待是因为他在公司里的作用很大吧？关于这方面，还是留在以后介紹吧，你們听了会更生气的！

## 五、工人首次罢工

前面談了一下英國工程师巴宁汉和工人工資的比較，是那样的悬殊。就是工人与工人之間的待遇，也有很大的差別呢！如果是按手艺好坏、技术高低分出等級，人們也沒話說。不是，大伙手艺都差不多，过去誰学过發电呢？工資待遇的标准是看誰“門子”硬，靠山牢；送礼送的勤不勤，多不多！

在那时，这个工厂的工人，還沒有人来組織領導，提高他們的阶级觉悟。但是，生活逼得他們必須起来斗争。1920年，从天津来了六个學習工人。大概由于是“陈五爷”的同乡，一來就按工匠待遇。这一下，激起了鍋爐房工人們的憤怒。他們是受累最大的，生活最苦的人們。他們用大鐵鍛鏟

煤，燒火。飯量大，穿衣費，但是工資掙得最低，除了維持個人最低的生活費用外就不能養活家庭了。怎么办？向管事人講道理，要求漲錢！人少了說話沒力量，聯合人！誰也沒教給他們这样做，他們自發地行動起來了。四十多個鍋爐房的工人，商量了一下，一張白紙鋪在桌面上，中間扣一個碗。寫吧，圍着這個飯碗，轉圓圈的寫上自個兒的名字。不會寫字的請別人代筆畫押，按手印……。

一張轉圈的要求增加工資的聯名單子寫出來了。這樣，看不出誰是第一個簽名的，誰是領導者；這辦法多妙啊！工人哥兒們就是聰明、機靈、有办法！

聯名單子  
交給一位辦事  
人滕頭兒。

這個姓滕、  
的名字叫滕煥  
亭，中流身材，  
胖墩墩的；大  
眼睛，紅彤彤  
的臉色。他原  
在青島當工  
人，學徒出身，  
有些聰明能干。  
德國人侵  
占着青島的時  
候，他學會了



德語和英語。电灯公司从青島买来德国机器，跟来德国技术人員，滕煥亭也跟了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人調回国去，公司里請来英国人巴宁汉（当时北洋軍閥規定，开电厂必須用外国人），会英國話的滕煥亭就留下来，他的本事除了会应付外国人，接近总办們，还能掌握一部分工匠。

那四十多个燒火工人的圓圈形的联名單子遞給滕煥亭以后，他一看，就找到一个可以击破的对象。这人姓程，是个工匠，每月工資十二元，比其他工人多几塊。滕便叫人把姓程的叫来，亲切地向他說：“你不要跟他們一塊鬧哄了，囉？你和他們不一样……”

姓程的回答說：“咱不想干，咱有事到通县去了一趟，回來呢，別人就給咱寫上名兒啦。”

这个姓程的工匠回到宿舍，并沒有瞞着大伙兒，把滕煥亭的話和他自己的話都說了出来。得到的反映是：

“嘿！好松包呀！”

“受大累的哥兒們也會出孬种的！”

結果怎么样了呢？結果只有这个掙十二元的程工匠被滕拉过去，其余的抱得更紧，不答应就繼續罢工。这样，管事人不得不讓步了。叫那四十多人推选代表，磋商条件，适当地提高待遇。

姓程的虽然得到滕煥亭的賞識，但終久受不住冷言諷語，便辭工不干，到別的地方找活碴兒去了。

滕煥亭由于对总办們表現了忠心耿耿的行为，被提升为處長的职务。

## 六、確定西郊建厂

华商电灯公司开办起来之后，先是大买卖家和大宅門里安上了电灯。后来，那些原来怕着火不敢安灯的也漸漸想安了，但是因为發电量少的緣故，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那时，当前半夜高負荷的时候，街灯就跟香火头兒似的，表現那么一副可憐相。

不論怎么說，發電企業是越來越發展了。从1905年电灯公司成立以来，到民国初年就大量招收起股份来，不論多少都可以入股。这叫做“牛毛細股”，職員、工人也可以入股，只要你有錢就行。不过，小股东真是倒霉受氣，三年不分紅，五年也不見回头錢，全叫大股东和管事人們給吞掉了。听说当时的大股东有江朝宗（后来做了大汉奸的）、張勛等人。

企業擴大了，又添了几台發电机，安裝了几个鍋爐。在負責人方面，除了几个总办以外，又把一个叫渠祝华的拉进公司来当司理。这人是个瘦高个兒。爱走动官府，会聯絡人，善于交际。北京不論換了什么軍閥，比方：曹錕、段祺瑞啦，張作霖、閻錫山啦……，渠祝华一下就給拉上关系。段祺瑞甚至認了渠做干兒子。渠公館門口有警察給站崗，每天都有汽車來往，赶上他請客，汽車一摆就是一大躉。人們說：“嗬！渠司理的交往真广啊！”公司里有的是錢，花就花到大街門口里，对于工人（那时叫做“臭工人”）生活毫不照顧，这也是“宁堵城門，不堵陽溝”。

除了渠司理外，后来还添了一个当过警察总监的大胖子叫朱琛的（后来也当过汉奸），叫他当协理。还有姓朱的（他們称他“朱六爷”）当监理；宝三（满人）当襄理。

看吧！主要負責人就有蔣世兴总办、史康侯总办、馮公度总办、渠祝华司理、朱琛协理、朱×监理、宝三襄理、陈少安工程师、巴宁汉工程师，另外还有内外賬房的老板、二老板……还有膳煖亭。这都是些大头头兒，建立个小国家都够了！

有了这些人們，公司的勢派就更大起来。过去有些官僚机关用电不給錢（前門車站就从未給过錢），據說公司里雇着几个律师專門打官司也不行，自从来到了段祺瑞的干兒子渠司理，当过警察总监的朱协理，就什么都不怕了。

电灯公司漸漸發展、扩大。順城街的地方太小，管事人們商議在別处購買地基，建設工厂。先是看中了外城天壇一帶，后来又打算購買蘆溝橋迤東那塊空場。但是，巴宁汉和馮恕坚持要在西郊石景山区买地建厂。

为什么要在石景山地区呢？这里面有个緣故。馮恕在石景山北面有他的煤窑，叫“公利矿”。这样就凑合着用上他的煤炭了。巴宁汉呢，他是为了石景山接近門头溝的“中英煤矿”。这样，就和他們英國的买卖联系上了。再加上一个理由，那里有永定河流过，机器房用水方便。結果，就选定了石景山。

馮、巴說为了“彼此关照”；职工們說他們是“各有私心”。

听说因为选地基，蔣世兴和馮恕鬧了很大的別扭，由于

馮總办在外国人巴寧漢支持下得到勝利，蔣總办好几年不進公司的大門（分了花紅自然有人給送去），最後還是大伙圓場，好說歹說地把他請了來，給他們又撮合到一塊兒了。

## 七、光着腳巴丫兒的姑娘

電燈公司選定的石景山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你出了北京城往西一瞧，要是个晴和的天氣，就會看到在那天邊兒上描畫着一層層像雲一樣的東西，那就是一帶山脈。看來好像不大起眼，並不高大巍峨，但是它們却是來自世界屋脊帕米尔呢！它們屬於昆侖山系，陰山山脈，來到河北北部就叫做燕山山脈了。

你再走上二三十里，就會看見那一帶山脈的腳根，有一個黑堆堆，它的顏色比別的山色深，身量矮，遠處看來就像被攬在後山的懷抱里，那就是石景山了。

石景山，的確是一座小山。但是風景優美。密叢的樹林復蓋着它的周身；永定河的激流在它的西面和南面緊緊貼着山根流過，奔向平原。在山上，古老、參天的松柏，掩映着金碧輝煌的廟宇；一座白色的石塔矗立在廟前。在山的東側，修築了曲折的青石盤路，以供游人登山。在盤路的尽头，接近山巔的地方，有一口古井，從井口到水面，就有三十丈深。你要是到井邊探身往下看一看的話，一定會眼暈腿顫的！

也許因為這口古井的緣故，聽說這座山原名就叫做“石井山”；但人們感到它的風景優美，就自動給它改名“石景

山”了。

在它脚下流过的永定河，本来叫做“無定河”，康熙年間才改的名。它在崇山峻嶺中奔流出来，繞过石景山，就是大平原了。因为地勢由高乍低，常常泛濫成灾，帶給人民無限苦难。河道屢次迁移，所以叫做“無定河”。惟其“無定”，才名取“永定”，無非是取个吉利的意思。

这無定河在古时，多年多代是个“国际河流”，在它的流域，常有南朝与北国的战争。南口、居庸关、万里長城等軍事要塞、重要关口，就在它的近旁，現在官厅还有烽火台的遺迹呢。

还傳說当年修北京城的时候，为了防备永定河水淹北京，便把流在石景山以北的河道堵住，讓它繞过南麓，这样河道就不直冲北京城。并在堵塞河道的山巒处立下碑碣。人們就把那塊兒叫做“碑兒巒”。关于碑兒巒，在这一帶还流傳着一段神話故事。这儿，就不講它了。

石景山电厂，就建筑在山北麓、河左侧、碑兒巒的西边。

电厂北面，隔着京門（北京到門头溝）鐵路，有一个小小的村庄，那时只有十八戶人家，村名广宁坟。因村西有明朝广宁伯的坟墓。居民为了省口，叫它“西坟上”。馮公度在民国六、七年間开的煤窑“公利矿”，就在这村的东北一帶。

小小的广宁坟，看来好像沒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其实不然。你問問这里的居民吧，他們对这一个村庄，对这一塊土地，对这一帶环境，是那样的热爱！那样的夸耀！那样怀着深厚而神秘的感情！

你說这是山地吧，但是往东几十步远，就到了一馬平川

的大平原；你說是旁乡僻壤吧，但是和多朝多代建都的北京城做了近鄰；你說它是大都市的郊区吧，但又的确是群山环抱的世外桃园。……

就在这村的西南边，永定河岸上，栽种着大片果园。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香气升腾，籠罩了整个山谷；春末花謝了，花瓣兒还随着微風在村路上迴旋呢。

当秋后果子熟的季节，孩子們嬉戏在园子里、河岸边，比拳头还大的蜜桃，皮薄汁甜，風雨过后，桃子墮在被雨水冲洗过的潔淨而柔軟的河灘上。桃子太重了，竟砸得沙灘一个坑兒坑兒的。孩子們跑来拣起，只要撕开一点点皮兒，就可以吸吮一陣又濃又甜的果汁。

铁路修筑了。火車打村前隆隆飞馳而过，在路旁嬉戏的孩子們，挺胸站立，三五成群地向火車呼喊。唱着他們自編的歌謠：

火車一拉笛兒，  
拉到西直門兒。  
西直門的姑娘擦着紅嘴唇兒。



\* \* \*

火車一冒烟兒，  
冒到石景山兒。  
石景山的姑娘光着腳巴丫兒。

多好聽啊！多有意思啊！是唱的石景山和北京城的風俗人情嗎？是說的城乡之別嗎？……誰還記得下邊的詞兒，再唱給大家听听吧！

这里的老人們，記得那么多古老的故事、傳說、神話，講給人們听。除了关于“碑兒礫”的，还有什么檀柘寺的“天上井、地下河，一边养僧一边养俗……”的傳說；还有什么妙峰山的神話；还有关于宋將楊六郎把守模式口（在广宁城东北二里）的故事……是些多么迷人的故事啊！

这里的姑娘們，非常喜愛民間流傳的文艺活动：耍太平鼓。每逢旧历年节，一耍就是一个正月。她們对家長說：“不吃不喝可以，反正得粘个漂亮的鼓兒耍耍！”扭着、耍着、敲着，“叮叮咚咚”；听起来好听，看起来好看啊……

这就是石景山区簡略的輪廓。發电厂于1919年（民国八年）在这兒建厂了。1922年，鍋爐房的大烟囱冒起烟来；机器房的“馬达”，發出“隆隆”的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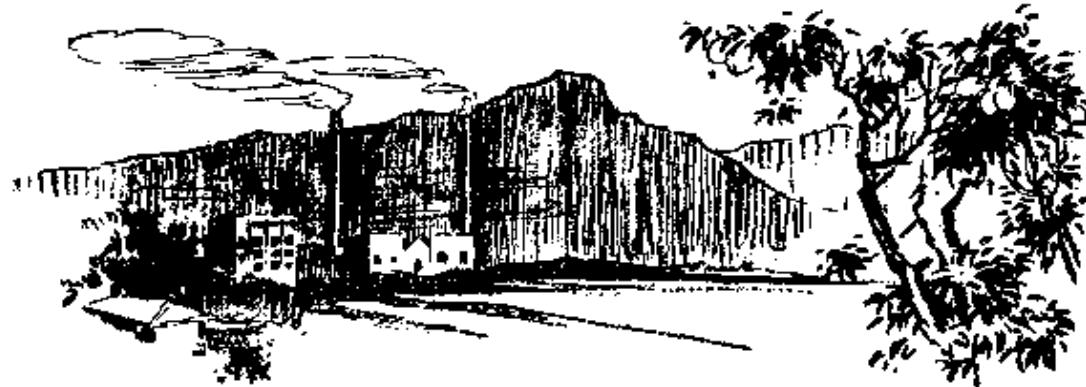
靜謐的石景山喧囂起来。  
古老的广宁城鬧热起来……

## 八、飞出一里多路的房頂

当华商電灯公司来石景山購買土地的时候，老百姓是有

对抗情緒的。这是一种極自然的情緒。广宁坟十八戶，刘、閻、李、梁都是老戶了，在这里种地多年。有的是自耕农，有的租种地主家的。模式口大地主薛厚田家就在这广宁坟附近有一大塊平川地，为閻、刘等家分种着，这村里的居民除种地外还在河边和山坡上經營果园，兼营运输副業。那时养着二、三十四駱駝、二、三十四驥子，十几头毛駒。他們利用春、冬兩閑的时候，到門头溝驮煤向北京运送。不仅他們这个村子是这样，方圆几十里以內的村镇，差不多都以驮煤为主要副業。石景山东边二里地的北辛安鎮曾經养着兩千多匹駱駝。它們在北京通往門头溝的漫長的山路上，浩浩蕩蕩地摆起了一字長蛇陣，伴随着从塞外吹来的淒厉的西北風，响着叮叮当当节奏匀称、声音悠揚的駝鈴和赶牲人嘹亮高亢的山歌……

前些年，京兆地区有一句諺語“东来一条繩兒，西来一条繩兒”，就是說东边一条繩給北京运来吃的米糧。經河道——杭州到天津的南运河，再由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运来南方的大米，拉繩的船夫摆成長長的行列，叫做东来的一条繩。西边一条繩給北京运来燒的煤炭。經山路从門头溝等煤矿驮来煤炭，駱駝纏繩联在一起，扯成長長的一大串，叫



做西来的一条繩。

后来北京的铁路四通八达，那兩条繩才慢慢失去作用；那句諺語也就漸漸被人們忘記了。

話归正題，石景山、广宁坎的老百姓多年多代的生活方式就是种田和赶駱駝馱炭，他們不卖土地給電灯公司怎么办？那位以写字出名的馮公度——即公司总办之一，他沒有去碰模式口的地主薛厚田，就找些中間人对农民进行了欺压和謊騙。他不說是蓋工厂，而說是买了土地將用一小部分做墾地。还归这里农民租种。

“你們租薛家的地多少錢一亩？”問农民。

“一兩銀子，”农民答。

“那，把你們的土地卖給我們，还叫你們租着，你們只拿一塊錢的租价，可以嗎？”

官面上勢力大，不卖也得卖，农民們只得用四十塊錢一亩（在当时是相当低的价格），南北騎着京門鐵路，共卖給公司一百多亩。誰知道只种了一年以后，“得啦，你們这地別种啦！我們蓋房修電燈公司。”

就这样，土地被掐过去。1919年，便在这塊土地上开始修建楼房、安装机器。京門鐵路南邊修的是机器房和鍋爐房兩座緊靠的大樓；鐵路北邊修的是修造厂。在石景山根根上，不大見陽光的地方蓋了十几間平房，那是工人集体宿舍，那时候叫做“下房兒”；在广宁坎村里也修蓋了十几間宿舍，那是为了帶家眷的小头兒們預備的。大头兒們都住在北京城里。

慢慢的，電燈公司算在石景山安家立業了。

如果你問起當地的老頭和發電廠的老工人，公司建廠的時候，什麼事情留給人們的印象最深？他們除了談總辦們如何買地、路元泰和元興木廠大包活……之外，就會異口同聲地告訴你：“喲，那年春天刮大風，刮得才邪火呢！”

是1921年3月里，一個下午，三点多鐘光景“呼——呼——”來啦！頓時天昏地暗，飛砂走石，對面不見人了。你聽吧，“哇、哇”蓋房搭架子的杉槁一根根折斷。鍋爐房剛疊起四堵牆，還沒搭頂子，“轟”的一下坍倒了三面，只有依靠著機器房的那一面截住了。在別的屋裡做活的人們，以為才立好的大烟囱倒了呢。那大烟囱十六、七丈高，五個人扯圓抱不過來，它要是倒了還了得。它只是幌悠幌悠，幌出老遠，可幸亏沒倒。修造廠十幾間大的大房頂是用厚鉛鐵板釘在一起的，一下子叫風掀起來，刮飛了。像放風箏似的飛出一里多路。這場大風，是多少年來沒遇見過的，但是不長的時間就停住，到吃晚上飯的時候，連個風絲兒都沒有了。

屯廠的建築者們傳出一個怪誕的故事。說是在刮風之前，一個六十多歲小娃兒的老頭，背着錢褡子，到包工的路元泰木廠賬房里，要求給他點活碴兒干，被賬房先生斥走。那老头兒不出大門，却徑自躡到火房里和鍋爐房里……

“跟着他！看他干什么？這個討厭的家伙！”賬房先生在後面追蹤，可是，一下子不見了。

于是，大風刮起來，怎麼也沒找到那小老头兒。傳說是濟公下界。因為當時工人們多是農村來的，這個怪誕的謠言也就容易找到市場，而且還一直流傳下來。

## 九、鍋爐搥泥

狂暴的大風刮过去了。那位六十多歲、背着錢搭，行踪飄忽的小娃老头兒——“濟公活佛”，不再發怒了，不再搗蛋了。石景山發電廠便在廉價而眾多的勞動力的努力下興建起來。

過程是這樣：自从1919年8月開始興建，第二年8月，鐵路北的修造廠首先完成。到1921年的8月，低壓第一、二、三號鍋爐安裝竣工。9月，機爐房也蓋成了。10月初，二號發電機（2000瓩）安裝起來。確定10月10日正式向北京城裡送電。這中間，也曾發生小小的阻礙，那是這麼回事：從石景山向城裡拉電線埋杆子，要占用農民的一些土地。華商電燈公司到宛平縣（這裡過去屬宛平縣管轄）衙門里辦了執照，埋一棵杆子給土地屬主五元。不過官面上的事兒总有私弊，你吃我，我吃你的，就不一定給老百姓了。有的農民，當着在他的田地里刨坑兒栽杆子的時候，跑去，跳進坑里，氣得小鬚子哆嗦着說：“我指着地吃飯呢！糟蹋地，我不能活了，要埋就埋我吧！”後來，巴寧漢從東交民巷英國大使館搬來一隊“馬隊”跟着，才能繼續進行工作。

不知道為什麼，10月10日沒有如期送電；改到陽曆年，又沒成功，改到舊曆年。結果，就在1922年2月開始發電了。最初一個階段，還沒問題，五、六月間，沒下大雨，問題也不大。到七月中旬，就出了岔子。

那是个“前夜”，汽缸對口處忽然冒出一些水和泥來；盤

根也冒泥。机器上边就“嗞嗞”地冒汽，声音大的很。这是怎么回事呢？

晚上10点多鐘，滕煥亭已經睡下，鍋爐房的头兒大陳六（陈五爷的本家）从水箱里舀了一盆像芝麻醬似的泥水，端着去找滕煥亭。

“你看！不行啊！这怎么干？一碗水沉淀了多半碗泥，停机吧！”

滕煥亭这才迷里迷糊地爬起来，到机器房里去。机器停下来。你猜怎么着？落下汽笛子一看，十寸高的笛子只剩下二寸了，其余都叫泥糊住。汽机打开盖子，后边也全被黃泥糊住。只得全停，弄吧！工人們都来刮泥、擦泥。不論水管、汽管、汽包、干汽管……都填滿了泥。好在干汽管的泥还不太稠。拿压水泵向外压，像压餡餡面似的压出些泥条条兒来

.....

这样，停机鼓搗了二三十天。

这时，巴宁汉、滕煥亭們才知道燒鍋爐用混水不行！原来永定河里的水是混的！他們事前根本沒有調查研究，沒有搜集足够的資料。永定河水一到冷天就清了。到夏天，落上几場大雨，便从兩旁的山嶺上冲些泥沙下来，既混又濁。这些常識，巴宁汉和他的助手滕煥亭好像不怎么懂得似的，这怎么不“擗泥”呢？！

怎么办？河水短時間不能用了，难道坐待冬天的到来，等候河水的自然澄清？当然不能！那还叫什么發电厂？！但是他們又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便乱折騰起来。滕煥亭看見石景山下有一窪水，是前兩天下雨积存的。他們却認為这是“老

“天爺”賜給的，于是，巴、滕二人叫工人們抬管子的抬管子，拉電線的拉電線，安泵的安泵。可是，到安頓好了之後，“老天”又把那一窪窪水收回去了。別看巴寧漢和滕煥亭是總辦們的紅人，但是老天並不憐憫他們。

後來又說車站那邊有一片水，還滿清亮的。於是又把水泵、電線、管子搬過去。誰知道剛剛搬好，那片水又悄悄兒地飛走了。本來嘛，它們（水）並沒想到為了電燈公司的用途，為了營救巴、滕這些騎在工人脖子上作威作福的家伙們而來到世界上的！

在這無法可想的時候，只得從北京的公司里拉些水箱來，等下雨時接收房頂上流下來的雨水，接濟一下；一方面在石景山西北角兒上、永定河邊挖水池子。雖然還不能解決問題，可是能夠少發點電了。這樣鬧鬧就鬧到九、十月間。氣候漸漸冷了下來；落雨少了，河水清了一些。這樣，湊合到第二年，在南泵房附近挖了幾個池子，才算解決了用水的問題。

## 十、駱駝跳舞

大亂子，像“搥泥”那種事；大笑話，像用水泵壓“餡餡”那種事，雖然不經常出；可是另外的小亂子、小笑話天天不斷呢。因為那時技術管理極其混亂；安全設備更是談不到；事故不斷的有，那是當然的了。記得那時候，汽機經常燒軸瓦、掉油葉；鍋爐經常拔管子。至于“滿水”、“亏水”、發電機的燒毀、廠用電的开关爆炸……都不算稀罕。因而巴寧漢規定

了一條紀律：不論本廠职工以及外來參觀的人，一律禁止照像。

一次，兩個工人到鍋爐房里去看，正在趕火（長負荷）的時候，管子一下拔出來，水沖到燒紅的爐條上。“嘆”的一下，連汽帶水、帶煤，嘆了滿屋，鬧的屋裡半个鐘頭看不見人。他倆弄得滿身、滿臉的水、土，血肉模糊，養傷養了好久。

事故層出不窮，人們干着就胆怯；電死過幾個人，人們更惶惶不安了。有個叫王振龍的工人，一上汽機大樓，腿就打哆嗦，簡直像上殺場一樣。他最怕汽機解列，每次到解列的時候，他未曾拉閘先緊緊地閉上眼睛。“噠！”的一下，响完了才敢睜眼。

原来是廣寧坎的農民、後來到電廠當短工的閻義順常說：“不管別的，反正心放在这里（指胸口窩正當中）電就碰不着我！”後來，閻義順也會叫電打着過幾次。一次，打了一個筋斗。當他向別人述說那種“麻蘇蘇”的感覺的時候，別人就反問他：“你不是說你心眼好，電不會碰着你嗎？”

“嗨，你淨說這！咱要不把心放在这兒（指一指胸口窩兒）——正當中，這一下，就該踹腿啦！”

確實，有閻義順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像王振龍上樓腿打哆嗦的也不是個別的。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是怪這些工人們膽小怕事嗎？怪他們無知嗎？當然不是！資本家們不关心工人生活，一點也不重視安全設備，拿着電死個把工人不当回事。他們有幾個臭錢。“你不干，還有別人干呢！”

電燈公司的協理朱琛說過這樣的話：“別看三条腿的蛤蟆

找不到，兩条腿的人可有的是。竹竿上插窩头，到前門天橋一幌，要多少有多少！”朱琛還極力主張不給工人增加工資，他拿工人和他當警察总监時的警察相比。他說：“工人工資還太高了呢！警察才三塊錢一個月。”

工人們聽到這話，憤恨地說：“這老小子的餽主意，可把工人哥兒們害苦啦！”

另外一個使得工人哥兒們心中無底、精神不安、惶惶不可終日的原因，就是全廠上下真正懂得技術的人太少太少了；工程師陳少安老头子雖然參加過甲午之戰，但發電技術方面並不高明，他連順城街總公司的幾個小發電機還照顧不過來呢，更無暇顧及石景山了。巴寧漢也是個“二把刀”，他偶爾到石景山轉個彎兒，管不了什麼事。滕煥亭雖然在下面住的時間較多，這個“半瓶醋”也是解決不了大問題。且陳、滕之間常閨內訌，互相排擠，就顧不了鑽研和改進技術了。再看看從城里撥來的一些到機器房、鍋爐房負責領導具體工作的工頭兒們吧：鍋爐房的頭兒是陳少安的本家大陳六，以前根本沒燒過鍋爐，只是在外邊當廚師的時候燒過灶火，二頭兒吳長有蒸包子出身；機器房的頭兒也是外行。叫他們來搗鼓電，而且掌握重要技術部門，怎麼會不經常出漏子呢？本來，發電是這樣的一個現代化的企業：技術非常複雜，危險性也大。汽輪機一分鐘三千轉，掌握不好，機器能飛走。鍋爐燒的蒸汽，在管子里便老老實實地工作，要是出了事故，從管子里爆出來，一磅蒸汽（一磅水燒成的汽）等於一磅1500倍的炸藥……工人們一滴汗一滴血地把這樣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建設起來了；北京用電方便了；資本家賺了大錢。但

是对工人们的安全极不重视。把一些靠“门子”“窗户”鑽进来的外行家伙，加以重用。他们只会喳喳呼呼，欺压工人，他们还懂得什么呢？

这里谈一个奇迹：那时候，机器房门口是条大路，经常有驮煤的骆驼，驮粮食的毛驴走过。赶上下雨天，骆驼走到那兒就乱蹦跳，连驮的煤都蹦下来。毛驴走到那兒就撒欢兒，像中了疯魔似的。赶牲口的还过去打骂。一打，自己也跳起来了。“哪，这是怎么啦？中了邪啦？”

两个工人抬着管子，走到机器房门口就迈不动步了。前头的骂后头的，后头的骂前头的：“你小子别捣蛋行不？”“你小子才捣呢！还怨别人！”

过了许多年月，人们才懂得关于“跨步电压”❶ 的問題。以前，许多必要的安全设备都没有，更谈不到合乎規格。

## 十一、青年工人进厂

石景山建厂以后，从城內华商电灯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搬来一部分职工；另外又招了一批新工人。开始的几年，全厂总共不过百十来号人。因为營業由公司負責，石景山方面

---

❶ 那时电缆接地设备不好，甚至没有接地设备。因而高压电附近常有漏电、跑电（即没有把这些漏电导入地下）。如果在下雨天，高压电附近淋湿了的牆面和地面上都会带电。一个人行走或扛管子经过，虽然也中电，但电量尚小。如果二人抬一铁管，或身体長的牲畜（如骆驼等）走过那里，接触地面的两点距离愈远，中电量就愈大，这叫做跨步电压。这是个复杂的技术理論問題，这里只作一个簡單的說明。

仅仅負責發電一門。所以除了工人之外，只有几个職員：建厂后第一个厂主任名叫曾昭权。據說是曾國藩的孙子。在大學里學工，但不是學電的。年紀很輕，人們背后稱他“小曾”。他不大懂“人情世故”，和巴寧漢之流搞的不对头，所以沒有待多久就离开这里。另外，在技術管理方面，除了賸煥亭半個人（他有时在公司管事）以外，还有一个只金成，他是兼管鍋爐房和机器房的工头兒。这个工头兒放“印子錢”，借五还六，对工人进行極殘酷的剝削。

在事务管理方面，也有个头兒，叫常海；他死了以后，繼位的叫支祥，因为个子大，人們称他为“大支祥”。主要的職員就是这么寥寥數人。

不过，就这寥寥數人，却掌握了大部分工人的命运！那时長工不多，多的是短工。常海或大支祥不發給你牌子，你就上不了工；只金成看你不順眼，只要挑你个錯兒就可以散（开除）你。沒办法，有些沒“門子”“窗戶”的小工，不得不买些礼物，裝个蒲包，送給他們。據說，头一天送了蒲包，第二天上工就痛快了。

“常大爷，我来上班啦，給个牌子！”

“行！”很干脆。

看吧，在那个重私情不重技术，看蒲包不看本領的时代，怎么能不把工厂搞个乱七八糟？

这么說，工厂为什么沒有關門反而慢慢扩大和發展了呢？那是因为工厂还有大批的工人們做了它的支柱和基石了。

有些工匠，他們在厂子里不声不响（不像那些大、小头

兒們总是喳喳唬唬，却沒有实际本事），倒是真正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他們曾經在別的工厂学过一般的鉚、旋、焊、煅工……来到这里，起了很大作用。虽然沒有專門学过發電，可是来到以后慢慢摸索，跟着安裝机器；坏了的地方，他們来修理；缺什么零件，他們来添配。他們是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用锤子、用搬子、用兩手、用力气、用腦筋来干活的！他們在別的工厂学徒的时候，吃过很大的苦头：曾經每天做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吃不飽、穿不暖，睡在拥挤的地板上或吊鋪上；給师傅立下“……如有寻死覓活、失足落水，概与师傅無关……”的字据，苦学四、五年的时间才熬出来的。这些人实际上做了生产上的主力军，电厂的支柱。

不过，这些技工們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極其封建落后的私营工厂里学徒，把他們折磨的像長期受着干旱的庄稼，有些蔫萎了。再說，他們的工資多于小工和短工們，生活可以維持得过去，虽然也感到社会不合理，但看不到前途。

如果对总的生产來說，对于學習新鮮事物來說，对于工人弟兄們的集体利益來說，更大的希望必須寄托在更年輕的小伙子們身上。他們是后起之秀，他們是新鮮的血液、是新生力量。他們是自觉与不自觉地看到和尝受到老一輩的艰辛、苦难，接受了深刻的經驗教訓，学得机警了的青年們。这些人，对社会現狀更为不满；在他們内心中間，慢慢成長和鍛煉着坚强的斗争意志。看他們的生活、生产、成長吧。

京东数百里的一个农村里，有个中年女人，死了丈夫。她便帶了她的不满周岁的男孩子离乡背井地出来謀求生活，

因为家里房無一間、地無一壠。这娘兒倆曾經以討飯糊口，后来母亲給人家当了女傭人。冷酷的岁月熬煎着他們母子，孩子長到十四岁了。母亲到一位当会計的家里做帮工。孩子也不願吃閑飯，会計先生介紹他到順城街華商電燈公司里当杂役。这个少年長得中流身材，黃圓臉龐兒，一对聪明里透着老誠、老誠里透着聪明的俊气的眼睛，剃着圓光光的葫蘆头。穿戴不好但是干干淨淨，外面看來不言不語，可是和他的少年朋友們一起，就顯得出他的热情、活潑和机灵来了。从小跟着母亲离家弃乡地过着流浪生活，閱历了不少的社会人情。他年紀虽小，生活知識却很丰富。在这个少年的面部常常表露出好像看透了任何人和事般的神氣。——他起了大名，叫王文炳。

內賬房張懋堂这时在公司里正是吃得开的时候，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蓋了几所闊綽的大宅院，娶了几房漂亮的小老婆。家里需要用些男工、女僕。因而把小王文炳搬到他的私宅里做杂役。

在張懋堂的公館里干了一年多，不用說，这个青年起了显著的生理上的变化（是一种合乎自然規律的变化），長高了身个；岁数也从十五岁長到十六岁多，按当时帶虛岁的說法，算是十八岁了。張懋堂需要他的聪明和力气，却不欢迎他增長年齡。張懋堂暗想：“十八岁，大小伙子啦。在內宅里干活兒有些不便……。”

其实，这种想法对这个青年來說是多余的，是誣蔑的。滿可以使張四爷放心。他不会喜欢內宅的主人們的。

王文炳既是过着多少年顛沛流离的生活，閱历了許多人

情世故，他心里就有个界限，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

“我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早晨，天空还闪着星星，王文炳就起身来。还有些睡意地拿着扫帚，“飒飒”地扫着院子。他看見張四爷和小老婆的臥室垂着窗帘，院里靜悄悄的。这个青年心里活动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自己也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为了要活在世界上？……为了活动活动筋脉好長得结实？……張四爷为什么还不起床？窗帘为什么堵得那么严实？为了怕外边清早的新鮮空气吹进去？……为什么这么好的清晨的空气只有我們这些干力气活兒的才能享受得到？那些“爷”們却喜欢暗室和被筒里的臭气？……”

大概也是因为他愛想这么多吧？这一天張四爷把他叫到跟前，說：“哎，我說呀，你到京西学手艺去吧。公司在石景山成立个分厂，用人。你高兴去嗎？你媽挺願意。”

王文炳一听，心里立刻想回答“我也很願意”；但是只說了一个字兒：“好。”

就这样，王文炳收拾了一下，帶上比枕头大不多少的小鋪蓋卷兒；还有一个青年伙伴，是張四爷过去在一起做过生意的同事朋友的侄兒，叫李宝庆的。他倆搭伴。一路上欢天喜地的来到了石景山。这是1921年四月間，在那次刮大風以後的一個月的事情。

他們到厂以后，把張懋堂的名片兒和介紹信交給管事人。喲，管事人一看是張四爷介紹來的，還不好好照應嗎？那时工人們說：“張四爷在公司里頂打要啦，公司像他們家的一样！”

管事人也不管這兩位青年人到底和張四爷的亲友关系是

否亲密，就說：“好吧，先找个住宿的地方，歇歇脚兒……”于是，他俩免于睡在澡塘、茶爐……而是住在集体宿舍里了。第二天，就在工人名单上登记，上班干活了。当然，由于管事人进一步地了解，这两位青年虽然沾点四爷的边儿，但不是什么至亲近友，照顾上也就冷淡下来。工价码儿和别的小工一律看待，每天二角。这样一直下去了多少年月。

在那个时候，工人在工厂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和那些总办、經理們“爷”字辈兒的对称，工人們是“小”字辈兒的。不仅如此，上边还得加个“臭”字的帽子，下边添个“子”字的尾巴——叫做“臭小工子”。

除了少数的头兒們的至亲近友或者極个别的以外，大部分工人一进工厂就“臭”了。如果没有翻天复地的大变动，那就要一直“臭”到老死的。好像把一堆磚瓦石塊扔进粪坑似的，就那么“臭”了起来。

其实，他們都是有用之材，甚至里面还有不少的可以雕琢的宝石、玉器！

再打一个比喻的話，那些小小年紀的工人們，好像在严寒的冬天，埋进沙地里的一些树栽子、柳竿兒，虽然还秃禿光光的沒有冒出枝叶，还干巴巴死塌塌的沒發出青綠顏色来。可是，它們本身却蘊藏着旺盛的生命力，也会尽力地吸取可以滋養它們的水分、肥料……將來長成栋梁之材、或參天大树呢！

可是，工人进厂一年二年的都想跟师傅学点什么！因为，那时电厂認真鑽研技术的不多，即便有一点本事，在当时也不轻易掏给别人。“把貨卖光了，还吃誰去呢？”这是在那个社

会制度下面产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

王文炳进了厂子，正赶上安装二号机，他便跟着干些零七八碎的杂活儿。什么抬抬管子呀，紧紧螺丝呀，刮擦刮擦油泥呀，扫扫地抹抹桌凳、给师傅沏茶、拿拿老虎钳子呀……就干这些。过了几年自己摸索着干点，套个螺丝呀什么的。这时，他已经二十多岁了。

二十多岁，在人生中是多么宝贵的时代，多么重要的年齡啊！由青年向成年过渡，向壮年成长。每一个人在经过这段年龄时怎样想呢？怎样看待它呢？

由于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生活真是像泥河一样地流。在上班做工之外，经常加班加点；累得筋疲力竭。下了班，大多数工人没有家室，有的就鑽进酒馆里，或者泡在赌场上了。他们感到生活的苦闷，但看不到出路，对资本家的仇恨也不明确；甚至有的还以为饭碗子是资本家赐予的。但也有些青年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他们对生活前途有某种說不清楚的向往；有着改变现实生活的欲求，只不过还十分模糊罢了。这部分人总是慎重地处理生活，不放松一时一刻地吸取知识、练习本领、积蓄力量，期待着工人哥兒们出头的一天。

王文炳和几个接近他的青年从不要钱，更不嫖妓。虽然他们没有能力反对别人这样做。王文炳的精力和聪明用到学习手艺上。不论他在哪位工匠手下干活儿，不论工匠是如何隐隐藏藏、遮遮掩掩，也会叫这位聪明、爱钻研的小工学到他的本事的。

调来调去。干了几年，就把王文炳调到汽机修理部门，跟一位叫郭玉奎的师傅干活。郭师傅干活有个特点，他经常

是动动嘴兒，站在一边叨着烟卷看着，工作却由王文炳一个人干。这样，郭师傅等于休息，王文炳則鍛煉出本領。有些工作上的新方法、新創造，是王文炳用心琢磨出来的，也寫在郭师傅的功劳簿上，王文炳并不計較，郭师傅确实滿意。

所以，在一次什么獎勵中，郭师傅得到几十塊現大洋獎金，他在滿意之余，把一塊現洋裝进王文炳的衣袋里，王除了謝絕、退還之外，当然心里也产生一些感慨。



有一次，为了庆祝三号机安装竣工，公司請客，騰燒亭處長代表資方做主東，請的是工头和个别工匠們。他們圍着摆滿了鴨、魚、肉的飯桌，喝酒划拳，大吃大喝，好不热闹。讓一些小工們端酒上菜、打手巾把兒，站在一旁伺候。

此情此景，实在叫人不平。青年們內心里懂得，公司里賺錢是工人們的力气換來的；安裝机器时工人們流的汗不知多少。头兒們揮霍的实际是工人們的血汗。“媽的，这太不公平！”王文炳等几位青年乘那些在宴会上的人們酒兴正濃的时候，便想

出一个为头兒們助兴的节目：  
他們在靠近請客的屋裏，敞开  
電閘，把兩條電綫往起一搭，  
“蓬！”的一下子，發出一声巨  
响，如鳴炮一般。

“怎么啦？怎么啦？”

“这是哪里的事？”

宴会的人們惊惶失措，騷  
乱了一陣。但是調查起來，又  
沒有蛛絲馬迹可尋。

公司里除了請客之風，還  
有送禮之習。上自总办下至小  
把头，都有受禮之權。禮品樣  
式很多：酒肉点心、烟茶都可  
以，還有送錢的。

大头子只金成年年做寿。匠目、工匠們差不多都跟隨送  
份禮錢，前往拜壽。王文炳一撥青年工人們沒有去过一回。  
有的人半开玩笑地問王文炳說：“你怎么不去呀？”

王倒不客气，回答說：“叫我去也行。我拿不起現洋，拿  
一卷燒紙（祭死人的紙錢）去可以嗎？”

有些匠目和工匠每月三几十大洋，每年又分花紅一百多。  
有的給只金成拍馬，拜壽送禮，洋錢往桌上一擺就是一截。

“我掙五年也掙不到那么一截兒，”王文炳說，“拜壽？去他  
娘的吧！”



那时候，王文炳和李宝庆、張永廉、佟惠清、王志邦……一些青年們要好，他們一塊兒住、一塊兒玩，一塊兒聊天、一塊兒干活……他們都不会送礼，不会把結上司。也許就是这些原因吧，他們入厂后好多年补不上長工，增不了工資。但他們不去注意這些，对待這些問題，抱着“去他娘的吧”的态度。

## 十二、“灤州会館”演戏

自从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經濟和軍事侵略，封建軍閥的連年混战，地主、富农的高价地租和高利貸的重重盤剥，广大的中国农村日趋貧困和破产了。譬如华北的一些省分，就有大批的农民携家帶口的跑关东、出口外；許多青年子弟托亲靠友，投奔城市的工厂或商店，学手艺、做买卖。人口慢慢向城市集中，农村呈現出蕭条气象。

就發电厂來說，除了在当地广宁坎、麻峪、模式口、北辛安一帶招了些工人之外，还有来自京东、京北、天津等地的人；保定附近安平等县的人；河間附近交河等县的人；还有远道来的山东人。他們从四面八方，来到古都近郊石景山下、永定河边，他們的口音不同、習慣各异，但是他們就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了。这些人已經不是在田野里赶着耕牛犁地的农民，也不是挑着担兒串乡的贩卖者，而是产业工人了。

“工人”，請細細地琢磨琢磨这两个字的意义吧！好像不太难懂。工人就是做工的人，用兩手、用智慧进行劳动、創造財富、为人类謀求幸福的人。可是，在旧社会，他們創造

的財富到哪里去了？謀求的幸福誰享受了呢？

電燈公司的大股東們，坐在家里，他們的銀元像母豬或家兔一樣會生崽仔；總辦、經理們的洋樓蓋起來，腰包鼓脹了；外國工程師（其實是笨蛋）拿着280個工人的工資；機器房大頭子只金成又置宅子又買地，還數“印子錢”，借五還六

……

而那些披荆斬棘、流血揮汗、用勞動和智慧創造財富的人們哪，你看，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先不說，許多工人進廠連個住處都沒有。城內總公司的工人，有些睡在城牆根底，他們自稱住的是“順城旅館”。石景山方面，有些住在爐灰道洞、茶爐房里。夏天好說，什麼屋檐下、溝口邊、走廊上、樓梯旁都還可以，無非叫蚊子跳蚤多咬几口罷了。一到冬天就難辦了。茶爐間都四面透風，他們哪來的那麼多鋪蓋！凍的沒法，有些人擠到低壓爐房里去，靠着鍋爐在地下鋪個草墊子，棉被上再找个破麻袋片兒壓壓腳，這樣便湊合过去了。他們還自慰地說：“低壓爐簡直像熱炕頭兒一樣！”靠石景山根，只蓋了一所低矮的潮濕的陰冷的集體宿舍（普通稱為“下房兒”），早來几年的工人，可能優先“享受”到下房兒的待遇。那裡每大間里住着七八個或十幾個工人。睡在一個大通鋪上，每人只有一塊磚寬的地方。夜裏要是起來解手，回去再睡下就很費勁了。冬天里也沒有爐火。據說，本來每個大宿舍里有一個爐子，因為工人們上班做工，沒人經營，常常熄滅了；再說，廠方不發烟筒，有一夜，整個屋子的人都中了煤氣，差點都被熏死。他們便寧肯挨凍再也不生火了。你想吧，屋大、透風、不生爐火、被褥單薄，

真是“好难熬的冬三月啊！”

吃饭怎么办呢？北厂里（在铁路北，外国人和高级职员的住处）有食堂。你打那附近走过的时候，会听到炒勺叮哐山响，香气扑鼻，但是，工人即便有钱也不能问津的，那是头儿们的食堂啊！

工人吃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工资较多的工匠，每月拿十几或二十几元，他们嫌自己做饭太麻烦，就在街上吃饭铺子。石景山自从建了电厂以来，渐渐繁华了。仅是广宁坟街上，就有‘著名’的复隆居、东海居、天德和……几家饭铺；另外还有酒馆、杂货店等。这些店铺的老板，是在公司的大股东、总办、经理、外国人、大把头们把工人弟兄们的劳动价值差不多剥削尽了之余，再榨一层油水。一般的工人，在这里住上几年，就甭想再挪个地方去找工作了，除非被开除。因为谁都会欠下些账的，小铺子的债务就把他们拴住了。

另一种方式，一般的小工、短工吃不起饭铺，便自己起伙做饭。因此，工人哥儿们除了修机器、拉电缆之外还学会了蒸窝头的技术。当然技术高低不同，山东来的沈贤明，刚来时才十四、五岁，做饭胡鼓捣，有一回把刚买的一包碱面全搁上，蒸出来的窝头像石头蛋子那么硬。他说：“打狗也能打的死！”这个小孩就天天啃硬窝头，嚼咸萝卜条儿。

自己做饭吃，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可难哩！中午统共个把钟头，下了班不休息就忙做饭，有时窝头蒸不熟就到上班时间了。那时候，茶炉间弄了几个火眼（高灶），去晚了就没有地方，必须另外设法。那时管烧茶炉的姓张，是个瘦高个儿，外号叫“黄瓜种”，人挺倔，和人们关系搞得不太好。工

人們端着鍋去做飯，往往把鍋放在火眼上，抽空去干点別的事，如洗臉、切咸菜。“黃瓜種”到添煤的時候，便把火眼填得滿滿的，也許把飯鍋給換了地方。到你去吃的時候，水還沒熱，和別人的飯鍋換了个兒啦。像這樣的時候，只得餓着肚皮去上工。

然而，生活的苦難，折磨不倒工人弟兄們！只要看看“灤州會館”的生活，就可以証明了。

“灤州會館”在哪儿？如果有位好事或有考据癖的人在北京調查灤州會館的地址是找不到的。即便碰巧在×街×號有个这样名称的會館，你訪問一下，情況也將大大不同。怎么回事？原来这里提的灤州會館是工人們給集體宿舍的某某房間起的名稱。正像城里總公司那些租不起房子住的工人，夜里睡在城牆根地上，却自称住的是“順城旅館”一样。

這個房間在石景山脚下，住着七、八個人：李寶慶、張秀臣、高季興、張永廉、張慶丰……等。他們大部分是京东灤州人，很能說到一塊、拉到一塊去。

王文炳原來也在这里住，后来因为結了婚，便在村里租了一間房子住。可是还常到“灤州會館”來串門聊天。那些人們也都喜欢文炳，他的手藝巧、知識丰富。人們說他“什么都会，什么都行”。他講故事，人們圍着他哈哈大笑。他們到歇班時一塊出去玩。說上哪兒，“走！”抬腳就去，还一塊到妙峰山去游逛呢。一路上說說笑笑，王文炳告訴同伴們奇花異草的名稱和習性。

“你怎么懂这些事？”

“和我母親走南往北，爬高山，越平原，多少年月，我母

亲講給我聽的。”

“喫，你母子滿世界走，为了啥？”

“討飯。”

旁哥兒們听了，哈哈大笑起來。因为文炳談得那么輕松。

他們到妙峰山去，是为了对菩薩的一片虔誠心願嗎？还是他們这些青年旺盛的生命力無法宣泄呢？誰知道？

請看“灤州會館”的正面牆壁上，那里供着灶王爷的神像。恐怕不是当画兒貼着玩的，怎么还給它上供和貼着紅紙对联哪？到近处看看对联上写的字吧：左边是“你可来了”；右边是“正要拿你”；上边橫批是“該死該死”。真逗。在屋門上，也貼着一副意味深長的对联：“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門、入有門、借債無門”；橫批是“債主臨門”。对着“灤州會館”門口的牆上貼着“出門見喪”四个字。他們真外行，誰家不是写“出門見喜”，怎么他們願意“見喪”呢？至于



在神像面前供獻的是什么东西，簡直不便写出来了。

这些工人弟兄們为什么不信神佛，不尊敬上帝？他們說：“老天爺是替資本家办事的，是咱穷哥兒們的对头！”再說，他們這帮穷哥兒們，不自己尋开心怎么办？莫非不活下去了嗎？發了工資有时还打点酒喝。文炳曾喝醉过。真怪，看来他是那么乐观的人，喝醉了就“唧唧”地哭起来，也不知道他心里悶着什么心思？

他們几个人还演过戏：《瞎子逛灯》《老媽开腔》《双怕妻》……有一次，文炳扮演《双怕妻》里的一个脚色，腦袋剃得铮亮，捏上个面筋鼻子。他老婆在台下看戏，都不認識自己的丈夫啦……

这些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們，开始还是漫無目的地、自發地进行一些业余活动，到1928年以后，便有了工人自己的工会組織了。

### 十三、大革命的余波

石景山建厂后的几年中，处在軍閥統治时代。在那几年中的各地工人运动，如上海的三次大罢工，長辛店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在石景山都沒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本来，工厂成立不久，工人来自各方，绝大部分是剛离开家乡破产了的农民，当工人还不久。

1925到1927的大革命浪潮，沒有卷到北方就失敗了。但是它的余波在1928年夏天終于姗姗来迟。不过，已經失去了汹涌澎湃的气势，可是，也把北方潮潤了一下。

1928年夏，城內总公司發起，先組織了工会。不久，石景山方面也有了动静。在一个“前夜”，石景山电厂的两个职员，一个叫王朝楨，外号胖王；一个叫常进安，外号叫常不管；他俩到鍋爐房，找到一些工人談了談，以后就成立起工会来。

职员在当时厂子里被称做“先生”，他們多半是資本家的亲戚朋友，一向是看不起工人的，怎么忽然关心起工人来了？不用說，一定是別有企圖的。他們知道，在全国各地高漲的工、农运动的影响下，这里的工人也会漸漸觉醒、漸漸團結，为着自己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起来和資本家作斗争。在資本家方面呢，一时还看不透国民党蒋介石的真面孔。这时，就有資本家的亲信，活动起来了，也要投机搞什么工会，在这里成立工会还是第一次，工人們摸不清底細，既然是王朝楨和常进安出面組織，一来二去也便选了他們当领导人了。

当然，也有些工人懂得“先生”們不会为工人們謀福利，甚至于是資本家派进来搗鬼的。于是，設法选举了工人自己的代表：王文炳、朱桂庆、朱桂湘等参加工会执行委员会工作。

讓我們看一看，胖王和常不管是怎样领导工会，怎样認識工会工作的吧。有一次，胖王打發人把王文炳叫来，他抽着鴉片烟，对王文炳說：“我告訴你啊，有事要和常先生研究！常先生是有學問、有教养的人！”

王文炳未答話。本来以为有什么重要問題要談，原来是这。不过，心想还看不透常进安是怎样的人，只知道他是技术人員；并且外号叫“常不管”。因为他除了愛打太極拳以外，

就不大管事。听见胖王说他有学问、有教养，那就听下去吧。

胖王吐了一口烟，继续说下去，并带有极其尊敬和景仰的神情：“常的奶奶是蒋总办的亲姐姐！你想想！”

原来如此。王文炳素来是沉着稳健的，便只回答了一个字：“噢。”

不論領導機構如何复杂，到底还是在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委员們（工人）努力下办了几樁对工人有利的事：在工会倡议和监督之下，公司允許成立一个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和一个工人俱乐部。——当然，所謂学校和俱乐部也不过是給騰出兩間破爛不堪的空房子，应付一下而已。

在城里总公司方面，开始比較活躍，因为資本家都在城里，斗争可以針鋒相對、短兵相接（石景山無資本家可斗）。但結果也并不怎么好，虽然小有成績。比方，和資本家算賬，就沒有成功。因为公司的資金由鹽業銀行掌握，这个銀行既有势力、又能搗鬼，工会为這個問題鬧了多半年，也沒下場。而蒋总办在这时期根本就不露面了。他們看到天空間露出微明，劳动人民开始觉醒，就像耗子似地躲进地窟里去了。你想揪住他們是比较困难的。

所謂小有成績，是指把公司里的“大拿”外国人赶出去了。把每月拿280个工人工資的“英國駙馬”（或倫敦卖菜的）巴宁汉到底撵走了。

“要他干什么？一月拿那么多錢！叫他滾蛋吧！”工人們气憤地说。并且把他住的洋樓門口的花盆弄倒，别的摆設取

消。

被大革命的余波潮潤了一下之后不久，接着就又到了干旱的年头了。

华商电灯公司开始搞工会組織的时候，由于大伙兒沒經驗；宣傳動員工作做得不好，以及資本家和他們的亲信暗中搗鬼，因而參加工会的人很不普遍。工人队伍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工匠們，就沒有參加自己的工会組織；職員們更不用說，只有別有用心、打算窃据工会領導地位的職員除外。動員工作沒有深入到流动性較大的临时工里面去，甚至連在低压爐上煤运灰的那群生活最苦、受累最大的工人，也沒能吸收进来。

总公司开始組織了几个委員會，檢查工作的时候，總辦們就躲起来了。躲起来，不等于向人民低头，只是被开始的工运所鎮懾，不敢明目張胆地騎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而是暗地里搗起鬼来。同时，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蒋介石叛变和出卖了大革命，造成国共分裂以后，蒋介石还是打着“革命”的幌子来欺騙人民。他为了滿足統治整个中国的野心，繼續进行北伐战争。当时，他正处在“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时候，無暇以全力鎮压在大革命时掀起的高漲的全国工、农运动。而資本家們呢，一时也摸不透这种情况，只得先躲避起来，以觀風色了。但是过了几个月，資本家嗅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不是站在工、农方面，而是相反的东西，就从老鼠窟窿里鑽出来，抖抖衣衫上的塵土，神气十足地咳嗆一声，清了清嗓子眼兒，又唱起他們的老調子“宁堵城門，不堵阳

溝也！”意思是公司有的是錢，錢花到大衙門口里；对下边，就不理碴兒。使出他們的拿手好戏：分化、收买、鎮压……对付參加工运的活躍人物、積極分子。

总公司方面工会負主要責任的人就被收买过去，加入了国民党。有的工人就被扣个“共产党”的帽子，送到当地衙門里。

1929年夏，总办蔣世兴召集工匠們談話，要給他們增加工資，但对小工、短工們長期不動。使工匠与小工、短工之間的隔閡加深。并成立与工会对抗的組織“互济会”。滕煥亭当了互济会的头兒，抓高級工人抓的紧，除了增加点工資以外，也有些別的“油水”，例如分点白面呀什么的……

資本家这一套套鎮压、破坏工运的做法，是拿大官僚政客在公司里当協理的朱琛做旗梗的，是通过积极为資方服务的職員：滕煥亭、魏希良………人来进行的，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国民党和他的反动政权撑腰。

不久以后，有些工人就明白过来：

“噢，原来是这样！推倒工会，主要怨蒋介石！他不是真心闖革命的！跟資本家勾着手兒呢！”

工人中間在議論、气憤，并开始研究进一步怎么干法

……

## 十四、鍋爐房的怒潮

1928年石景山电厂組織工会时，虽然由于上邊所說的种种原因，沒有广泛而深入地團結起工人弟兄們来进行斗争，

但是，它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它在工人弟兄們心灵的土壤上埋进斗争的种籽；一旦遇着适当的机会，就会扎根發芽了。

1930年春，石景山电厂就發生了一次鍋爐房全体工人大罢工的事件。

本来，鍋爐房的燒火工人在石景山电厂工人中是工作最艰苦的。那时候燒低压爐（后来和高压爐相比，人們称它为“笨爐”），兩个人負責裝一盤爐；底下先鋪好了山西口泉烟煤做火底，这煤好燒。再裝上京西門头溝的硬煤（無烟煤，那时主要燒这种煤）。裝成桥式的，高处达到一公尺，一盤爐就得裝四吨。一个“前夜”要清四回爐，“后夜”和白天都要清兩回。那会兒也不講究燒火技术。把煤扔进去，打个滾兒就往下放，还冒着老高的火苗子，就“呼呼”地推到永定河灘上去。

这活碴兒累極了，干这活兒的都是棒小伙子。他們天天用大鐵鍊鏟煤，飯量大、穿衣費，每月才几塊錢。所以从公司成立以来，請願罢工事件，多是出在鍋爐工人中間。

总公司方面在1920年，四十多鍋爐工人轉圓圈地签名，要求增加工資的那回事，上邊曾經談到过。在石景山方面，最早的一次是1924年間，鍋爐房的二十多位工人，他們一塊找了負責总務的吳永方去請願，結果被吳永方使了些花招兒欺騙和应付过去，沒有鬧起事來。

第三次罢工，也是規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30年間石景山鍋爐房全体工人罢工的事件。

当1928年組織工会时，鍋爐房的工人并沒有参加工会。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搞工会工作的缺乏經驗，办法少；另一方

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工人們受了工头兒們的欺騙、拉攏和阻撓。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工头兒們身上了。比方，工头当中有个叫吳長有的，前面曾經提到过他，就是那个原先在家蒸包子的人，小名吳四，中流個兒，大臉盤。因为他一說話三楞眼，愛發脾氣，嗓門兒又粗，人們給他起了个外号叫“滾地雷”。滾地雷真是一跺脚四角亂顛，鍋爐房的“英雄”。他和滕煥亭關係不錯——在這裏面也有个原因：滕煥亭拉攏一幫工頭和工匠，在成立“互濟會”之前，是为了对抗“陳五爺”那帮人的，前面也曾提到过。到后来排挤走了陳派，就又对抗公司新來的技术人員魏希良（当然，成立“互濟會”还有其主要目的：分化工人队伍）。魏是法國留學生，懂得些發電技术，他是1929年和資本家一道反对工会的职员之一。但他和英人巴寧漢不对头，工会撵走巴时，魏希良倒是贊同。这样，巴寧漢的老搭當滕煥亭对魏極為不滿。后来，魏到石景山負責技術管理，滕更嫉妒了，便拉攏緊了吳四一幫人对付魏希良。

因此，低壓爐的一些工人，又被吳四拉住，好為滕煥亭和自己撐個架兒。那些燒火工人們呢，也就認為只要和吳四等人一起，大概就有办法：就保住飯碗子。这是他們不參加工会的想头兒。

不过，上邊說的原因，在短時間內还能起到作用；但天長日久也会有变化的。离开农村到工厂过集体生活时间長了，严酷的現實給予人們教育，觉悟便会慢慢提高，对旧社會吃人制度的不滿，从内心不平就可能訴諸行动了。

蔣總辦等人既然主張“守堵城門，不堵陽溝”，当然对这

些螞蟻縫兒更不會看到眼裏了。所以一直到1930年，工資還是沒有提高多少。燒火工人們為了要求增加工資和要求發給工作上需要的雨傘、圍裙……而遭到拒絕，便商議進一步的行動。有人提出鍋爐房全體工人罷工的意見，不僅罐煤燒火工人一致同意，就連吳長有、馬連有等工頭在表面上也是贊成的，而且表現很積極主動。這樣，工人們心里就有了底，認為罷工一定能够成功。因為掌握鍋爐技術的工匠們離開發電廠，就像鐘表停了擺一樣，發電廠不能發電了，資本家就會讓步。

工人們怀着勝利的信心在宿舍里集議，約定這一天下午四點鐘，“前夜”班應該接班時，就舉行罷工，離開鍋爐房到大街上去。商量好了，工人們非常興奮，大個子高滿和于江等把宿舍里挂的照片（一張照的發電廠大煙囪，還有八大處的風景片）和胡琴從牆上摘下來，“乒乓”几下子砸碎了，以表罷工的決心。吳長有、馬連有等工頭兒們也跟着宣誓說：誰不走出去，怎樣怎樣。

四點鐘到了，上“前夜”的工人果然不去接班了。只金成報告給滕煥亭；滕一看也的確害怕了。裝出一副可憐像來央求大伙。他站在低壓爐平台上向人們作揖拱手，讓人們上工；有什么要求慢慢再說。工人們再也不信他那一套拖延戰術了，把燒火工具“叮當”一扔，走出電廠，堅決罷工了。

在滕煥亭和罷工工人講條件的時候，已經有人給城內公司打了電話去。史總辦的兒子史四（在公司當一名處長）聽見信兒就立刻帶着十幾個全副武裝的憲兵，分乘三輛小汽車開到石景山。

工人們呢，三十七名燒火工人堅決罷工，但是曾經表現積極支持而且當眾宣過誓的吳長有等人却中途妥協，還有另外的“正火”、“副火”等沒有跟隨那三十七人走出發電廠的大門，他們抽身了，他們向資本家投降了，他們破壞了自己弟兄們的壯烈的罷工運動！

這一來，史四們的氣焰更為高漲。宣布三十七人全部開除，一個不留。他們依靠那幾個出賣自己隊伍的工頭兒做鍋爐房的支柱，並讓滕煥亭、只金成等在推煤、出灰和做其它雜活的臨時工當中招了些人，調到鍋爐房。從前用兩個人的工作，補的新人都多用數倍，資本家為了鎮壓工人運動，是不惜幾個臭錢的。

三十七名工人弟兄雖然被開除出厂，但是他們的壯烈舉動，在全廠工人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必將記載于鬥爭的史頁上！

## 十五、紈袴子弟胡作非為

上邊談了一些那時候工人的生活和罷工的情況，再讓我們換換口味，聽一听另外一種人的生活故事吧。

大人物頭兒，如三個總辦、渠司理（1928年成立工會以前渠就死了）、朱協理……們的生活，人們見到的很少。誰能到他們的公館串門呢？不過，多少也有些傳聞，是根據他們的聽差、保姆……傳出來的。如蔣世興的乳母口傳給她的兒子，她的兒子到公司來看門房，又傳播給同住的伙伴，再傳給別人……，但是，並不丰富，沒有什麼珍聞奇跡。比方，

蔣世興的“賢內助”是京东寶坻縣王啓深之女，對蔣世興參慶王起了“積極推動作用”；西太后受李蓮英太監的捉弄……等等，就得算比較珍貴的傳聞了。另外，什麼渠司理是个“外交家”，經常大請賓客，每于酒席完畢，就拉开桌子“噼噼叭叭”地通宵打牌。仅是抽的“头”錢，除了賺回全部肉、菜、面、米的費用之外，还能賺到男工女僕的工資。其实这不是什么新奇事兒，哪个大宅門里不会这一套呢！

另外，渠司理家的宅院多么豪华；房頂子用的是“筒子瓦”（从前皇上家蓋宮殿才用的东西）……等等。

还有，某总办有四房姨太太；史康侯在模式口置了大片土地；还年年帶了小姐到法海寺自己的別墅歇涼；蔣总办的大兒媳妇在广寧城拥有大批房产……等等，这些零碎兒，并不怎么引起工人的兴趣。不过总办們的兒子們却是工人們熟悉的人物。尤其是蔣总办的大兒子蔣傳茲和史总办的第四个兒子史立嚴——这一对關秧子，都在电厂負过責任。

蔣傳茲外号叫“蔣大抓子”，是个窩窩囊囊的家伙。虽然他的由官僚变成企業家而具有雄心的父亲，对他抱着很大希望，送他到法国留学，但結果他对父亲的“事業”沒有做出什么貢獻來，就一命嗚呼了。关于他生前的“事迹”，只能記出下面的一点点。

他留学回来，預備來电厂當主任之前，先來參觀參觀。滕煥亭們領着他在机器房里轉游着。他們走过一些正在操作着的工人面前，表現出氣概軒昂、談笑風生的“風度”，大皮鞋叮叮哐哐，迈着斯文的步伐。工人們有些人知道他就是蔣世興的大少爷，但誰也不表示什么，低头干着自己的活兒。

个别的邪楞着眼瞅一下蒋大抓子。

不会兒，他們轉到鍋爐房里，蔣傳茲走近吹風機入口處，想看一看的時候，嗬，一陣邪風把他的緊緊圍在脖子裏的圍巾揪住了，並且猛烈地向吹風機入口里吸去。蔣大抓子的力氣有限，不由己地就要連腦袋朝里鑽。跟隨的人們吓坏了，“大少爷這是干嗎呀？”滕煥亭領頭，幾個人把蔣傳茲抱住，才把那個腦袋揪出來。一看，他的臉上已經磕碰得有几處流了血。

真是不祥之兆啊！還沒當上主任，先受吹風機的欺侮，幸亏保駕的滕煥亭們手急眼快，否則連小命也得搭上。但是，他沒敢對他父親說出實話。當他父親心痛地問他臉上弄的亂七八遭是怎麼搞的時候，他支支吾吾地回答：“嗯——蹲，蹲的呀，爸爸！”

這個事兒很快就在工人當中傳開了。有人發表感想說：“嗬，吸風機倒是不会抽馬屁！”後來，蔣傳茲就來當主任了。他除了對吸風機非常警惕，到現場轉時，除了首先記住摘掉圍脖



兒以外，管理別的事情也是縮手縮腳萎委懦懦的。等到1928年工人們鬧工會，他爸爸躲到老鼠窟窿里以後，他也就病了，不久就死去。關於死的原因，人們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是由於工人們起來了，他膽小怕事，憂心成疾；也有說他是由於害了不可告人的髒病而死的；誰知道呢？也許兩者都有，工人們沒有興趣再去打聽。

活的長遠的是史總辦的兒子史立嚴。上面提過他，小名史四，號叫培之。長的個子不高，胖墩墩的，一臉絡腮鬍子，說話喳兒喊叫，是個毛包子脾氣，可不像蔣大抓子。自从那次低壓爐三十七位工人罷工被史四開除之後，過了不久，史四就搬到石景山來坐鎮了。這家伙真是個閑秧子，憑着他父親是總辦，他是个什麼處長，就把工人哥兒們用血汗所創造的財富任意揮霍起來。史四抽的煙是五元一大盒的，當時一袋洋面才二元，穿最好的皮鞋。——那會兒，公司有個修理三、四號機母線的德國人，史四的衣飾就是模仿這個德國人的。比方，三色袜，帶穗頭的吊帶，尖頭兒皮鞋，淺褐色短褲……等等。史四一天價講究這些。他的皮鞋滿箱滿櫃，一高興或者一不高興，“唿啦”倒一地，全不要啦。專門有一個理髮的替他拾掇頭臉，掏耳捶背。听差的有好几个。他養着十來匹馬，雇用三、四個馬伕。馬的飼料除了一般的草料、糧食之外，還有富于營養的胡蘿蔔。當工人們吃雜合面的時候，他養的洋狗却吃精米白飯。

史四叫花匠把他住的院子布置成花園一樣，一般工人不讓進院，變成了“禁地”。

史四對發電是外行，可是會開汽車。一次，他坐着汽車出

門，上一个大山坡，司机开不上去了，史四把司机扔出車外，自己开上去。还有一次，他想自己开车过瘾，便对司机說：“你上后面坐着去。”司机楞了一下，說：“我怎么好坐在四爺的座位上呢？”

“混蛋！”史四見司机居然不听他的話，急了，罵道，“你他媽的給我滾！”得，从此就开除了那个司机。

一个工人因为把發电厂的牌兒（工人帶在胸上的厂徽，菱形，兩头常刺手）的兩端磨光了一点，被史四看見，說：“嗬，不願意帶嗎？滾蛋！”

史四就是这样的不是东西，他看着誰不順眼，就开除誰。一次，勤杂工孙老头在扫院子的时候，直起腰来隔着矮垣牆向外看了看，被史四碰見。“走！給我滾！”立刻叫孙老头卷了鋪蓋卷兒。他拿着散个把人不当回事，不知为什么，有一回，非散另一个杂工唐三不可。那时候工人要是被开除簡直不得了啊！人們把开除叫做“摘鳥食罐兒”，会立刻受飢挨餓的。但是史四不管那些。別人劝說也不行。唐三急了，把衣服上的符号一撕，擲給史四，史四低头去拾，唐三捋起袖子，捏紧拳头向史四打去。不巧，被一些人攔住。唐三憤怒地罵着：“小奶奶的兒子！趕馬車的生的！”就走了。

唐三罵的話里的含义，听说有人摸底，我們也不必过問了。

厂里有个职员叫史秀峰。有人称呼他一声“史先生。”被史四听见。史四生了气，說：“喫，这厂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史先生嗎？除了我还有姓史的嗎？叫他滾！”

史四爱打獵。一次，他出門便冲着老槐树“当”的一槍。

“嗬！四爷的槍法真准啊！”这是跟在史四屁股后头滕煥亭的恭維語。那是个夜晚，史四毫無目的的乱放，什么也沒有碰到，滕煥亭只是根据“四爷放的槍”，就大加喝彩，別人听来，簡直是諷刺。然而“四爷”很高兴。

史四和滕煥亭、姜立宇、常不管等人常在一起喝酒划拳。他們一同騎着馬到黃村尼姑庵里去胡鬧。

史四，这个用工人血汗喂飽了的家伙，就是这样揮霍無度、任意混鬧、胡作非为的。工人們背后說：“这小子，得不到好結果的！”

## 十六、老实工人大显身手

縱觀石景山建厂以来的領導人員，比較正派和懂些技术的是太少了。听说在蔣傳蘊之后有个王瑞森主任，是个比較正派和內行的領導人。他原来在电气学校当教員，后調石景山电厂做主任。据工人們反映，他倒是个“科学人”；而且对工人們也不大摆架子。可是，那时史四已經住在石景山了。王瑞森看不慣和管不了史四养馬蓄狗、为非做歹的作風，據說，一气之下，就辞职不干了。

王主任走后，修造厂的負責人石明俊就提升为發电厂的主任。有的工人無緣無故被史四开除的时候，就去請石明俊給說情。不过，史四对石主任的話也是愛听爱不听的。

与石明俊同时，發电厂添了个叫于竟如的副主任。这人長的个子不高，帶着副近視眼鏡，派头滿大。那时汽机“合車”（几个發电机并列运转）的时候，于竟如不讓別人动，

只許他來干這一手兒。你看吧，在合車以前，他早就蹲個騎馬式樣子，拉着架兒裝腔作勢起來。其實，當時機器房的工匠們，像郭師傅、劉師傅、孟師傅、苗師傅……都能幹的了。可是，于竟如只讓他們和其他工人們站在旁邊垂手而立，看他的！

這位姓于的副主任來廠後，連工務處處長滕煥亭也吃不開了。本來嘛，滕煥亭是依靠英國人起家的。到于竟如來的時候，英國人早已離開廠子，滕煥亭的靠山崩潰了。再說，俗話講得好“一個槽上拴不住兩匹叫驢”。用文雅的話說，“兩雄不并立”呀！于主任排擠滕煥亭的手腕可算是相當高明的。他叫滕每月拿三百多元的千薪，不分配他工作，就是說不讓他管事。工人們私下看得清楚，議論說：“于把滕嗆行啦！”這樣一來二去的，滕煥亭自覺沒趣，因而憂悒成疾，便告老還家了。

且說滕煥亭回到家裡，又趕上些不順心的事兒。他的大女兒正在交男朋友，常常帶上個小伙子到家裡來。滕煥亭看不慣，三氣兩氣的就一命嗚呼了。

這樣看來，滕的死確實有點冤枉；可是死後頗為光榮。為什麼？連蔣世興總辦都親身前來吊祭呢！

那一天，傍晚，滕的靈柩前面忽然熙熙攘攘地來了一伙大人物頭兒。为首的穿綢裏緞，看來挺闊氣，是個高個子、紅繆繆的長瓜子臉，背已駝了，鬚眉皆白。守靈的孝子賢孫們睜開眼一看，嗬，原來是蔣總辦和一些跟隨的人。

再說蔣總辦吧。在靈柩前比划了比劃，做些吊唁的手續；看樣子要下跪了，但行動遲緩，臉色忽然變得通紅，不知

是懶的还是生了氣。結果，猶疑着跪了下去，勉強叩了三個頭。於是，眾嘍羅上前攙扶，站了起來。接受孝子的拜謝以後，就哆哆嗦嗦地回府去了。據說，回到家就大發雷霆，把隨從們臭罵了一頓：

“你們都是些混蛋！蠢貨！我何許人？滕煥亭何許人？我焉能給他下跪？你們戳在那兒，就不知道向前攔阻？！一个个僵尸！”

這段故事很快傳到工人們耳朵里，工人們沒有發表很多感想，也不會找些文雅而適當的語句加以評論，只是簡單地說：“這些人算什麼玩意兒！”至于對滕煥亭個人的評論，則是：“看，給資本家干了一輩子，當了多年的忠實走狗，可是在資本家心目中占據個什麼地位呢？！”

故事再轉回來講吧。發電廠的領導人雖然多是外行，但是由於北京居民商戶的需要，由於工人們的勞動創造、摸索進步，發電廠的規模還是逐漸擴大着的。

自从1922年2月發電以後，到1929年底，石景山電廠就安裝了四部發電機和12盤低壓爐。又過了几年，向德商西門子洋行購買了一部15000瓩的汽輪機。可是，這一回廠里管事人却作了難了。

1936年初，就把這部五號汽輪發電機买到，但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精通全部安裝技術的人員。于主任雖然在合車時會裝出一副極其神氣樣子；但是談到要安裝機器他可辦不到。過去，安三、四號機時，是巴寧漢、滕煥亭等頂個名兒，實際是些老工匠領着青年工人們安裝的。老工匠們有的

走了，有的死了。这次安装机器必須另外物色人选。

于竟如問到跟机器来的德国人是否可以負起这个責任来，德国人不干。反过来問于：“你們这里过去就沒有安装过机器的嗎？这么說，机器房里的几部是誰安的呢？”

“他們都离开了厂子，”于說。好像有点惋惜似的。

“就沒有別人了？”德国人問。

“我問过几个老师傅，他們沒有这个勇气——有倒是有一个，叫郭玉奎，他是能干这个活的……”

“那就叫……”

“可惜，他死了。”

“莫非他沒有帶徒弟嗎？”

“咳，我們这里誰也沒有正正經經地教徒弟。”

“莫非沒有跟郭玉奎一塊工作的嗎？”

这一提醒，倒給姓于的一綫希望。“喫，”他說，“有个姓王的小伙子，我打發人把他叫來問問。”

姓王的就是王文炳，也就是自1921年来厂的那个青年工人。他剛来时，厂里正在裝二号机，他就跟着做些打下手的活兒。比如緊紧螺絲呀什么的；更主要的工作是給老师傅們提壺水、遞遞工具、扫扫地……干些杂工，沒有學習的机会。安装完了跟着运行。1924年文炳跟着安装三号机，完了又跟着运行。1928年安装四号机以后，文炳就被分配做汽机修理工了。当安装四号机的时候，老师傅只是在旁边动动嘴兒，实际工作全是文炳他們这帮青年干的。天天守着机器，爬上爬下，一身褲褂全都被磨得稀爛。

衣服磨爛了，技术也熟練了。按理說應該是这样，其实

不然。在那个时代，一来因为当师傅的有貨色不掏給人；二來人們对学技术不感兴趣——光有技术沒有門子，不送礼拍馬，連个“長工”也不容易补上。那时，發电厂有十多年的“長期短工”。即使补上長工，也只是当一名“小工”，很难提成工匠、匠目什么的。因此，人們对学技术就不感到兴趣了。即使磨爛了几身衣裳，也不見得学出手艺来。

自然也有例外，王文炳跟着郭玉奎干活兒的时候，郭师傅經常是在一旁叨着烟卷不动手，活兒都叫文炳干。文炳心灵手巧，有些技术活兒他就吃进心里了。尤其是1928年文炳在做工之余，上了工人补習学校，跟一位叫王巩基的老师学了些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常識，这样对他提高技术有了很大帮助。后来，他对人說：“我过去連个圓形物件也不会用科学方法計算，师傅也不告訴我。自从跟王老师学了‘ $3.1416$ ’，我才明白，原来这么簡單。后来又学了‘鈎、股、弦’，‘虎克定律’……什么的，心里就更亮堂了。”

但是，王文炳干了十几年，連个技工的名义還沒有得到呢。五号机买来以后，沒人領導安装，于主任叫人把王文炳叫来了，問他怎么样，能不能把这台極其龐大而复杂的發电机安装起来。王文炳看了看新买来的漂亮的机器，内心就产生一种感情。他笑模活兒地說：“試試吧。”

于竟如虽然并不滿足和信任这个“試試吧”的回答，但是从这位小工的眉宇表情中看得出“也許有些把握”的样子。再說，他也不願再費勁普遍地去搜求人材，就把这个重担放在說“試試吧”的工人身上了。

这是1936年2月間的事，王文炳就开始安裝西門子的

“一万五”。打底座、吊繩環，安裝完机身接着就是化汽缸和其它零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呢。就說打底座吧，連頭髮絲兒那么點也不能差錯呀……四個月的工夫，机器全套安裝完畢。

一試大車（机器），沒有一点毛病。跟着干活的德国人惊佩不止。在于竟如面前伸着大拇指夸贊說：“你們中國大有人才！那个人是了不起的！”

在这次安装机器以后，工厂领导方面，不得不給来厂十五、六年的王文炳的工資“略加調整”一下。



## 十七、盧溝橋的抗战炮火

工人或工人的子女能够得到上学的机会，是件大事，也是件極不容易的事。历古来年，都是有錢的人才上得起学。中国虽然是有四、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国，然而，在旧社会，文化和穷人們是無緣的。

工厂里附設工人業余補習學校和职工子弟小学是經過工人們多少次的堅決斗争得來的。所以，很多工人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業余學校學習，而且有些具有堅強意志和毅力的工人，一直堅持學了幾年。不過，在當時由於從實際生活中沒有感到學習的迫切需要和認識到學習有什麼好處，過分繁重的勞動使得人們累得筋疲力盡，因而有些工人對學文化還是冷漠的。

發電廠從1928年成立工人業余補習學校之後，開始請的教員不負責任，而且呆不久就走了。以後來了一位吳老師，對工人不錯，講些工人流血流汗的道理。可是也沒久呆。在吳老師以後，來了一位很受人歡迎的老師，就是前面曾提到過的王基，這人三十來歲，說話和和氣氣，安安穩穩，和人們能打成一片，在教課之外還講些報紙上的新聞和一些社會常識，連“五四”時代和大革命時代的一些新舊思想鬥爭情況也介紹給工人們聽。因此，他就像磁石一樣吸引住幾位求知欲很強的工人，如王文炳、趙松林、張開成、高世英……等。

堅持學習的人們，在掌握技術方面有顯著的提高。發電是現代化的極其複雜的工業，但是參加發電的人們，開始對於什麼是電壓、氣壓、熱單位（大卡）、電流單位……都不容易弄明白；計算百分比、面積，也覺得困難得很。自从在補習學校跟王老師學了算術、物理以後，技術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此外，有了文化就願意看看書報，听听無線電（發電工人自己配制個無線電收音機還方便），希望更多地了解自身以外的國家政治、經濟情況和世界大事。有幾個工人經常在補

習學校里坐到夜十二點，學習之外，看報、閑談。

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是集體的，彼此互有影響，一般工人都關心國家大事，所以當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三省的時候，工人們非常憤怒和激動。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主義。在那以後；雖然反動的國民黨政府竭力壓制抗日愛國運動，實行窮凶極惡的鎮壓政策，甚至在茶館酒肆都貼着“莫談國事”的字條；但是工人們還是常常私下議論抗日救亡問題。

1937年“七七”抗日戰爭前，日本兵在石景山一帶演習過。一隊隊身量不高，但是粗魯蠻橫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吼叫着“殺！殺！”的聲音，演習攻擊、冲锋……騎兵“踏踏踏”地卷着飛塵在中國土地上馳騁，攪亂了安謐的環境。山坡上鋤地的農民們，下了班走在路上的工人們，用疑惑和厭惡的眼神瞅着那些在別國土地上耀武揚威的外國軍隊，內心感到極為恥辱和忿忿不平。

它們演習完了，有的騎兵向着空無一人的山巒、小徑、丘壑、森林……拍照。顯然是有什么企圖和將要進行什么陰謀勾當。

不久，就爆發了“七七”抗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妄想要滅亡中國，在1937年7月7日的夜間，向北平近郊盧溝橋發動了進攻，當地駐軍再也不能忍耐了。在全國各地人民萬分高漲的抗敵情緒鼓舞下，便不顧國民黨當局不抵抗的命令，奮起抗戰了。

抗戰的炮聲，又振奮了全國人心，愛國的人民，奔走相告，舉國沸騰，一致要求發動全面抗戰。石景山的工人們，

下了班就跑到山头上，向南面遙望。在二十华里以外的盧溝橋一帶；炮火連天，人馬翻騰。人們默祝：快快地打出日本鬼，替中國出口气！

老人們還記得：自从甲午（1894年）中日第一次戰爭，腐朽的清政府打了敗仗以後，日寇無時無刻不在企圖實行“大陸政策”以滅亡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寇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条；在中國第一次大革命（1925——1927）前后，製造數次慘案，如上海的“五卅”，濟南的“五三”等慘案；到1931年“九一八”攻占了東北三省，接着在上海、熱河、長城口（喜峰口等地）、察哈爾……多次尋衅，想要達到“滅亡中國”的目的。中國的人民每次都掀起轟轟烈烈的抵抗運動，給敵寇以迎头痛擊。然而每次都是被無恥的反動的國民黨賣國政府阻止和破壞了抗敵鬥爭。

這一次，盧溝橋的抗戰炮火响起之後，國民黨當局再也阻止和鎮壓不住全國人民的抗敵決心和行動了。人民為了洗雪幾十年來的國恥，使中國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來，寧願作最大的犧牲，以人力物力支援抗戰。

然而，國民黨反動政府仍然沒有抗日決心，企圖妥協。二十九軍當局指揮無力，雖然有些士兵們進行抵抗，平津人民及全國人民的支援；但終於因為領導者猶豫、妥協，坐失良機，使日寇能夠從容地大量增援。七月底，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等潛逃保定，平津相繼淪陷了。

石景山工廠的工人們，有的就想和軍隊一塊退走。几年來他們常常聽到人談東北淪陷後，中國人過的牛馬一般的生活，誰也不願意當亡國奴啊！但是軍隊退却得很突然，而且

毫無目的。工人們只得留在淪陷区了。人們想到有几亿人口的中国，迟早要站起来的！……

## 十八、地下道的工人生活

石景山淪陷以后，發电厂就被日寇劫收过去了。强盜自封为“主人”，真正的主人被强盜们看做奴隶、当牛馬一样使喚。他們首先規定中国人見了日本人要敬礼，称他們为“太君”。各科室部門，都有日本人当头兒，監視着中国人，像獄卒对待囚犯一样，任意鞭打、斥罵。

运行工人上前夜班的，下班后，向家走着，如果遇上巡邏的日本兵，就抓起詢問、痛打，后来，有些人不敢回家睡觉。推爐灰工人住在爐灰道里，机器房的工人在机器旁边或者找个牆角落睡下。上班先找个草帘子，預备下班睡觉的。

跟日本鬼子搞  
电气工作更是危  
险。他不管你死活，  
总是催着你“快快  
的！快快的！”因而  
常常电死人或者燒  
伤人。

修大水池的时  
候，除了电厂工人  
之外，鬼子又抓了  
一些农民来，他們



怕农民逃跑，給帶上鎖鏈子，用軍隊押着、鞭子抽着干活。叫人們住地牢，周圍用鐵絲網圈起来；門口架起机关槍，有逃跑的抓回来活活打死。有过路的老百姓，被鬼子碰上，不是当作逃跑的工人就当做八路軍的便衣偵探，施以酷刑：有的吊打，有的叫洋狗咬，有的灌辣椒水……。

凶惡、狠毒的日本鬼子在中国制造了数不清的慘無人道的事件。这些血債，中国人民会永远地牢牢地記下的！

日寇在中国实行第四次“强化治安”的时候，糧食就緊得很了。按人口配給糧食，月底扣工資。家里人口多的工人，不但領不到工資，扣尽了，还得倒找給公司錢。

五次“强化治安”以后，就到了餓死人的年头兒。連棒子面也不配給了，只剩下“平衡面”、“共合面”、“混合面”……之类的东西。

什么叫做“混合面”呢？凡是吃到過的人們，一輩子不会忘記它的！是些豆皮子、花生壳子、玉米核兒……乱七八糟过去連牲口都不肯吃的東西，讓我們中國人民吃起來。甚至連这些东西也不够吃，工人們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黑夜白天打加班。

人們除了吃混合面还吃些：葱鬚子、蒜瓣子、树叶子、水里生長的扎蓬草、白薯秧子、酸棗、糖糟……吃混合面时不就菜，拌点鹽水；吃树叶子、白薯秧子的时候，叫开水一冲就算；吃糖糟，比醋糟还难吃，屙不出屎来；吃酸棗的时候連核咽，为了填飽肚子……当时河灘上的小柳树，山坡上的小榆树，叶子都采得光光的，野菜挖得淨淨的，凡是能往嘴里放的东西都吃了，有人还吃过滑石粉。这还不要紧，只要

能活着。可是狠毒的鬼子还在混合面里掺头发、牲口毛和有毒的喇叭花子……。这样，人吃了就拉稀，被鬼子发现，就说这是“虎烈拉”，带着气扔到山沟里或者洋灰坑里，就是这样的惨无人道。山沟里的野狗、老鸦吃死人吃的都红了眼……。

在敌伪统治年代，工人生活的惨状如此；那么，工作条件怎样呢？看一看当时年轻力壮的刘光钧吧。

刘光钧从“七七”那一年十一月间，就来发电厂了。他那时才十二周岁，父亲刘超在低压爐燒火。按说，爷兒俩在一个工厂工作是件好事，合乎理想的事了。

正在修高压爐大樓，十二岁的孩子——短工刘光钧，做挑水的活计。沿着木板搭的馬道一步一步攀登上去，你想，这是多不容易的事！那时候，敌伪统治者管你的身体“吃得消吃不消”吗？照顧你是童工嗎？适当的分配你力能胜任的工作嗎？……

光钧这孩子只得咬着牙干，肩膀压肿了老高。磨破了，结成血疙瘩，像拉车驾辕的牲口叫鞍子打了肩（磨破了脊背）一样。光钧这样干了十个月。结果还是被裁掉。没事干了，托人介绍到钢铁厂选煤、看水泵。那时，经常有这样的工人，在风雨飘摇的情况下过日子：发



电厂下来到鋼鐵厂；鋼鐵厂下来到發电厂。都不要了就失業。要想安安稳稳保住一个固定的工作是不容易的。

光鈞在鋼鐵厂干了二年多，又被裁下来。在家閑住了一些时候，后来發电厂找人推爐灰，他就又回到發电厂。

推爐灰是怎么个活碴呢？在电厂的老工人，干过这个活的人真不少。誰提起来也会“談虎色变”的！几盤鍋爐下面的地下，是一層黑洞洞，是鍋爐落灰的地方。好煤进爐，从来不使它燒透，有的进去打一个滚就往下放。爐灰积累老高，快頂到鍋爐房的地板了。

向外运灰的人，从甬道里掏一条路，鑽进去，赶紧搶几鏟，爐灰还“呼呼”的冒着一人多高的火苗子，就往外跑，人天天叫火烤着，烤的身上“滋滋”冒油；衣服經常着火，这里燒一个洞那里燒一个洞，头髮都被烤卷了，像燙髮一样。拉車的四分粗的麻繩烤得一扯就断；人跑出爐灰道，有的走几步就暈倒了。因为火苗比人高，駕車把的工人看不見前进的路，烟嗆的睜不开眼睛。这样繁重的活計必須年輕力壯的人来干，必須吃得合适才能頂住。俗語說“人是鐵、飯是鋼”呀！可是，他們吃的是什么？豆餅面、混合面……

和光鈞一塊上班的工人，十六个人烤跑了十三个。光鈞那会兒真有个橫勁，一直頂着干。有个工人叫安順，胳膊有毛病，伸不直，不能駕車把。別人不願意和他一塊干活，光鈞不忍看着安順打掉飯碗子。“得啦，跟我推一个車！”光鈞說。每次推灰，光鈞駕車把，安順拉繩。安順当然心里感激，光鈞沒有說半句怨言。

到1941——1942年，光鈞調到低压爐燒火。爷兒倆一星

期領十八斤豆餅面，不管吃飽。到月头算賬，倒欠厂里一百多元。有个叫王永泉的燒火工人，活生生的餓死了。光鈞的父亲因飢餓劳累，得了肺病。

沒轍啦，想法打加班。光鈞帶上六个比燒餅还小的小豆餅上班。有計劃的吃；前八个鐘头吃三个，后八个鐘头吃三个。有时候还分給別人吃一个。他除了自己上班，还替父亲上班(一个白天、一个前夜)，另外还打加班。曾經四十小时沒出鍋爐房，黑天白日連軸轉。哪有方氣呀？只得扔兩塊煤就摟着肚子到一边蹠一蹠。这等拚死拼活的手也填不饱肚子。

父亲的肺病，越來越严重，不忍心連累孩子，就偷偷的拿了麻繩到永定河灘树林里去上吊，幸亏被別人救了回来。爷兒倆相見，大哭一場。光鈞劝他父亲說：“受罪，挨餓，咱一家在一起，您千万别寻短见！安心治病，养病，您尽管借、賒。借的出来就花，賒的出来就吃。我死不了反正給您還賬。我这一輩兒还不清，下輩孩子們再接着還！”

父亲說不上話來，心痛如絞。肺病一天天严重，还是病死了。死的时候，連买棺材、还債，又借了一百多元。这是在工厂干了半辈子的老工人的下場。汗流尽了，人熬干了，死后落不到一个裝身子的棺材錢……。

## 十九、游击队夜襲發电厂

日寇統治的年代，过着像刘超、刘光鈞爷兒倆的悲慘生活的人还多得很。前边提过的工匠高世英，正式学徒出身，有手艺，但还是失了業。过了些时，托人介紹回电厂推爐灰。这

样一个手艺人，連累帶餓，就病了，在家里躺了很多天，只落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了。要吃沒的吃；看病沒錢請醫生，依靠十几岁的大女兒揀煤核度生活，幸亏工人弟兄們，如王文炳等湊了几个錢送給高世英，算是苦煎苦熬地活過来了。

有一个叫史同升的工人，就是在鬼子統治时进厂的。来时光着膀子、赤着脚，穷得連一件上衣一只鞋子也沒有，只穿着一条破爛不堪的褲衩兒。他像許多工人一样，用洋灰袋子紙縫一縫当衣穿，走动起来噠啦噠啦的直响；天冷了披个草帘子或者麻袋片。赤着脚推爐灰常常叫炭火燙焦了兩脚。后来害伤寒，躺在下房里动不了，日本鬼就要把他抻出来，活活地扔到后山溝里。幸亏同住的工人弟兄們極力攔擋，还替他上工、加班，帮他做飯吃，才救活了他。

油漆匠肖鳳林，在發电厂当短工，老婆討飯。他們在村边上搭了个小窩棚住，女兒害了很严重的病，不但沒錢治，連吃的也沒有，做父亲的不忍心看着孩子活活的受罪，覺得实在沒办法了，就想背起孩子去扔掉，讓她快死免得受罪。可是，当父亲的怎么能下这样的狠心呢？

有的工人被日本鬼子要来当听差的，他們看見鬼子們吃剩下扔进泔水里的魚肉太可惜了，便撈出来預备洗洗煮煮給小孩去吃。叫鬼子看見，不仅拳打腳踢，还要他給鬼子的狗下跪，說是搶了狗的食物。

另外一個工人，在半夜里被日本鬼子叫了去，牆邊立着木棒，門口臥着惡狗。鬼子誣賴这个工人拿了他的錢包。猙獰地說：“你的不還給我錢，叫狗咬死你！”兩只凶狗也凶狠狠地瞅着这位工人，想扑过来的样子。正在緊張的时候，鬼子

却从桌子抽屜里發現了那个錢包。这位工人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侮辱、誣賴，恨不能一刀劈死面前的敌人！

仇恨、耻辱、血債……是写不完的！經受过的同胞們，請回忆一下，講給你們的孩子和你們周圍的青年听听吧！

强盜們这样殘酷地对待我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怎样？是不是逆来順受、甘心做鬼子的順民、亡國奴？請看，在广阔的中国戰場上吧。当国民党軍队节节敗退，大塊大塊土地淪陷的时候，人民的子弟兵——八路軍、新四軍、游击队却長驅直入挺进敌后，展开游击战、运动战，为了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中，为了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在到处痛击日本鬼子！

石景山淪陷不到一年，八路軍游击队就襲击了發电厂。在厂子里的工人們，也从来没有被鬼子残酷的压迫手段所吓倒。自淪陷那一天起，工人們就和敌人进行着尖銳而复杂的斗争：譬如，鬼子讓工人們出入大門給他們敬礼。工人們就不干。开始，單个或二、三人因为不敬礼被鬼子打了，以后再出入門的时候，联合一伙人，一齐出入。連看都不看鬼子一眼。一伙人昂着头或者說笑着走过去，好像门口什么东西也没有，把鬼子当做一塊石头、一只狗一样地不去理睬。鬼子生气了，想打人，但是工人多，打不过来，也不敢打，知道工人們急了会揍死他的，便喳呼几声算了。慢慢地就把出入門敬礼的規定免掉。

綫路工人身上都帶着一根地綫，遇有不安全的时候，或者催他“快快的！”时候，先使电接地。工人們制造無电的电

網以欺瞞鬼子。遇見單獨和小日本鬼子一起干活的時候，同樣騙着鬼子“快快的！”有一回，一位姓韓的電氣工人，叫一个小日本鬼用改錐修線，放了炮，把日本鬼燒壞了臉，住了好久的醫院。尤其是一些技術好的工人，經常把鬼子要了，鬼子也沒辦法。

一個叫支士立的工人叫日本人打了，許多工人聯合起來找了他們的負責人去說理斗争，對他們用強硬態度，他們就會軟下來，向工人們道歉，說好聽的。

在生活最困難的年月里，駐廠巡警長閣大鼻子鼓動工人和家屬到日本顧問那里請願。人們餓的實在難受，就有幾個工人和家屬跟閣大鼻子一起去了。見了日本顧問，先進行說理，提出多發糧食的要求，日本人不答應。大家很生氣，閣大鼻子却軟下來了。工人和家屬們非常氣憤，嗤之以鼻，轟然而散，從那就罵閣大鼻子是無恥的漢奸！

至于石景山淪陷不到一年，八路軍游击队就來一次夜襲發電廠的那回事，更使鬼子們每一想起就胆戰心驚了。

那是1938年“七七”抗戰周年紀念日的黎明之前，四點來鐘的光景，有八路軍二、三百人從永定河西邊過來，指揮員帶着發電廠的詳細地圖——哪兒駐着日本人，哪兒駐着警備隊，哪兒是機器房……畫的都很詳細。當然，事前和电厂工



人就有了联系。

八路軍的一部分首先包围了車站和广宇坟村，击坏敌人的一列載貨火車；打死兩個日本巡邏。从北厂掏走了几个日本鬼子。另一部分有一百多人，进了發电厂，都埋伏好之后，有兩個青年小伙子，每人拿着兩把手槍，冲进警备队駐扎的大屋裏去。只是他們兩個人的突然出現，只是提着手槍喊了一声“不許動！”就俘虜了警备队全部——一百多人，繳获了一百多支大槍和許多器材。在班上的工人們，爭着替八路軍弟兄們搬运勝利品。天不明，就回到了河西。一位推爐灰的工人，姓刘，背着几架電話机送八路軍过河以后，叫他回厂，他却坚决要求參加了八路軍。

那天早晨，石景山的工人和家屬們揀到很多宣傳品，了解到中国拥有雄厚、英勇的抗日力量，心里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啊！

## 二十、八宝菜暗藏字紙条

在淪陷区，一方面是日寇加給中国人民身上的残酷虐待；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的反抗斗争。發电厂的人們，绝大部分是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意識的，对于日寇統治下的凌辱和悲惨的生活忍無可忍，慢慢由自發斗争發展成有組織有計劃的抵抗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明显，有的隐蔽。这些活动和工厂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組織是有关系、有影响的。

“七七”抗日战争以后，在北平城內住的共产党员老楊（石景山的党员同志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據說全国解放

后，老楊同志調湖南省去工作了），到石景山發電厂發展組織，吸收了張开成入党。張是修理工，和王文炳很要好，他們从1928年上补習学校时就接近，彼此的思想性格十分了解。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談。淪陷后，他們就商量怎样團結职工、对敌人进行斗争。

1938年的一天，开成和文炳單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探問文炳对共产党的認識，在这时文炳就提出参加党的要求。过了些天，文炳下了班，在門口抱着孩子玩，开成过来，問了問吃过飯沒有？好像还問了問吃的什么，又逗了逗孩子要，見旁边靜無一人的时候，就低声說：“上級来了人，批准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啦……”

文炳心里高兴的“噗通噗通”地跳起来。过一会儿，他問开成：往后做些什么？怎样联系？在什么地方碰头？开成一一告訴他。

就从那天起，王文炳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在那种环境下面，不能举行入党仪式；不能發生橫的关系。文炳除了知道介紹人張开成之外，就是一个經常提到却沒有見過面的“老楊”。

老楊是住在城里的党的工作者，本来打算到石景山来住着工作，公开的职业是計劃开个小鋪。但后来这計劃又变动了。只是过些天来傳达一下上級的指示，或者送点學習文件。記得当时學習文件有《辯証法的唯物論与唯物史觀》……等几本書。

至于党员和党员之間的联系，是利用各种不同方式的。除了在門口抱着孩子要的时候碰碰头，还曾在贈送八宝菜里裝过紙條兒；还有其它。

文炳入党后不久，甫成就要去延安學習，預備交代工作給文炳，但因故未去成。过了些时，开成的朋友（在城內某小工厂工作，是共产党员）被捕，开成回到京东自己家乡躲避，等他朋友釋放出来，开成才又回到工厂。这样就有些暴露目标了。在那以后的一个阶段，不大發展組織；做工作的方式也更为謹慎。可是，电厂党的工作仍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他的走狗們的大破坏。那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时节，張开成从石景山被捕进城去。到八月里，文炳的大兒子王俊恒摔坏了胳膊，住在城里同仁医院。文炳进城看孩子，在同仁医院叫宪兵队逮走了。同时，在厂子里逮捕了朱桂湘、王云亭、張玉溪、刘同林、王治江等几个人。这里面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进步群众。

王文炳在监狱里耽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虽然受尽了肉体的折磨——各种残酷的刑罰；但是，文炳自觉是等于上了一年半馬列主义的学校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們給文炳請來許多难得的教員——一同住獄的八路軍官兵和游击队员們。他們閑着就給一些沒有到过解放区的难友們講抗战事迹，講革命道理，文炳便在这些同志帮助之下丰富了斗争知識，提高了馬列主义水平，更坚定了革命意志。

在被捕入獄的几个工人当中，王治江、刘同林最年轻，經過严刑拷打，敌人找不出证据，后来就釋放回厂，共产党员朱桂湘和大批中国工人一起被运送到日本去当劳工，后来桂湘被折磨死在日本福岡了。文炳在獄里耽了一年多，但敌人也找不出真憑实据，只是施些酷刑，后来也就放了。

文炳回到石景山，当然就失掉了党的关系。他不知道找

誰來解決組織問題。心想慢慢地找吧，只要一心向着它，就會找得到的！

家庭成了什么样子呢？母亲去京东文炳的出生地，投亲靠友，妻回到她的娘家居住，家庭弄得七零八散了。厂子里日本人正闹着宗派，管事人叫王文炳到琉璃河修机器，一个月后又回到石景山。这时厂里管仓库的人名叫刘金山，文炳去领东西时，他們常常聊几句。思想一致的人，一下子就会膠在一起的。一天，刘告訴王：

“下了班，到北辛安小鋪吃点东西去。”

王文炳感激地答应了。于是，小飯鋪成了刘金山介紹王文炳重新入党的值得紀念的地方了。

刘金山在介紹王文炳入党同时，还看准了一个对象，就是王文炳的大孩子王俊恒。他和俊恒已經接触过好几次了。

王俊恒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当你接触和熟悉了这样青年工人的时候，你会产生愉快、幸福和对人生抱有無限希望的心情的。俊恒出生在广宁坎工人宿舍的一个杂院里。母亲为人端庄、勤儉，性情温和、賢淑，对婆婆孝順，对丈夫体贴，对子女慈爱，对鄰舍和睦、融洽，广宁坎街上沒有不夸獎的。所以撫育出来的孩子們，都是聪明、大方而能干。日本侵占中国时，俊恒正在小学讀書。他当时和一些小同學們普遍的存在不願做亡国奴和对日本人仇恨的心理。抗战初期；二十九軍前綫杀敌、平型关大捷，……对当时小学生們都有着鼓舞和深刻的影响。小朋友們做游戏也是“打日本”。

俊恒的父亲經常教育俊恒要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一天，父亲从工厂回家，在街上看到日本人給中国小孩糖果吃，沒

出息的孩子貪饑地接受了。他沒办法去攔阻。回到家還一直在生氣。氣得把喝水的杯子摔碎在地下。一次，俊恒從學校回家，告訴父親：同學劉玉珍大罵日本人。父親連口稱贊：“好，好！這孩子有骨氣！”……這些，都自然而然地給俊恒一些影響。

家里常有工人叔叔大爷來串門，在他們那種爽朗、誠摯、大公無私的氣質影響下，俊恒成長起來。

他在小學畢業後就到發電廠做工了。這個少年工人，像他父親年輕時一樣的聰明而且求知欲很強。他在做工之余，也像他父親似的，從來沒有要過錢，却自修數、理等自然科學，還找了个懂古文的老先生，教他古文。他在工人當中，喜歡和席長勝、劉玉珍、王治江、馮煥文、劉同林……等單純、勇敢的青年接近。

抗戰初期，從山西來了一位姓高的工人，帶來一些進步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這些新歌曲非常吸引王俊恒和他的青年伙伴們。1942年，他父親和朱桂湘、劉同林、王治江等一些人被捕，俊恒的祖母、母親離開石景山，他留在工廠，受盡凍餓之苦，但他那顆像火似的追求知識、追求進步的心，絲毫沒有冷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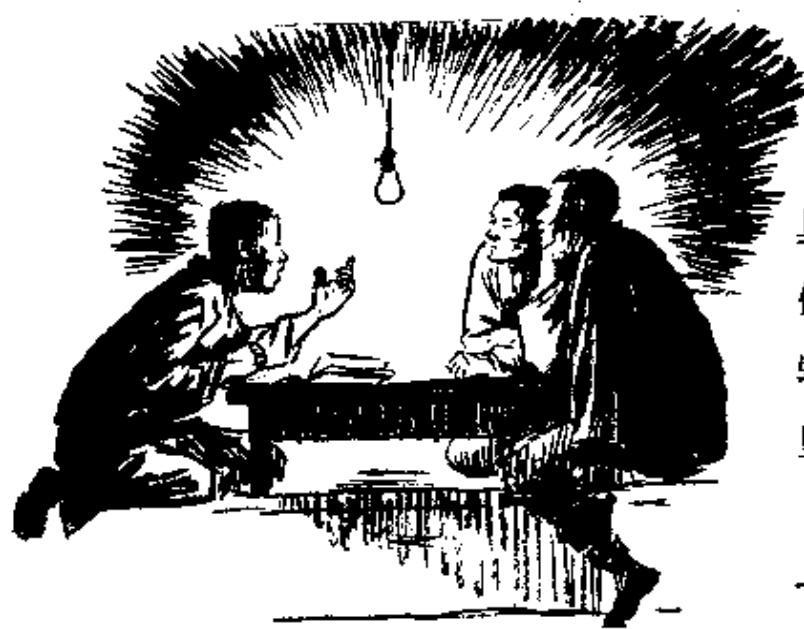
劉同林、王治江從獄里釋放出來以後，俊恒和他們很好，常在一起。這幾位青年雖有共同追求進步的心，但是找不到這樣的組織。不過，青年人真是勇敢的，富于創造性的。他們三人，商量着自發地組織了一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上邊沒人領導，下邊也無人聯繫。就是他們三個人，孤零零的一個小島嶼。秘密地進行了將近二年的活動。他們自覺地

进行自我教育和做些合乎革命要求的工作。他們本来还想發展組織，但經過三人慎重討論，沒有通过准备發展的对象。

他們是怎样組織起来的和兩年來做了些什么呢？

开始是劉同林的倡議，王俊恒和王治江立刻拥护。劉是冀中新安縣人，抗战开始他才十四、五岁，从家里跑出来參加了八路軍。当小宣傳員，跟着文工团唱歌、貼標語……向群众进行宣傳工作。因为年龄小、跑路多，在敌人的殘酷“扫蕩”中病倒了，部队把他送回家去。那时，他舅舅在石景山發电厂职工子弟小学当校長，接他出来治病，病好了就沒有叫他回去，他自己也的确沒办法去寻找队伍了。便留在厂里做工。他当宣傳員时，不到入党年龄，所以沒吸收他入党。可是他来到發电厂，就無論如何不能不做共产党的工作了。开始由于明显的宣傳抗日救国而被捕，以后就用隐蔽的方式，和王俊恒、王治江團結在一起，自动成立了“共产党小組。”

組內制訂了紀律，三人無条件遵守。定期开小組会。每



当星期六，劉同林的舅舅进城去住的时候，他舅舅的宿舍就成了他們的活動場所。外甥邀朋友到舅舅屋子里是沒人怀疑的。

开会程序：第一，唱国际歌（先由劉教会）；第二，

談形势；第三，研究工作。在談形势一項中，差不多都是劉同林講解放區、游击區的情況，八路軍打日本的故事，講延安，講毛主席、朱總司令的故事；還就他所能記憶的講些政治常識。這些，使那兩位十五、六歲的孩子心往神馳了。他們研究工作，就是研究周圍的人和事。誰好誰壞，思想是否進步，怎樣幫助他們，怎樣宣傳抗日救國道理，怎樣團結青工……完了，小聲地唱幾個歌曲。這也是劉同林教的。有《延安頌》《八路軍進行曲》《太行山上》……等。

他們決定要多看進步書籍。因此，王俊恒在星期天跑到東安市場舊書攤上找了很久，才找到一本《辯証唯物論》和一本普列漢諾夫著的《史的一元論》買回來，看不懂硬看。還搜羅了幾本進步小說。

後來，這個小組怎樣了呢？日本快投降的時候，劉同林到底找到關係去解放區了。王治江也投到解放區去，而王俊恒呢，遇上了個管倉庫的劉金山，劉金山介紹王文炳入党後不久，又介紹了俊恒正式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過了些時候，劉同林拐彎抹角地托人來邀他到解放區去，他也不好說清楚，還好像他對家庭戀戀不舍，不想去參加革命似的。不過，這種誤會不用耽心，早晚会解釋得開的。

## 二十一、八路軍二次進冀

當1942—1943年，工廠里工人們吃混合面的時候，同時也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月。抗戰初期活躍在河北平原上的八路軍主力部隊，為了保存實力準備反攻，不得不轉移到冀

西山区。平原上大部地区暂时由抗日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群众对敌斗争也变成隐蔽的方式。所以，民间流行着这样的歌謡：

八路軍鑽了山啦，  
崗樓頂破天啦（敌人“扫蕩”时，崗樓林立），  
兒童團也不喊一、二、三啦（不操練了），  
妇救会也不募捐啦，  
自衛队也不站崗捉汉奸啦。

这个时期，党领导着群众咬紧牙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渡过最后的困难阶段。在这一时期，英雄的游击队和抗日人民創造了許許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到1944年，我們开始反攻，局面大为变化。我們的主力部队又在平原上冲锋陷陣对敌作战了。老百姓又喜顏悅色地唱起歌謡：

八路軍又下了山啦，  
鬼子的崗樓直个勁的坍啦，  
兒童團又喊一、二、三啦，  
妇救会又募捐啦，  
自衛队又站崗捉汉奸啦。

1945年夏，我們展开大反攻的时候，冀中区党委便派了一位久經锻炼的老干部来组织解放石景山的战役。这位老干部年岁并不大，才三十来岁，上中流身材；說話帶冀中保定、

博野一帶的口音，他的名字叫杜信。人們亲切地称他老杜。原来在冀中游击队里当过支队长、大队政治委员，一直在冀中平原上坚持游击战争。他們的游击活动区域，往北就直达京西山区。1945年，他在冀中九分区工作，和石景山发电厂工人有着联系。其实，从1942年就通过政治通讯员掌握了电厂一些内部情况，那时的政治通讯员如韓鳳城、臧明山等曾几次打扮成小商贩和张马尾簾的小手艺人，到石景山一带和发电厂里做内线工作的同志接头。当电厂里的个别工人春节回家的时候，也对他们进行教育，讲些抗日的道理。这样，内外就通气了。

再说，这位老杜吧。他在1945年7月上旬，从九分区来到平西檀柘寺，见到城工部的负责同志，谈了谈情况，交代了任务，老杜就带上吴信章、韓鳳城……等通讯员，化装成商人的模样，从黄村上火车，进了北平城，这是7月13日的事情。他们住在前门外打磨厂、扁担胡同一家马尾庄。第二天，下着雨，韓鳳城到石景山把内线关系韩奎山（韓鳳城的叔叔，在电厂做杂工）叫到北平。

韩奎山一见老杜就说：“你们可来啦！我们早等急了！”

于是，他们很兴奋地谈着情况、计划……。第二天，他们就坐火车到石景山来了。

跟老杜同志一同到石景山来的一共有五个人，分散开住下。老杜住在刘家大院，和内线关系郭栋臣在一起，便开始审查关系，交换情况。过了一两天，老杜在复隆居饭铺和“警备队”（敌伪驻厂武装人员）的少数队员和一位龐班長见了面，老杜请他们吃了一顿。

石景山是工業區，發電廠和鋼鐵廠的工人很多，來幾個陌生人不怎麼顯眼。沒人問便罷，有人問就說投奔親友來找事的，也就混過去了。再說，把電廠警備隊班長龐云祥拉成外圍關係，就更保險和吃得開了。出入工廠，一說是龐班長的朋友，誰還盤問呢？

這一時期，老杜他們緊張地做着一系列的戰鬥準備工作。對警備隊的幾個“關係”進行教育：“你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做的是光榮的‘無名英雄’……”對工人中的“關係”，布置力量，準備行動。

就要行動的時候，“八·一五”日本投降了。但日寇不向人民的軍隊繳械，因此戰鬥還要進行。8月20日前後，一天上午，老杜在小飯鋪里遇上個熟人，便邀他一起喝了几兩白干。喝完了以後說：“咱蹣跚去吧？”“好。”他倆便出了西街口，到車站一帶，老杜一面應付着和熟人談話，同時偵察着地形。他們順着火車道向東走，蹣跚到碑兒嶺，鋼鐵廠小西門，回來看了看黑山頭，偵察地形的任務完成了。

下午，老杜又叫龐班長領進廠里觀察一番。韓奎山負責調查周圍崗樓的布置情況：哪兒是倉庫，哪兒駐着多少敵人……

第二天，他們到西邊大峪村，跟人民解放軍的503團的團長、政委、參謀們研究作戰計劃：確定第一營歸老杜指揮，主攻電廠；二營封鎖車站和鋼鐵廠；三營封鎖門頭溝、大圈（地名）方面。

老杜的第一營的第一連直接衝電廠大樓，二連拿倉庫，三連拿西邊幾個崗樓。突擊總指揮是老杜和團長。指揮地點在石景山下溝口。

老杜帶來的通訊員吳信章和原警备队的崔小个子領着一連突擊大樓，韓奎山領着二連，韓鳳城、王尚槐領着三連。方案肯定，就在8月24日晚上动手。

天剛擦黑，部队就集合在麻峪小学校里。先召开排長以上的干部会，下达战斗命令，做了战斗动员，把分工做向导的同志介紹給各連認識，又向士兵弟兄們講解了防電常識……然后，休息、准备。夜12点，部队开始运动。大峪到电厂不过三里路。吳信章和崔小个子身穿工人服，手拿盒子槍，前头引路，后面紧随着士兵弟兄們。这时，夜色茫茫，星光闪闪，村庄寂靜無声，大地已沉沉入睡了。只有这支默默不語然而怀着緊張兴奋心情的壯士們，迈着敏捷輕悄的步伐前进着。他們走出麻峪不远，向东望去，就看見天幕底下复蓋着黑魆魆的石景山，在山脚处从电厂大樓的窗子里透出鬼火一样的光亮。还隐约听到机器的鳴隆鳴隆的呻吟声。

他們走在田間小道上，露水打湿了战士們的双脚；他們穿过青紗帳幕，庄稼扫刺着战士們的头臉。他們半点也顧不上这些，一心向前行进。他們淌过渾濁的永定河激流，就接近目的地了。

崔小个子、吳信章等帶着尖兵連前进，遇上推爐灰的工人們，彼此輕輕打个招乎，就跟着爐灰車子向厂子逼近。在入口处，手槍逼住站崗的伪軍：“別动，繳槍不杀！”便把他帶到河套，捆綁起来，先擋在那里。机关槍放在爐灰車子上，“咕嚕咕嚕”地推进了西門。

另外，拿崗樓的三連战士，由韓鳳城、王尚槐領着，到接近电網的时候，王尚槐輕而易举的把銅絲向电網上一搭，然

后把另一头接地，电网上立刻就沒有电了，壯士們迅速地破網冲入。

当战士們陸續进厂的时候，三楼上的警备队有人發覺不对，正要向下面扔手榴彈，却被我們的“关系”李成友攔住，說：“你怎么知道是八路軍？就算是，哼，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不願意活着啦？我反正不敢打。”一席話，說的那人沒敢行动。

战士們已經冲到三楼，便吹起冲锋号。这时，石景山上的日本兵下来搶夺大楼了。我們的机关槍就安放在大楼下面，冲着大門口扫射起来，消灭了日本鬼子一排人，其余的頂了回去。我們的一班長牺牲了。另有几个弟兄挂了花。

我們把三樓的警备队的人、槍都帶走。周圍的崗樓也像熟透了的瓜果，一摘就掉了。

“我是王尚槐呀。弟兄們，都下來吧！”

事前工作都做得很透。崗樓上的人們都等急啦。一叫，就“唏哩呼嚕”地下来了。

夜里兩点鐘，我們完成了战斗任务，撤回三家店，休息去了。对俘擄的敌伪人員，进行教育，有的釋放，有的收留。一場战斗告一段落。

第二天，战斗任务改变为攻打另外的地方去了。

## 二十二、日本鬼最后投降

自从1937年“七七”抗日戰爭以后，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在八年的淪陷期間里，这里的人民陷在水深

火热之中，在敌人鞭子下干活，挣到的口粮是混合面。

人們是怎样干活的呢？上工叫做“磨洋”（“磨洋工”的简称），工人們对生产工具沒有感情只有仇恨，沒有爱护只有破坏。有的人向厂子里走着的时候，一抬头看見黑魆魆的机器房，心里就發紧，头皮就發炸。恨不得用大炮轟平了它。好像是它使得工人度着受罪挨餓的日子，好像它吸吮着人們的血汗、消耗着人們的青春年华。

有的老工人在这里卖一辈子力气，結果落个冻餓而死，連口棺材錢都沒有剩下。老实的技工掌握了一手好技术，还不是拿洋灰袋子紙做衣穿，依靠女兒揀煤核过生活？……

但是，这样的年月終于过去了。当1942—1943年，工人家屬剝光了小榆树，摘淨了小酸棗的时候，村里就有老者低声安慰她們：“熬着吧！吃着野草也能把鬼子熬走的！”这话不是应驗了吗？

人們知道，从日寇进攻中国以后，人民的军队——八路軍、新四軍、华南抗日縱队、各地游击队……就沒有一天停止过对日作战。离石景山不远，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过永定河二里就有八路軍游击队。抗战的第二年，就襲击了發电厂，俘擄去日本鬼子和警备队。人們还知道，除了一些城市和狭窄的铁路交通綫以外，广大地区掌握在根据地人民政权的手里。在这許多事实下面，人民有信心，早晚会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

1945年5月，苏联紅軍打垮了德国法西斯；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了。紅軍以雷霆万鈞之势，四路攻入日寇战略基地——中国东北三省。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

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朱德總司令向所有解放區軍隊發布命令，發動了反攻的大進軍，進擊日寇控制的各個城市與交通線。自稱百萬精銳的日寇關東軍，被蘇聯紅軍短短的幾天就擊潰；14日，日寇不得不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當報紙上、無線電廣播里，報告着日寇投降的消息的時候，全中國幾億人民的興奮和歡躍的情形，是可以想像的。強盜們呢？在石景山電廠北宿舍，他們住的大院里，無線電剛剛廣播完了這個消息之後，一群日本男女，連小孩子都跪在無線電前面哭泣起來——好像向無線電祈求什麼似的。在這院里做雜工的一個青年沒有聽到廣播，看見這種情形，還以為是日本的風俗，也許過什麼奇怪的節日呢。

過了一會兒，才知道是日本無條件投降了。當這位青年雜工快樂得跳起來，跑出去告訴別人的時候，全廠工人都已經在激動的狂歡中，把使人興奮的消息互相傳告着。

至于，是不是工人弟兄們從此就翻了一個身，還是又遇到什麼曲折，那等以後再仔細談吧。

### 二十三、來了接收大員

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八 years(人生有幾個八年！)壓抑、焦愁的心情，可以舒展、昂揚起來了！留在主人家的強盜們像圓滾滾的皮球忽然跑了氣一般，一下子蕭條了。原來耀武揚威、要人們向他敬禮、稱太君的家伙，這會兒低了頭，見了工人們的時候連大气也不敢喘了。廣寧坂村的人們，有工人、有家屬，男女老少走上街頭，到敵人的倉庫——不，應

該叫做“駐庫”，八年来强盜們搶劫中国人民的財物是無法計算的，有一部分就貯藏在這座庫房里，把鐵絲網砍斷，大門敲開，積壓如山的洋面、大米和別的糧食，家庭用具……都分散開，使它們物歸原主吧。還有的人跑到北宿舍鬼子的住室，把一些家三伙四拿回家去，這些原來都是中國人民的財產，那里的鬼子家屬正趕忙着向北平城內搬家。“強盜們！滾你媽的蛋吧！把这些床鋪、桌椅、火爐子、窗帘……都留下，留給它們的主人用！”

發電廠的牆壁上，貼着大布告，是解放軍延安總部朱德總司令命令日軍繳械的布告。人民興奮的站在那裡朗讀着，內心慶幸中國人民抗戰的最後勝利。

但是，出乎人們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日本雖然宣布無條件投降，但拒絕向中國人民軍隊繳械。声称他們的上級有指示：國民黨政府委派他們暫時管理，等候國民黨來人接收。這就奇怪了，工人們議論紛紛：誰不知道，從日寇進攻中國以後，人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就沒有一天停止過對敵作戰！石景山往西不遠就是平西抗日根據地。抗戰第二年，游击队襲擊過發電廠。誰不知道，僅僅占據一些城市和鐵路交通線的日寇，幾年來被英雄的人民軍隊所包圍！怎麼，今天抗戰勝利了，却拒絕向難苦奮戰八年的人民軍隊繳械，而等待什麼國民黨？北方的老百姓從來沒有聽說，更沒見過國民黨抗日啊！這裡有着什麼名堂？

工人們，市民們，越來越看得越清楚。“熱心”的美國人用大量飛機載運着國民黨大員和軍隊到北方來。他們在城市進行接收——人們稱之為劫搜（搶劫搜刮）工作。他們為

了爭奪洋樓、汽車、金條甚至于小老婆而爭吵斗毆，常常像狗咬狗似地打起架來。北平公用汽車管理局被劫搜後，公用的變成私有的了。人們看到這些，剛剛喘口大气的心情又緊縮起來，又疑慮起來。不過，“到底還是中國同胞啊！”人們用善良的心情，等待來接管企業的人們。來了，為首的姓葛，給人們的第一個印象仍是耀武揚威、高高在上。葛是“資源委員會”的委員。到石景山來的這一天，國民党的爪牙們叫廠里好多工人停下工作。黃土墊道，淨水濺街，像迎接皇上一樣。尽可能穿干淨些的衣服；穿得破爛的趕到爐灰道里去躲避。“去吧，去吧！你們這些神頭鬼臉的推爐灰的，到

爐灰道里去吧！”管事人這樣驅趕着人們。

葛大員站在電台前面木頭箱子上講了一頓話。話里給人們一些“甜頭”，許下些空頭支票。譬如：大家要好好的工作，生活很快的能提高，我們要建設工業新國家……一类好聽的話。人們是



“姑妄听之”罢了。葛大員走后，跟随来的留下担任工作。这些人們自然和“凡人”不同，而是高人一等的人。他們穿着長袍短褂，挺胸鼓腹。天天轉轉磨磨、指指点点，看不起多年留在淪陷区受苦的职工們。工人們称他們为“躍达工程师”。

国民党接收人員对职工說話，常常帶一股傲气：你們淪陷区的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这些职工的罪过，而日本投降則是他們的功劳似的。听话的人心里真不是味兒。

国民党把过去的汉奸队改編成什么“先遣軍”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解放軍。抗战期間躲避到遙远的南方的国民党军队开过許多来。哪里像个战胜国的士兵样子，一个个都灰溜溜的，紀律極坏；在街上随便串游，見什么拿什么。向小鋪或攤販强行賒賬，跟他們要錢，就“啪”一个嘴巴：“老子抗战八年，拿你这点东西还要錢！”他們經常把發电厂的煤炭弄去燒火做飯，还偷着运出去卖錢。打罵侮辱工人和老百姓是常事。一次，在溝口，一个国民党兵換崗回来走过那里，遇上汽机场的一个老工人大便，过去大喝一声：“誰叫你在这兒屙屎？”上去就是一槍托子。

“發电厂院里沒有厕所呀，老总！”

“不行，弄掉！”

老工人預备找鐵鍬除掉的时候，他硬逼着叫他用手捧起来。

后来，胡宗南的队伍来了，工人們不敢到澡塘洗澡了。因为那些军队里有很多患梅毒病的，澡塘里药棉紗布扔了滿

地。

他們改編的“先遣隊”，軍官大量吃空額，遇有什么檢閱点名的时候，强拉些工人們来穿一会儿軍裝頂頂數兒。“来吧，来吧！老赵、宋师傅……来帮帮忙！”不帮忙还不行。职工和老百姓們看到这些国民党大員和军队的行为，心里就又冷了半截、怒火慢慢升起了。

## 二十四、坏了五号汽机

国民党內部有很多派系，像什么西山會議派啦，政學系啦，C.C派啦……派系十分繁杂，名堂不一而足。“八·一五”以后，接管經濟部門的“資源委員會”，據說是屬於政學系系統的，他們与C.C派矛盾很大。資委会下面設有電業處，電業處下有冀北電力公司，再下面有北平分公司。石景山發电厂改稱發電所，屬於冀北電力公司北平分公司管轄。就是這個發電所，在它的主要負責人方面，也分成好几个派別。“七·七”抗日戰爭前修建的老厂負責人石明俊副主任和工務課長杜某、維護股長王某屬於老派；日本統治時來廠的毛文倫、湯其新等另屬一派；日本投降後隨國民黨來接收的所主任陳康、總工程師方宗文、工務員丁敬忱、張強等屬於新派。這三派在廠里爭權奪勢，互相排擠傾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接觸中，新派常常露出藐視老派的神氣，因為老派是曾經給敵人做过事的。老派對新派也不服氣，因為自己覺得守着這個破爛攤子辛辛苦苦多少年了，發電技術方面也摸出些經驗來，新派一來就指手划腳，他們心里不舒服。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職

工，看透了他們這些勾心斗角的勾當，有機會也就利用一下。比如，老派抓黃色工会的時候，幾個進步的職工要建立職工圖書館和俱樂部，找新派去商量，就比較容易得到允許。最突出的事件，是一次停電事故，集中地表現了工人與廠方、新派與老派之間的矛盾。

那是这么回事：五號機是15000瓩的大發電機，在當時是一部主力機。因為日本投降前安裝的六號機和一般的汽機構造不同，質量又差，是當做試制品出產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們很難摸準它的性能和規律。從來沒有達到過規定的發電能力；平常情況下是開三個月就得停半年。人們對六號機是毫無信心的。這一次，六號機正停着，三號機早幾天也出了毛病；只有四、五號機發電。這一晚，正在高負荷的時候，電壓忽然沒有了，造成大停電，北平城拉了四分之三的線路。用電戶着急、罵街，發電所的頭兒們抓了瞎。

所主任陳康和總工程師方宗文圍着五號機轉來轉去，跟着干活的摸摸這、摸摸那，反正是發不了電。方宗文等認為是殘余勵磁機的問題，主張用干電池沖，白鬧了一陣子還是不行。怎麼啦，這個發電機真奇怪，不是成心跟接收不久的國民黨大員鬧別扭嗎？

一來二去，折騰了九天沒有修好。陳康、方宗文等只得“不恥下問”，征求老派人物的意見了。老派工務課課長杜進華心里早就有了個數兒，因為他們不求他，他也不就不湊前，越是沉住氣，結果“威信”就會提得越高啊！

杜進華心里有什么數呢？他會修機嗎？不，他還差得遠。不過他了解哪些工人是有把握的。於是，杜進華就說：“好吧，

看我們吧！”

杜进华找到电气工人王俊恒、吳洪茂等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王、吳回答的很干脆：“下午3点钟可以發電。”原来这几位青年工人，在已离开厂子的老师傅李玉庭手下干了几年活，电气活兒摸得相当熟了。当这次五号机發生事故的时候，他們就看出是励磁机断線的毛病，修理起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是陈康、方宗文們一开始就沒有把小工們看在眼里，把他們撥拉到一边去干別的活兒。青工們呢，在那种情况下，当然用不着向前湊合。借着这样一个好的机会，讓新主任和总工程师露露臉兒和較量較量本事不好嗎？

既然他們表示了束手無策，又有杜課長謙恭下土地一番邀請，王俊恒和吳洪茂等就出来了。一来二去，只是半天的工夫，他們修好了“一万五”，讓北平城四分之三黑灯九天的地区又有了灯亮兒。这一下，有人抖起来了。誰？杜进华！

从此，职工們送給总工程师一个綽号，叫“飯桶”。

从此，五号机吓跑了陈康。也許还有别的原因，反正就在五号机事件發生后不久，陈就离职了。

## 二十五、怠工运动

总工程师方宗文自从落了个“飯桶”綽号以后，就升为副主任了。从东北調来一位叫于永江的担任总工程师的职务。他在工人面前也鬧过几次笑話。最突出的一次是找动平衡，他算来算去，多算了儿公斤(!)嗬，这一下子差点出了大亂子。

这些主任、工程师、課長之类的人物，技术虽然不怎么高明，但是待遇却非常优厚。他們住在北宿舍——就是抗战前史四佳的、抗战后日本人住的宅院；家眷在北平城內。到星期六，一过中午就用汽車分头送进城去，星期一快到中午时再分头接了回来，此外还可以报销一天的旅費。他們在北厂小食堂吃饭，先吃后拿錢，就是說这个月吃了下月再掏錢。在那物价一日三漲的时期，所交一月的飯費也許頂上本月一兩天的飯錢，几乎等于白吃。厂方对待这些大头子們如此，对待工人們呢，和过去一样，还是十分苛薄，为了通过工头兒巩固他們的統治，不惜以許多花样和名堂来收买工头。給他們“准職員”的名义，使他們有当職員的盼头；还發給每人一件短大衣穿……諸如此类的福利还有一些，來分化工人的队伍。

工人們亲眼看到和亲身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腐敗政治的恶果，对内压制民主，发动内战；对外执行亲美、媚美外交，蒋介石甘作美国的兒皇帝。国民党統治区，差不多就变成美国殖民地一样了。美国兵橫行霸道，在北平竟發生侮辱女学生沈崇的事件：美国吉普車撞死中国人的事層出不穷。国民党反动派和他們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者繼日本之后，进一步地压榨和掠夺人民。另一方面；在解放区，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人民过着自由民主的生活，在建設着幸福的社会。这些情况，这个鮮明的对比，工人們虽然不是很清楚明白，但国民党的爪牙們也沒有办法完全封鎖住消息，蒙蔽住大家的耳目。在这种形势下面，人民何去何从，心里多少有些打算。工人們在生产中出現了一种主要的斗争形式——怠工。当时

人們称做磨洋工。以促使国民党反动派尽早的垮台。

怠工的办法可以說是多种多样。比如修理厂，大伙在一个大扇子里干活，上班就是閑聊天，講故事，說笑話。机器似轉不轉，很多时候，就讓全部机器休息了。門口設个放哨的，有什么主任、課長之类来的时候，放哨的伙計喊一声，机器立刻轉动，等巡視的走了之后，机器又停了下来。后来竟發展到上班蓋蓋圖章就蹤走了。青工刘玉珍、崔登林上班后却蹤走替家里赶毛驥去了。头兒們对一些工人，再也不敢吹鱉子瞪眼睛。兩個推煤工从北厂向南厂抬东西，仅仅隔一条鐵道，一趟就用它半天的工夫。起重工的把头想干涉一下，推煤工陆增珍抽出大杠子来要揍这个把头。厂里的事故天天出。北平的电灯天天暗。工人們处理事故也不徹底，完了打电话写加班。做坏了活兒就“貼膏藥”，后果如何也不去管它。

在这时候，工人們很苦悶，一般工人既不想學習文化，又不想鑽研技术，沒有事干，宁可要錢。賭博風氣盛行。上了班一样賭。不賭錢的回到上古时代的漁、獵生活。工人王志邦、秦煥彰、李建宝……一些小伙子們，要是上夜班，白天就出去打獵。一出去就是一天。到八大处、饅头山、紅山口、老山、一溜边山府……哪兒都去。打些兔子、斑鳩、狐狸、地鴉。有个时期，兴起釣魚的風氣。下了班，吃点东西，拿起吊竿，忙忙迭迭地就走了。在水池子边上一坐老半天。困了到上班以后再打盹睡覺。連修理厂的老师傅張玉庭也对釣魚上了癮头。

職員中間，赤心“报国”积极生产的也極少見。外号叫當不管的老職員常进安，真什么事也不管。他愛喝酒、打太

極掌、寫打油詩。鍋爐滅了火他也不着急。

“爐條不轉啦！”司爐告訴他。

“不轉就不轉吧。”

“火停啦！”

“停了吧。”

剛剛大學畢業出來不久的技術人員李昌溪，看起來很精神。一來很積極負責，看來是想干一番事業樣子。但是過了些日子，環境使他消極下來。變成個少年老成的“老薦兒”而且“涵養性”大到這種程度，着了火也不着急。當有人告訴他“着火啦”的時候，他用他那東北口音重複一句說：“四（是）着火了嗎？”

他老是愛站在一個地處不動，或者不快不慢地撓他腿上那塊長年不愈的千癬。他對工人們很好，人們親切地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棍兒哥’。就是因為他常常站得像棍兒似的不動彈。

黃色工會的頭兒們借全體工人名義弄了糧食來私分；煤場上掌秤的職員又置宅子又買地，還扎上嗎啡針。駱駝駕煤來一麻袋，過兩回秤。閑來閑去，够燒一年的煤（多大的數字！）都查不出賬來了。

事故無數，常常電死人。停電更是常事。北平市民管發電廠叫‘黑暗公司’。工人們用几句簡單的語言，道出這裡的情況：

高壓爐火滅啦，

機器停啦，

值長睡啦，

## 北平灯暗啦！

人們生活得不到保障，怎么能来勁！国民党来了不久，物价又上涨了，生活水平自然下降。老工人們回忆起1942—1943年来，就会心惊肉跳，飯都吃不下去了。每次吃饭像应付差事似的，未曾端碗先嘆气：“咳，吃饭啦！”（拉着長声）什么味兒不去想，先想够不够吃。

發工資的时候，大伙都搶先去領，領完跑着去买东西。排头和排尾买东西的價錢已經差了許多。开始發工資叫手拿，到后期，国民党快崩潰的时候，用洋面袋子裝，几个人一塊領就用大筐抬。鈔票像爛紙一样的不值錢了。賭局上这样叫喊着：“我下这半斤的！”（鈔票用秤称起来）

“完了，快完蛋了！”职工和老百姓就是这样詛咒他們，預測时局。

## 二十六、进步歌声

1946年春，国际工联要来中国參觀。当时世界上有兩個国际工会組織，这里指的是反动的“工联”。北平市政府要石景山發電所在国际工联來參觀之前組織起工会来。發電所負責人便叫在青年工人当中推出几个人做筹备工作。当时推出的代表有这么几个人：蔣甫成、王俊恒、苗立田、李林杏、張景先……等。

市里發下来会章草案。在王俊恒、張开成等倡议和坚持下，把会章修改了几条。主要的修改是把关于發電所主任和職員入会的一条，改成他們有入会权，沒有选举与被选权（免得

被他們把持了工会)。

还修改了几条别的，即印發給工人們。

快到选举的日子，群众在下邊醞釀，准备选張、王等領導工会。但是到选举的前一、二天，張、王都走了。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張开成是有意躲回家去的。因为他从被捕出来以后，觉得自己目标突出，只願做些实际工作，不願出面領導。而王俊恒呢，正赶上件要緊的事情，非离开厂子不行（中共北平工作委員會調王俊恒到固安县城北一个小村里彙報工作）。

就在5月10日那一天，进行选举了。張景先主持的选举会。一来二去就选上了張景先当理事長，理事当中有李林杏、曹根鈞……人。人們内心对張开成、王俊恒不在場是有意見的，然而，王俊恒回来也沒法解釋。

过了几天，張、王回来之后，工会領導機構早已选定。但是工会干部還沒有补充齐备。俊恒便設法介紹了一些进步工人到黃色工会里去工作：席長勝做福利干事，包信忠做文娛干事（兼管俱乐部），高紀林做衛生干事……在很短的時間內，工厂的文娱活动开展起来了。成立了歌咏队、話剧团、京剧团……組織。参加活动的包括不少的进步工人：如王俊恒、席長勝、包信忠、刘玉珍、夏保毅、李建宝……；也有国民党黨員參加。他們都跟着唱《黄河大合唱》《矿工曲》《伏尔加船夫曲》……进步歌曲，演出責罵国民党的話劇。

就这样，黃色工会实际上被进步力量所掌握。張景先、曹根鈞、赵富庸之流，也就是过一过当官兒的瘾（什么理事長、理事之类），出一出風头而已。

当时，技术人員沒有参加工会，但是有几位技术員在进步的工运当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6年10月底，一批大学生到石景山厂来做實習員（實習半年后轉為工務員）。其中有一位叫沈基才的，是廈門大學电机系畢業的学生。他在学校时就參加些爱国活动；来到石景山，当然不甘心生活在技术員那种沉悶的圈子和窒息的空气中。他为了探寻革命組織，为了团结和联系周围的技术員，为了接近工人，想了一些办法，进行了一些活動。

沈基才来厂后一个多月，就打算先在技术員当中建立一个互相联系的組織。于是，1946年12月中旬，在技术員中傳閱着这个組織的發起書，征求簽名。發起書是这样写的：

### Turbine Club(透平俱乐部)發起書

“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說，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但我們希望就在这沙漠里栽下一根綠草，或許到明年春天，蔓生成一片青綠的草地。我們倘若能呼吸一点有生命的氣息，該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我們深刻地感到工作的余暇太过于沉寂与枯燥，我們奈不住如此的氣息，扯起嗓子，我們不自禁的要喊着：“打破沉寂的空氣。”

打破沉寂的空氣，讓我們共同努力，共同設法，來推動我們之間的团体活動，Turbine Club (透平俱乐部)的目的，如是而已。

重復一遍說：Turbine Club的目的，在聯絡同人感情，在交換同人知識，在促進同人的福利。

來罢，我們伸出手，簽名。

12月17日晚，透平俱乐部开了成立会，20多位实习員都参加了这个組織。在成立会上推选出干事五人，組織干事会。沈基才在干事会里分工負責学术，他借此名义便把一些进步書刊如《文萃》、《民主》、《文匯》、《經濟通訊》、《理論与現實》等展覽于职员大飯厅內（当时沒有圖書館或閱覽室），以供同事們交換閱讀。工厂的头兒們由於糾纏在新旧派系斗争中，無暇顧及俱乐部的活動。黃色工会的理事們也沒有注意这些。

不过，这个俱乐部的活動，还只是在技术人員当中，因为工人很少到北厂职员宿舍来。沈基才等便設法打破这个圈子，在他們实习期滿轉為工務員時，有几个实习員要求下現場工作以便有接近工人的机会。他們到工人家里進行訪問，慢慢熟悉了一些工人。沈基才被留在工務課工作。他帮助行政上成立一个圖書館。讓工務課的另外一位技术員吳統光兼任館長，沈任副館長。他們到城內“朝華”書店买來大批書刊，包括不少的世界名著和苏联小說。号召工人前來借閱。当时便發現了工人王俊恒、苗立田、繆克礼等常來看書，就这样認識了他們。在敌伪和国民党統治时代，資本家或其他統治者們是不把工人当做人看待的，在技术人員和工人当中有意識地創造一道鴻溝，使其互相仇視，就这个厂子來說，他們的活動可以算做打破傳統旧習慣、溝通职员与工人之間的



联系的一个开端了。

沈基才与王俊恒商量着召开一次“讀者座談会”，召集了常来圖書館借閱書刊的几个人：除王俊恒外尚有苗立田、繆克礼、韓子修等人参加。以后，王俊恒邀沈基才、邱玉民二人到工会福利部办的工人業余补習班教課，并参加领导歌咏队和壁报工作。

当时歌咏队的活动很經常、很活躍，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队员們就集合在职员宿舍，少者十四、五个人，多时到达二、三十个人。王俊恒負責联系、召集等一套組織工作，沈基才負責选印歌篇和教唱。当时积极参加者有刘玉珍、夏保毅、席長胜、李建宝、沈佩良、李林柏、李良亭、繆克礼……人。除了上边提到的《黄河大合唱》《矿工曲》之外，还学过《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一些进步歌曲。在唱歌之余就天南海北的聊天，这样一直坚持到快解放的时候。

这一个时期，老工人王文炳沒有参加工会工作。党給他的指示是积极鑽研業務，向掌握全面發电技术方面努力。另外，團結一部分职工群众，个别的發展党员。——党的这些指示和企望，他做得很好。在鑽研業務方面，他已经提高为工程师的水平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来接收时，沒有帶來多

少技术人員，不得不在技工当中提拔一些做助理工程师。王文炳就是当时被提升的一个。他当了助理工程师，負責檢修股的工作。

在團結职工方面，他做得同样好。对一些家庭有困难的工人，他首先出来帮助。他的群众关系很好，威信很高。提起王文炳，人人伸大拇指。他也很会对付敌人，工作又做得很巧妙，因此，連張景先也鬧不清他是什么人，有一次，張景先还向国民党区党部保証：“王文炳是好人！他的什么事我都知道。”王文炳听了这話，心里說：“什么你都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就不知道。”

張景先在区党部开会回来，把他們要逮捕誰們的黑名单子叫王文炳看，他是那样信任这位四十多岁的老好人。因而，后来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文炳同志的确沾了張景先这个“好”防空洞的光了。

## 二十七、《陞官圖》沒有演出

在日寇統治时，發电厂里共产党的組織遭到破坏，但是，正如那句名詩“野火燒不尽，春風吹又生”所說的一样，很快地又有了党的組織。在国民党統治的几年中（1945—1948年）虽然也抓人，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們一个也沒有抓到。这些人和他們居住得很近，甚至住同屋；上下班走一个大門，甚至在一塊工作。

倒是有一次，几乎抓到一位共产党员的关系（尚未入党），然而逃掉了。这个人叫張利明，安平县人，二十多岁，

在鍋爐場當司爐。他和汽機場五號機凝結器的司機郭棟臣是同鄉，也是朋友。郭棟臣是共產黨員，1945年8月杜信同志率領503團攻打發電廠的戰役，郭棟臣、張利明就參與了戰役的整個計劃工作。當時，黨確定不使郭棟臣、張利明暴露，繼續留在電廠工作。但是1946年1月間，又把郭棟臣抽出去，到解放區工作去了。在他走前，囑咐張利明說：“我走啦，今后你要提高警惕。”

郭棟臣原來和韓奎山、韓鳳城等人接近，1945年8月23那一戰，二韓率領着八路軍進廠，而且參加了戰鬥，公開了身份，戰役過後便隨軍隊撤走，到解放區工作去了。因此，郭棟臣和張利明在電廠里有些暴露了。郭棟臣一走，張利明的身份就更明顯了些。



在這以前不久，發電廠來了兩個國民黨特務。

一個穿着大衣，一個穿着長袍，戴着禮帽、圍脖，腰里別的手槍就露在外面。這倆家伙，經常坐在大門口看着工人上下班。眼睛滴溜溜地察顏觀色。他們倒是不去機器房里亂轉。

可是，這一天，他們破例到機器房里了。1月27號（郭棟臣走了不久），張利明上前夜班，下午7點

多鐘，打更的老工人白得福領着那兩個特務到高壓爐。看了看張利明在。問了句：“杜進華課長沒上这里來啊？”就叫白得福領着去值長室找杜課長（工務課課長）。過一會兒，值長室的雜役于學明出來找張利明了。“張利明，值長室里有人找你，叫你快去。”

老張這時非常機警，腦子轉得很快，他想起郭棟匪臨走以前囑咐他的話“要提高警惕！”知道這倆家伙叫他去沒有好事兒，就編了一句巧妙的謊話，對那雜役說：“哎，我就去。等我拿棉襖穿上了。”他說着，到存衣室拿棉襖的時候，繞了个彎子，趁另外一個司爐和那雜工扯閑話的工夫，老張從另外小門里躍走，下了大樓，向東南方向跑走了。他怕特務給看大門的電話攔住他，便不走大門，繞到石景山根底，用木板子翹着電網，冒着生命危險，仰身鑽了出去，連夜逃往北平，第二天清早坐上火車，回安平老家去，不久就在農村正式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到華北局城工部，為準備解放北平而工作了。

除了這一次，還抓過人。抓過一個小买卖人，賣布頭兒的。這是在1947年國民黨大批發展黨員，成立了一些特務組織之後的事。1947年，國民黨在工廠里早已公開了。區黨部總負責人王順清就是發電廠的一個職員。他們宣傳電廠要大批裁減人員，号召職工參加國民黨。絕大部分職工不信這一套，他們就用利誘、欺騙和威吓，用拉夫的方式拉進一些人參加國民黨；個別人怕打破飯碗，就答應：“給我填個名兒吧。”有一個職員說：“我這是第四次加入國民黨了。”

不久，就發展特務組織，國民黨員曹根鈞、陸忠峰……十四個人參加了“中統”。他們在職工當中橫行霸道，為非

作歹，打人、罵人、敲詐……只要得罪了他們，就報告上去，把人抓到北平什么警备司令部之类的特務機關里，受着折磨、摧殘，其實他們都是些普通工人。

當他們快完蛋的時候，折騰的更利害了。成立了“清共先鋒隊”“生產促進會”……名堂不一而足，實質上都是一路貨色。

這時，張景先當了國民黨的保長，曹根鈞升任黃色工會的理事長。“清共先鋒隊”里的代表人物，有一個叫李崇杰的，外號叫“蝎拉虎子”。瘦的成了一個長條了，腦瓜上老擠着紅點，個子不高，尖嘴猴腮。腰里別着手槍，看那個派頭兒吧，整天在街上幌幌悠悠。

這一天，“蝎拉虎子”在街上蹣跚，一抬頭看見一個人進了廁所。他懷疑地想：“咦，這個人怎麼一見我就躲到茅房里去了呢？有鬼！”他想着就跟進廁所去，假裝解手，偵察那人的行動。他用眼角掃見那人的胯骨上有一塊鼓鼓囊囊的，疑是手槍，立刻抽身出來。一躍小跑，報告了當街駐的國民黨軍隊，說是有個八路軍的便衣偵探藏在廁所里。嗬，這一下子可攪亂了整個軍營和整個廣寧坎了。出动了一個連的軍隊，步槍上了刺刀，三挺機關槍，沖着公廁架起來。那個被稱為便衣偵探的人被逮捕了。弄到軍營里拷打、盤問，把一個賣布頭兒的买卖人差点折磨死。後來，實在問不出什麼，把腰包里的錢留下來，人找了北辛安的亲戚做保才放走。

群眾看着這些人物和他們的所作所為，背後說：“這和鬼子在的時候有啥分別呀！長不了的！……”

但是，他們鬧騰的無論多凶，的確沒有發覺一個真正的

共产党员呢。前面提过，保长张景先就替王文炳打过保票。

主要的原因，是共产党的工作做得严密，有办法。他们不发生横的关系，父、子不相告。党员们到解放后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才恍然。“原来你是啊？”“你也是啊？我早就猜到的……”

可是国民党的特务们并没有猜到。

共产党当时有几支细流，互不通气。几支细流，流向一方，都是做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都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影响，有很高的威信。

在党的影响下，群众觉悟也逐渐提高了。不知谁，在机器房的墙壁上用粉笔写着高尔基的名句“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在北宿舍门口发现一张大字报。内容是讽刺事务课张课长的，并附有漫画……

上面一节谈过，王俊恒、席长胜等人参加了黄色工会，他们在里面起的作用很大。团结了许多正派工人。为工人的福利事业，文娱生活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京剧团经常演出，话剧团除了演出《禁止小便》《报纸以外的事》等讽刺短剧以外，还排了《陞官图》大型讽刺话剧。

1948年快解放的时候，厂里驻了城里来的武装特务“人民服务队”四、五个人，他们比张景先、曹根钧等“精明”一些，禁止工人再唱《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并且建议工会不要演出“陞官图”了。王俊恒听到这个消息，就找了理事长曹根钧去谈。曹根钧信服王俊恒的话，就像张景先信服王文炳一样。这一回，曹根钧还激动地说：“一定要上演，谁不叫演谁就是‘陞官图’里的貪官污吏！”

“理事長”这么一發話，舞台監督王俊恒等就更積極籌備上演了。那时沒有女演員，挑了鍋爐房年輕漂亮的小伙子閻相河扮演女主角。

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正在做布景、制道具的时候，形勢急轉直下，更重要的工作等待俊恒他們去做，因而《陞官圖》沒有演出，石景山就解放了。

## 二十八、黑山头燃燒起来

1948年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广大的东北地区，关內的形勢也急轉直下。石景山是重工業区，对北平來說，是很重要的，人民解放軍某軍官說：“北平的国民党如不投降，我們去拿石景山。拿下石景山，等于去掉北平敌人的眼睛，叫他們夜裡出門碰鼻子！”

1948年12月上旬的一天，曹根鈞坐在工会办公室里和他的同僚們四、五个人在談話，在議論着国家大局。曹根鈞兩手抱膝，背靠圈椅，像个領導者似的，說：“長是長不了啦，可是过年这頓餃子，反正得叫吃上。”可惜他不是預言家，時間提前了好多天。

国民党死前掙扎是很凶的。所謂“华北剿匪總部”天天來抓兵。工人們提心吊胆，一听说“来啦”，“忽啦啦”都跑到机器房里躲起来。真真假假，鬧得人心惶惶，坐臥不宁，人們盼着暴風雨的来临。

12月10日以后，北平到天津的火車不通了。领导王俊恒的党的工作者被困到天津。本来，他們商量在这几天里研究护厂

工作的。怎么办？不能等待了，王俊恒就找沈基才商量。恰好，沈基才于11日曾进城找組織联系。得到指示：迅速着手建立护厂組織，迎接解放。王俊恒与沈基才进行了研究，做了計劃。并且給几个人布置了任务：讓总务股李某把人事档案保存下来；讓繆克礼保存下現有的材料賬；王俊恒要搞到一个国民党黨員的名冊；沈基才把一些机器設備圖紙保存住……这些，都是为着解放时順利接收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讓全体职工保护住所有的机器。14日晨，沈基才找厂方負責人于永江去談，于同意組織护厂委員會，并讓沈放手去做。王俊恒找曹根鈞談，曹对于时局本来是無知的，他以为共产党来了也站不長久，所以同意王俊恒的說法：“不論国民党、共产党，誰也不能叫他破坏机器。机器是工人的飯碗子呀！”

护厂委員會組織起来了。于永江、曹根鈞担任正、副主任。沈基才、王俊恒、包信忠、席長勝、繆克礼、沈佩良、李良亭等八人担任聯絡工作。14日整天，緊張地工作着，寫布告、發傳單，宣布消防、救护、警衛、聯絡各組的工作範圍和組成人員。檢查水桶、水龙帶等消防工具。号召大家好好护厂，大烟囱不能倒，机器不能坏……一直工作到深夜。

14日半夜，街上發生了情况，从保定退到門头溝、又从門头溝退来的王鳳閣的队伍和原来伪軍改編的‘黑狗子’队的一部分在街上乱搶东西，有的手表帶了兩胳膊。护厂委員會出面和国民党軍隊交涉，讓他們制止，他們也不管。一直搶到15日早晨。这时国民党的軍队（不到一个团）已經撤到黑山头和石景山上面去了。厂子里只駐有十几个人。

15日上午8点多鐘，忽然听到槍声，几个穿灰色軍裝的战



士，沿着鐵路，悄悄地走來，把電廠大門崗哨（國民黨兵）兩槍撂倒兩個，石景山和黑山頭上的軍隊還不知是怎么回事呢。一共有八個穿灰軍裝的進了電廠，爬上煤粉爐大樓。他們和工人一起保護住機器。

从这以后，在铁路上或在电厂门前有个国民党士兵走过，就有一颗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子弹，非常准确地把他打倒在那里。工人们到吃饭的时候，就争着给楼上的八个弟兄送饭。那就是工人们称之为护厂和解放石景山有莫大功劳的解放军八勇士。

16日晨，街面上的国民党军队乱跑乱窜，口哨声，叫喊声一陣过去，街头靜下来了。只是一刹那，‘轟’的一声炮响，工人们从窗户里望着高处，黑山头上冒起了万丈烟火，国民党最后的窩穴被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几下‘轟’平了。

轟吧！轟吧！把那群吸血鬼、卖国贼们轟死！把几千年的不合理制度轟掉！

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在解放的炮火中死灭；奴隶们，起来了，要做万古千秋的主人！

## 二十九、神搶八勇士

在上一节，談到石景山解放時候的情況，看來太簡略了。其實，說起來倒確實好像那麼簡單似的。到如今，石景山發電廠里的老師傅和居住在廣寧鄉村的老戶，都清清楚楚的記得：

“1948年12月15日上午9點鐘，八勇士先後襲進了發電廠，登上五層煤粉爐大樓；16日上午8点多鐘，炮打黑山頭，三炮就把國民黨匪軍閣樓擊平了；17日石景山全部解放。——對了，就是這個簡單的過程。”腦子里像刻上印版那樣清楚，記憶里像對自己的生身年月那樣真切；當沒有親身經歷的人問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興趣盎然而且激情地講給你聽。如果你再進一步問詢，要求補充一些細節的話，當然，他們還會對你精采地描述八勇士的搶法如何準確。“真是不愧被人們稱做神搶手。仅仅八個解放軍，深入碉堡林立的匪軍重圍，鑽進敵人的腹心地帶，可是匪軍就束手無策，莫奈何他們，就不敢沖進勇士們占據的煤粉爐大樓。”這是一位在解放前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同志講述的。

“不，”一位老工人糾正說，“匪軍怎麼不敢沖呢？不是抓住電廠看大門的老趙——趙煥廷給領路嗎？真他媽的松蛋！匪軍自個兒怕挨揍，怕吃‘湯圓兒’，抓工人引路。可是呢，趙煥廷老漢才上了几蹬樓梯，就‘嗖’的一個槍子兒，打飛了老趙的破毡帽，腦袋皮也給蹭了一家伙。趙煥廷就噠哩咕嚕地滾下來了。那個匪軍早就趁勢顛（兒）他娘的啦！”

“你知道嗎？”另一個老工人興奮地接着說：“八勇士既 是神槍手，怎麼沒有打中了趙煥廷的腦壳呢？那是因为他是工人，解放軍不打工人，專打國民黨匪軍呀！打飛了老趙的破毡帽頭兒，是为了吓唬吓唬他。”

“嗨，吓唬那一下可不得了，划破了头皮，还吓病啦，在炕上躺了好些天，真倒霉！”

“誰叫他給國民黨領路！？活該！”

“就是，就是。”

談完了國民黨匪軍抓趙煥廷引路上樓的故事以後，就要接着談工務員沈基才和工人王正玉、梁會昌，助理工程師張杰等人給八勇士送大餅、提开水、找擦槍布的故事了。談完了這一節，不可避免地就會談到八勇士中的負責人，那位端着冲锋式的連指導員王世忠同志怎樣在深夜時分，從五樓下到三樓給主任辦公室里國民黨匪軍打電話的故事。談起這個，人們會特別感到興趣，像聽神話一般。

“還有一段插曲和笑料呢！”有人又開始補充了一段：八勇士進入大樓的那天晚上，也就是八個人與敵軍數百、數千人對峙的那天晚上，半夜里敵人忽然炸了窩，亂轟轟地鬧騰了一大陣子。匪軍營長以為解放軍里應外合進來摸營，當他慌忙奔出去以後，才知道是他帶的一群士兵中的一個，打盹時從桌上跌下來，自以為是吃了八勇士的手榴彈，大呼救命，把全屋的匪軍都吓醒，大家惊慌了一陣，然後又互嚷互罵了一陣，匪軍營長無可奈何地把那個小兵臭罵了一頓，才又回到主任辦公室里。

人們談完了八勇士，就談炮打黑山頭了。這是更为清清

楚楚的事实，因为黑山头高聳入云，躲在职工宿舍的每个职工同志都清楚地看得見，也都在盼望着早点解放，殷切地眼睜着黑山头上的敌人碉堡怎样被解放军的大炮轟平了，掀掉了。开头兒，炮彈并不落在碉堡上，第一、二顆彈擲在碉堡兩旁，轟轟兩声，打得烟塵弥漫，砂石飞揚。有些职工，心里覺得可惜；有的替解放军着急。“怎么沒有打准呢？”哪里曉得，是解放军的神炮手富有經驗，他們清楚地知道匪軍会埋伏在碉堡四周战壕里。果然，兩炮响过之后，就看見碉堡四周溝壕里沒有被轟死的匪軍士兵，紛紛露了头爬了出来，像螞蟻似的黑糊糊一大片，鑽进碉堡里去。正在这时，‘嗖’的一声，第三顆炮彈飞上去了。不偏不斜，不高不低，“轟”然一声巨响，恰恰正正命中敌人碉堡——居民普通称它做“王八窩”的那家伙。这一炮就掀掉了。“哈哈！”啪啪啪，多少观陣的职工和居民發出助威的欢呼和鼓掌声，激动的叫喊！哪像在战火下的生活，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处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面。人們談起这一段來，真是异口同声，兴高采烈。

就在那天夜里，石景山上的敌人企圖逃跑。豈知道，他們的命运已經注定了。一部分踏着結了冰碴兒的永定河激流，向長辛店方向逃了十几里路，到那兒去向解放军繳了械；另一部分連同一些‘官太太’們，想踏着鋼鐵厂才結了冰的大水池向东窜逃。可是，薄冰承担不起这帮匪軍和养肥了的官太太們。于是接二連三，扑通扑通地都沉进冰窟窿里去。第二天，鋼鐵厂的工人和解放军用鐵鉤子打撈上来。看吧，匪軍和太太們的死尸都拳着胳膊，不知是在死前感覺冷的緣故，还是舍不得离弃他(她)們臂上搶来老百姓的手表，手飾。有的

手表帶了兩胳膊，有的一个手指上帶着一埠金戒指兒，像冰糖葫蘆似的……。

解放石景山的戰爭輪廓，大致分为上述三段：即八勇士進發電厂、炮打黑山头和全歼駐石景山的匪軍。

解放过后，听说朱总司令、賀龍同志等还到石景山来过呢。他們看了看八勇士占据的五層大樓、地勢險峻的黑山头和石景山。文艺工作者們还給八勇士画了連环画兒，登在画報上……。

簡單過程，就是这样，如果想再細致地了解那次战役情況，还可以到北京圖書館，查一查1949年2月2日《人民日報》北平版創刊号第四版上，有展潮同志一篇生动而真實的通訊，題為《解放石景山的英雄們》。

### 三十、灯光特別輝煌

石景山發電厂职工的任务当然是發電，所以除非处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他們是不停止發電的。就像为了解放石景山而进行的战争，經過这样大的事件，發電厂的大烟囱才有一天多沒有冒烟；隆隆作响的机器不到兩天就又轉動了。說起来真是奇迹，这不能不归功于人民解放軍（特別是那开始襲入發電厂的八勇士）和本厂职工們的奮勇精神。

如果不是八勇士保护住厂房，国民党匪軍定会砸毀机器或拆走重要部分的。还在八勇士襲來之前，匪軍就偷偷摸摸地把貴重的机体溫度計捆起来，搬运走了好些。自从八勇士上了樓，匪軍不用說上樓动机器，就是走近一下厂房，腦袋

上也会被穿个窟窿的。

职工們呢？早在解放前几天，就組織起护厂队伍来，厂里地下黨員、工人王俊恒和工務員沈基才等同志特別積極卖力，在护厂工作中，黨員和工人群众一道进行組織和宣傳工作。黨員在群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

1948年12月14日，沈基才、王俊恒等和許多职工忙碌了一天，写护厂布告、标語，組織消防队、檢查組……一直干到深夜。他們就在这天晚上，进住机器房，不回宿舍了。这也是一場战斗，是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机器房作了战斗指揮部。

經過徹夜的緊張工作，第二天，人民解放军的八位弟兄来到厂里，和职工們携起手来保护住机器。职工同志心里就更有了底。15日早晨，护厂聯絡組的同志們从机器房过铁路北、回到宿舍去，南厂只留下沈基才几个負責人和正在操作的运行工人們。从早晨8点多鐘起，响了一陣槍声之后，电厂所在地就进入战争状态。但是工人們照常操作，工作并未停下来。9点钟，八勇士上楼，到下午3点钟左右，仅仅停了六号机一台發电机。入夜才停电。

應該說是特殊情況了，15日晚停止發电。这时，每个职工和家属都感觉到环境特別靜，是从来沒有过的。街上的孩子早被大人叫到家里，閉上了大門。連鷄叫狗咬的声音都沒有。人都悄悄的，沒有一声吵嚷。当然，人們心里是很緊張的。怀着期待、焦急的心。盼望迅速解放、恢复生产，这是一般人的心理。

16日上午，大炮就打破沉寂开始轟鳴了。这天解放了广

宁坎村和車站。职工們心情宽松下来。沈基才等留阻在南厂已經整兩天，当他們趁着剛剛解放了北厂，赶回来和人們一道討論如何支援戰爭、組織擔架队……的时候，职工弟兄們彼此觉得好像多年不見的朋友亲人似的紧紧地拥抱了他們，还把他們高高地抬起来，跳鬧欢呼了一大陣。

一方面討論支援戰爭，同时也立刻討論起如何恢复發電的問題來了。

16日夜，石景山上的敌人一部被歼，一部夜逃（到別處去繳槍了）。人們知道，經過戰爭，停电再恢复發電是如何困难！第一，線路都打坏了；第二，應該先有厂用电才能起動發电机，当时是沒有厂用电的。不过，解放了的工人們，一开始就表現了刻苦、勇敢的精神和巨大的力量。从17日早晨起，九百位职工就为搶修線路和檢查机器而忙碌起来。另一方面，派人到門头溝方面联系。因为听说門头溝有一台小發电机，不用“厂用电”就可以开起来。解放了，和門头溝是一家人了。当时，把这情况向工人一宣布，立刻就有五、六十个工人挺身而出，先搶修通門头溝的線路。又有一部分人劈柴的劈柴，鏟煤的鏟煤，把低压爐燃燒起来。就在17日的下午，天還沒黑，門头溝送了电来，石景山厂的三号机开始轉动了。于是，就在17日下午6时10分鐘，开始了解放后的首次發電。經過一个解放战役，从15日下午停电，只16日停了一整天，17日就又發电了。从厂內出来的职工，因为兩個晚上沒有灯光，这时候怀着一种特別兴奋的心情，回头望了望大楼，又向前面牛山坡一帶职工宿舍看去，大家都感覺灯光特別輝煌。

## 三十一、糧食堆成山

石景山解放了，当天晚上就恢复了發電。人們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了新生活的开端。在工余飯罢，一些工人弟兄們湊在一起，談着关于解放戰爭的感想。对人民解放軍、共产党的感想，自己、家庭或同班工人在戰爭中的經歷和感受。真是談不完的新奇事兒。

解放前，人們不能公开談論時局，不能涉及政治，不能涉及共产党、解放軍。現在解放了，自由了。可以談所欲談。人們看到解放軍战士們個個年輕、健壯、威武，面孔紅紅胖胖的，身穿整齐的灰棉軍裝，头戴大皮帽子，槍枝整齐、漂亮。他們开进村街，要是在夜間，就不惊动人民，只是在临街的房檐下休息，不怕風雪的刺骨寒冷。百姓們向家拉都不去。如果向人民借用一針一綫，即便是个破盆旧碗，也一定归还。公买公卖，待人和气，“老大娘、老大爺”地叫着，使人实在感到亲热。人們想：历古来年，多朝多代也沒有見过这样的軍人。老人們說：“哪有过不打人、不罵人的軍隊呀？真是沒听说过！”豈止不打罵人，住在誰家就給扫院、挑水……，做些出力的活兒。——不要把这种事小看了，当然，过了几年之后，說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太習以为常了。可是在那当时，人民群众真当成稀罕極了的事兒呢！

石景山地区战争还未完全停止的时候，工人和家屬們就都从家里出来。帮助解放軍打扫戰場。要是从前，当兵慌馬乱的时候，誰还出大門呢？这个可好，人們都出来了。有的

到厂里去；有的到石景山上去逛。石景山上山的那条路，工人們和百姓多少年来沒有走过，很不熟悉，路又窄，還被老高的枯草掩蓋住。但是 17 号那一天，就把石景山上踩出一条寬闊的黃土路來了，你說是多少人走出来的吧！有些青年工人們，揀回些子彈來玩，他們很喜欢那些沒有爆炸的小地雷、手榴彈，像些小香瓜兒似的挺好玩。国民党匪軍敗退之前，搶的人民的米、面、杂物，到处丟弃。弄得石景山上小路旁边和荒坡上，这儿一堆米，那儿半袋面……，人們也順便揀回來。

解放后才一兩天，一个一个新奇的傳聞在人們当中傳开了。說是有个老太太的鬧鐘，买了是为的叫孩子早晨上学別誤点的，可是叫国民党黑狗子队搶了去。解放后，老太太沒有去找，心想找也是白費，还不知道弄到



哪里去了呢。沒想到，一位解放軍的战士，手提小鬧鐘兒，进门就叫着“大娘，大娘！你看看，認的这个嗎？”恰恰是它，解放軍替她找回来心愛的小鬧鐘。

說是誰家送給解放軍同志一點旱烟叶兒，還非給錢不行。發电厂的几个小刷子，解放軍借去写标语，因为买不到这东西，还想多借用一些时候，到別处去写。电厂总务股的負責人就声明送給部队用了，这么几个小刷子，电厂里有的是。可是解放軍同志还托人給送回一些錢来。

这种事兒太多太多，写一年也写不完。

解放后，兩三天，在广宁坎村街上召开了軍民联欢大会。解放軍一位政治理員講話，他說：“人民解放軍就是人民的子弟，換句話說就是人民的兄弟、兒子……。”在他說來這是一句極簡單、平常的話，也是極其真情的話，可是在人民群众听起来，太不平常了，因为人民經歷了多朝多代，見過各種各样的军队，但是沒有一种军队不伸手打人張口罵人的。都是站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日本鬼子投降后，蔣匪幫的军队来了，不是張口就說“老子抗战八年”嗎？現在人民解放軍自称是人民的子弟，見了人們亲切地呼喊着大爷、大娘、大哥、大嫂，小朋友，某同志。就是一个称呼問題，也深深地打动了人心。

解放軍無論住在誰家，立刻就像一家人一样，和老人談得来，和孩子玩得好；和工人交成朋友，和老百姓認成亲戚……，他們向群众學習过日子的道理，做飯縫衣服的技术；向群众講述战争的故事，世界大事，老解放区的故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故事……。

解放軍負責同志問詢厂里和村里人們有什么困难。人們

提出匪軍在的时候把人們搶光了，工廠里也不按月开支，物价一天三漲，人民不够吃的。解放軍負責同志立刻給开了介紹信，厂里派人到長辛店联系。回來告訴大家說，那里的糧食海啦！堆的像山一样高。有小米，有綠豆……，接着解放軍用大卡車一趟一趟的給運了來。人們个个喜笑顏開。老工人張玉亭說：“那怕光喝稀的也痛快！只要不受氣了！”

糧食源源運來，發電廠當時還沒地方放，就倒在北廠空場子上，堆了老高。工人和家屬們都拿了布袋、包袱皮兒來領糧了。解放軍負責同志說是暫時接濟，將來再想办法。職工們安心生產好了，解放啦，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 三十二、最初的印象

在石景山解放的前几天，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有的技術人員進北平城了。他們有的想：這次進趟城玩玩，以後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进城呢，在這兵慌馬亂的年頭兒。他們有的家在城里，趁歇班或請假回家看望看望。城里沒有家的，也趁歇班逛一逛。他們的生活比工人高的多。每逢星期、假日进城是極平常的事，可不像一般工人似的就沒有過這種閑情逸致的夢想。

进城的統共十一人。這裏面只有一个人是特殊情況，他的名字叫李守勤。他不是去看家，更不是閑逛，他是到城里冀北電力公司北平分公司和某些同志接頭、彙報工作和研究如何護廠、迎接解放的。

不論是誰，他們都藏在城內，回不去了。

他們剛到城里的那天晚上，參加了一個同事的結婚典禮。大伙兒正在高談闊論、逢場作戲的當兒，周振謀嘴唇湊到蘇逸萍耳朵上小聲說：“唐山‘丟’啦！”蘇逸萍沒聽清，腦袋又往周振謀嘴邊斜了斜，問：“嗯？”

“‘丟’啦，唐山！”

“噢！聽誰說的？”

“別人。別人听了收音機。”

他們把解放叫做“丟”。唐山、天津和石景山是聯合電力網。唐山解放，自然影响到石景山。再說，自从東北野戰大軍進關，和華北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勢如破竹，一日千里。唐山既“丟”，他們的石景山也就准“保”了。

婚禮也無心參加下去，他們回到電力公司，商量着明天趕緊回廠的事，看時局急轉直下，再不快回恐怕就回不成了。

明天？國民黨反動派哪裏還有明天！等到石景山發電廠進城的十來位技職人員，匆忙着要回廠的時候，消息靈通人士就告訴他們說：“得啦，別走啦，火車不通啦！”這三個“啦”字，使得他們都瞪了眼，沒有別的可說，只得留在城內，讓你逛個够。

北平和石景山中間被卡斷以後，北平就得不到電了。他們也估計到石景山可能不日解放，但是從北平能走出去又待何日呢？心里沒底，有一些人只得听天由命。

當時在北平圖書館裏面，有個鍋爐和兩台小發電機：一台70瓩，另一台130瓩。冀北電力公司就叫石景山來的十一個技術人員到北平圖書館里燒起鍋爐、開動小發電機了。這些技術人員，差不多都是大學或專科畢業的學生，懂得些發電

技术，有人是搞汽机的，有人是搞鍋爐的，有人是搞电气的。这样一來，就在圖書館里發起電來。当时北平當局还派了20名士兵看管着他們。这两台小机器，当然只能供給少數統治者的一部分用电；全城老百姓还是黑着灯。

他們十一个同事，就只得这样干起来。有的盼望北平解放赶紧回厂；有的怀着恐惧心理，摸不着时局变化趋向，糊里糊塗混时兒。过了兩天，石景山就解放了。但是他們不能回去，因为不容易出城。他們打听到有的老百姓換上一身国民党匪軍軍裝，推上个白菜車子就可以混出城去。当时已經混亂極了，城內軍隊缺糧少菜，你要說是隨軍伙夫出城买菜的話，就很可能混得出去。但是这些大学生有点胆小怕事，不敢冒險，只得困在城里了。

当然，李守勤同志心里是明亮的。他在这里有这里的工作。他和公司里的同志們印發傳單，写警告信給冀北电力公司的負責人們，讓他們好好保衛国家物資、迎接解放，立功贖罪、为人民效勞……。

同时，他也不是不急于想回石景山去。因为他早就向往着解放了的石景山了。

时局迅速發展，天津解放了。一天，苏逸萍和李守勤一班工作，二人閑談起來。苏問守勤說：“天津沒有戰事了，咱們这里的战争狀態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

苏逸萍确实是心里沒底，他看到李守勤天天平平靜靜，挺乐观的样子，和他扯扯閑談，無非想得些安慰的意思。当时北平市民和偽人員家屬都存放粮食，預备在那圍城时期度日的。守勤反問逸萍：“你看呢？”

逸萍說：“我家只有够吃三个月的粮食。”

“足够，足够！我看一个月的粮食就够吃！”

逸萍听了，心里一方面得到安慰，同时感觉奇怪：素以稳健著称的李守勤，怎么現在說話这么肯定呢？难道他是了不起的觀察家、預言家，还是他掌握某些內部消息呢？

后来，守勤的話果然兌現，沒等一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他們都回到石景山。过后多少时日，逸萍还常提到那时守勤的話。他說：“我当时糊里糊塗，只感覺守勤在思想方面比我們那十位都清楚，眼光高明，可沒有去猜想他是共产党员呢！”

当北平正式解放之前，开始和平談判、城門可以打开的时候，守勤就要求回厂。請示党的领导，也同意他回去参加恢复生产、筹备工会工作去。他于是串通人們回厂。他打听清楚，虽然沿路工事重重，道路坎坷，但騎腳踏車繞着路子可以回到石景山去。当时，还有一个伴兒願意同守勤一塊回厂。于是，他們出了西直門，弯弯曲曲地躲避着地雷，繞过坑坑壕壕，回到石景山來。

到和談完全成功，北平正式解放了以后，其余几人才离开北平，回到工厂。他們这一批回厂之前，公司負責同志給他們介紹了一下石景山發电厂解放后的情况，說：“好吧，你們回去吧。那里正需要你們，希望你們和全厂职工一道，为恢复生产貢献出你們的力量！”

于是，苏逸萍等一行八九人，乘上公司的專用汽車，送他們回石景山來了。他們已經离开石景山一个多月。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个月啊！知識分子又愛發些感慨。他們乘上汽

車飛馳在解放了的北平市郊，感到別有一種風味；接近電廠的時候，心情又隨着汽車的顛簸而激蕩着。然而，蘇逸萍完全料想不到的還是他回到廠子以後耳聞目見的幾種現象呢！在他看來真是天大的奇事，一件一件叫他遇上了。後來，他也是經常談起的。“第一個怪事兒，就是看見接管組的同志……”，他感動而興奮地講着當時的情景：他們剛回來，廠里老熟人們表示了親熱的歡迎，煙、茶招待，讓他們先休息一下，並且告訴他們說軍代表正和別人談事情，一會兒就出來見他們。這次，逸萍想：軍代表是代表人民解放軍來接收和管理這個廠的，又聽說是個大學生，一定很有派頭兒吧？……一會兒，進來了一個人。穿着破舊的棉軍裝，在很顯眼的袖子上已經露出一大團棉花，棉褲上也露出棉花；鞋子縫補了半截，還綻開了一大塊。“這准是軍代表的勤務員！”蘇逸萍想，“可是，看到的解放軍都穿戴得整整齐齊，怎麼唯獨這位勤務員穿得這麼破舊呢！”他正想着，那人湊過來了，看得更清楚，雖然穿戴極不講究，可是這人長得很魁梧，臉色紅潤，精神奕奕。過來就滿面春風地伸手要和人們握手。蘇逸萍等正不知怎樣好的剎那，旁邊有人過來介紹了。指着那位說：“他就是軍代表！”

“啊？軍代表？！”蘇逸萍們內心驚訝起來。

“同志們，辛苦啦！”軍代表和他們一一握手，讓坐，攀談起來。他說：“同志們回來先休息一下再參加生產吧。聽說城里生活不太好，有一個多月沒吃到肉、大米，菜蔬也很少。咱們這裡可是不同啦。今天招待你們會餐，晚上還有個歡迎晚會呢！大伙歇好了，明天再談工作。……”

他們听着軍代表說話，不再怀疑他是不是軍代表了。很高兴，很感动，这是留給逸萍第一个印象，也就是說他認為第一个怪事兒的。

招待他們會餐的情景，也使他們大為惊讶。过去常听到宣傳說，共产党解放軍穷的很，光吃小米子干飯。他們也相信共产党的艰苦作風。那么，这一頓非常丰富的會餐，实在對他們太优厚了。

晚会的會場設在广宁坎村大街上一个小廣場上面。这些知識分子，过去是習慣坐在大戏院的楼上包廂或前排池座里看戏的，这回叫他們挤在街头，站着看演出，心想还有什么是了不起的节目嗎？哈，哪知道真是精采万分！每个节目都吸引着和激动着他們。逸萍他們覺得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开扩眼界，比丰富的會餐更为享受。那是华大文工团来演出的。不管是唱的《陝北民歌》或是《平汉路小調》或是“太陽……一出……”的道情調，或是“叫老乡，听我講……”不知名子的歌曲，都使他們感到特別新鮮，与过去常听的颤颤悠悠、哼哼唧唧的黃色歌曲，簡直不能比拟，这是多么嘹亮、雄偉、悅耳的声音啊！它們震撼着這一帶群山、震撼着听众的心灵，深深地沁入他們的内心了。

这一晚上，广宁坎街头，灯光輝煌，紅火热闹，晚会直到深夜，音乐完了接着演戏，都是苏逸萍等想像不到的精采动人。这就是他們一回到工厂所遇到的几件新奇的景象，可以說是終生难忘的印象。

晚会完了以后，逸萍他們回到宿舍，睡在溫暖的床上，不由得前思后想起来：从1946年到1948年，就是說解放前的

二年，在北平上学，北平的学生运动很高漲，說明一般青年知識分子都是向往光明的。苏逸萍也参加了一些活动，但是認識是模糊的，不曉得光明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今天，才第一次亲身来到解放区，总算亲眼看到共产党和解放军了。最初的印象，突出的三件事，留下印象極深，都是他沒有想像到的。后来談到工作，軍代表告訴他們，技术人員一般的定薪是610斤小米，將來还要提高。而軍代表才100斤。这一点使逸萍他們也非常感动：軍代表也是大学生啊！和我們不同的是早参加了几年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地斗争了許多年。現在进了城市，生活还那样艰苦，而我們这些蹲在后方、毫無貢獻的人，在享受待遇方面，倒特別优厚，超过老干部五倍还多。只是这一点，我們这些旧知識分子就受到很大教育了。

当苏逸萍他們出城的时候，看到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把攻打北平的云梯都准备妥当，还听说准备下許多大炮彈，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解放北平，但是，为了保护住古老的文化名城，还設法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談判終于成功，北平得到和平解放，使北京城沒有受到任何損失，这也是使他們万分欽佩和感激的呀！

他們过去常常看見国民党匪軍欺压和掠夺老百姓，又看見他們潰敗之前的狼狽像。来到解放区，所見所聞，处处新鮮，人民解放军的秋毫無犯，紀律严明，队伍整齐健壯（军队比地方干部穿戴整齐也是当时的特点），真是雄糾糾，气昂昂的。但是在軍民关系方面、生活作風上又是那么誠朴，艰苦卓絕……。这一切一切，都裝滿了苏逸萍的头脑里。夜間，

他思想紛紜、心情激蕩，使他進到有生以來第一個新鮮的境界，度過了第一個充滿幸福的夜晚。

### 三十三、和職工打成一片

隨着解放大軍的攻城克鎮，節節勝利，人民政權派出許多接管人員，到新解放了的城市進行接收工作。負責接管北平電業方面的有三十多人，組織了一個大組。在北平解放之前，石景山先解放了，他們便有幾個人來到石景山發電廠。

這些同志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出身，有參加革命較早的老幹部，有石家庄解放後出來的技術人員，還有1945年第一次解放張家口、宣化時跟出來參加工作的同志。這些同志一來到就緊張地工作起來。

接管組里的黨團員除本職工作外，也擔任些社會工作。如年輕活潑的田清，一來到就給職工們開展業余文娛活動，教給工人們唱歌。雖然他的口音不大對頭，可是他很勇敢，楞教。人們也很喜歡跟他學。《我們愉快地勞動》一歌几乎全廠職工都會唱了。一下班就可以聽到這樣的歌聲：

爐火通紅，機輪轉動；  
歌聲響亮。我們愉快地勞動！  
工厂是我們的大家庭。  
我們是工厂的主人翁。  
.....  
.....

田清的本職工作，是負責運輸糧食，大伙叫他運糧官。

这个差使是很受人欢迎的。他一趟又一趟从老解放区运了許多粮食来。然后，遇見人就用他那冀中口音大嗓子喊道：“来啦，知道嗎？这回是老玉米豆兒。还不快拿家伙来裝，老兄！”

“好嘞，我們的运粮官同志！我这就去拿。”

除了接管組之外，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也派了一个工作組來，他們和上面說的由行政系統下来的接管組，共同担负起这个厂发动群众、恢复生产的任务。

工作組的同志們受到工人弟兄們的热誠歡迎。組長老杜，就是在1945年8月間率領游击队襲擊發电厂的那位同志（可參看本書第二十一節）。他和这里的不少工人早就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职工思想、家屬狀況，他都摸的清楚。何况这次跟他一道来的还有本厂原来的工人張利明，他是1945年8月一同計劃攻厂，后来又从厂里跑到解放区去的；这次，也作为工作組的一員隨來工作了。

解放前，參加地下党的王文炳、李守勤、王俊恒、沈基才、席長勝……同志，本来是互不通气的几支細流，解放后工作組來到就接上关系，几支細流也匯合一起了。工作組通过他們了解职工思想情况，召开老工人座谈会、积极分子座谈会。在工人当中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参加宣传活动和文娱工作，如刘德仁、李增成、夏邦仪、李进宝、佟惠清……，这些同志一下班就到工作組住的地方来。有的晚上也不回家睡觉，宁願在这里睡地鋪。

工作組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恢复生产，安定秩序，解决工人目前生活上的問題。工作組的同志們，很接近群众。和工人聊天，席地而坐；剖心置腹，互相交心。他們的生活

艰苦朴素，为了更容易接近群众，不住北厂职员宿舍，而住在厂外。睡地铺，铺干草；吃小米干饭，抽旱烟叶儿，穿的都很简朴。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些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一点架子没有。比如原清华大学学生席明，长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学生；留着学式头，戴着近视镜，可是很能接近工人，尤其是青年小伙子们。在工人歇班的时候，他领他们爬山、聊天、讲故事……，他是建团的筹备人之一。工作组的张政也是大学毕业生，河南口音，说话幽默，常常站在高坡儿上给工人讲国际局势，他是工会筹备人之一。工人有事就愿意找他们“参谋参谋”。至于工农出身的干部，就更受欢迎了。工作组里有个叫胡步成的，农民出身，他爱和老工人拉话。一坐下来就家长里短的谈个没完。他用他那个著名的小烟袋装上烟叶让你抽着，就问你些事儿，还告诉你些事儿。和人们的关系是那么自然。不过，他不大识字，可是他也随身带着小本和铅笔呢。他听着要是有值得记下来的問題，就掏出笔和本子说：“这个问题儿有意思，請你帮咱記下。”

胡步成虽然和工人很能接近，但是可不願和技职人員来往。他觉得他们瞧不起他这个农村来的干部。他就是和张利明谈得来，处得融洽，他俩一天工作到很晚，回宿舍睡下以后，还拉个半天，不是交流工作经验，就是谈心得感想。他俩常常逗笑地说：“哼，咱俩可是真正的工农联盟呢！嘿嘿。”

工作组里放着胡琴、喇叭、锣鼓家伙。一到下班，就挤满了人。又是拉，又是唱，又是敲敲打打，好不红火热闹！工作组成了吸引工人的俱乐部了。

## 三十四、大放光明

發电厂在解放后的第二天就恢复了發電，听起来真是奇迹。其实奇迹还在后面呢！过了几天，石景山的秩序恢复了，战争离开这儿較远了。人民解放军的一位政治工作負責同志到厂里来，对厂里負責人說：“發電啦？很好！”然后問到通北平的綫路坏了沒有，还向北平送不送电？厂主任和几位高級技職人員听了覺得奇怪，工人們听說也覺得詫異。北平还没解放，給敌人送的哪項电呢！真是从来沒听说过的事。解放军負責同志看出大家在納悶，就解釋說：“我們給北平送电，主要是給人民用，不是給反动派。你們設法把斷了的綫路修一修吧。”

發电厂的負責人即刻把这件事当做重要任务来执行了，积极設法和北平城內取得联系再修通輸电綫路。

怎么和北平联系呢？電話綫都斷了，不能通話。厂里便利用过去和冀北电力公司內部联系的無綫電話进行通話了。把我們的意思告訴給冀北电力公司。他們說这件大事須“請示”北平反动派当局。后来他們“請示”了一下，反动派当局不要。这一来，职工們更覺得奇怪了。給他們送电嗎，他們不要。好吧，我們就等你几天。反正北平城被我們大軍包圍着。你們也想不出什么招兒来的，只要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会發表意見提出要求来的。果然，过了几天，他們沉不住气了。因为北平这样一个大的城市沒有电不行，沒电連自来水也喝不上了。于是，他們也通过短波無綫电来和我們联系。同意

請我們給城里送電。但是，駐北平中南海的所謂“剿總”只要我們送1500瓩電。不給市民用。意思很明白，怕對市民產生政治影響。我們回答他們的條件，和他們恰恰相反。我們在聯繫中大聲呼喊着：軍事機關不能用，戰犯不能用，“剿總”不能用；我們只給工人弟兄們，窮苦老百姓……

“別說啦，別說啦！”他們是那麼神經緊張地怕聽我們這些正義的聲音。

兩方面為送電問題的許多細節和具體安排，約定每天有一定的聯繫時間，到那個時間，我們這樣喊：“石景山呼叫，石景山呼叫……”他們接着喊：“北平呼叫，北平呼叫……”因為我們是為了北平的人民，所以要多送，我們說如果北平當局不答應，我們就拉路。這樣，北平當局只得要多一些。先送7,000瓩，以後增到15,000瓩。

在用無線電話的時候，你聽吧，千奇百怪的事兒都有。因為是無線電話，可以聽到許多不相干的人的聲音。“還有多少？”這是平津之間的商店老板在做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的生意。“你們都賣了吧？”“不行，不行！不夠價錢！”“三個金條！”……

這期間，我們的接管人員和黨委派來的工作組同志們已經來到廠里。這些同志聽到無線電話里的“雜音”，說明另一個世界的烏七八糟的現象，真是覺得可笑哩！

談判好了送電的問題，接着便趕修線路。北平當局怀着鬼胎，怕我們乘機襲擊他們。請求我們修理電線的工人在接近他們的警戒區的時候，吉普車最多別超過四輛，自行車別超過四十五輛。兩方線路工人（北平方面有電力公司的工

人）乘坐的汽車或自行車都要插上小旗為記。

这样联系妥当之后，我們的电工英雄們馬上就动作起来。他們不怕天寒地冻，刺骨的風霜，搶修線路了。他們唱着：

鉗子、改錐和小刀，  
电工隨身的三樁寶。

.....  
.....

電是我們的好朋友，  
登上高竿逞英豪！



很快地就修好了主要干線和支線。因而便在還沒有解放的北平城內，广大市民还呻吟在黑暗的深淵里面的时候，忽然，像做夢似地不知从哪里送来了光明燦爛的灯光，真是喜出望外，不由得不額首称庆啊！

石景山發電廠恢復生產和向北平送電之後，接着就發生了煤荒的問題。當時火車不通，煤源枯竭，怎麼辦呢？火力發電沒有煤，是一點辦法沒有的。俗話說，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這一下，廠主任呀，事務課長呀，工程師什麼的，都發了大愁。軍代表也感到事情難辦了。

工作組的同志們，一來就和工人們處得火熱，簡直像一家人一樣。工人們下得班來，吃了草草吃頓飯，就跑到工作組住的几間小屋里去，聊呀，聊呀，山南海北，天上地下，海闊天空，高談闊論，無休無止，無窮無盡。唱起歌、跳起舞來十分活躍，情緒高漲得很。但是現在遇到了困難的問題了，說是“沒有煤啦！”人們輕松的心情有點緊張，又有点沉重起來了。

原來就是這廠的工人張利明和農村來的胡步成等同志，找到幾個老師傅家串門，几袋旱烟抽罷，老胡慢言慢語地提出來。

“要停電了啊！趙師傅，你看這玩藝兒，咋辦？”

“啊？你說什麼？”趙師傅不勝驚訝之至。

“煤來不了——就得停唄！”老胡不紧不慢地說。

“那哪行！咱們大伙兒想法子！”趙師傅說。

想來想去，想好了一個法。老胡高興地“騰”一下子站起來，把小煙袋往口袋里一塞，就回到工作組。正好碰上張利明興高采烈地跑回來。他倆像《三國演義》里諸葛亮和周瑜關於赤壁之戰、大破曹兵之前，各在手心寫了个“火”字一樣，老胡和老張把從群眾中帶來的高明意見，碰在一起，完全一致。他倆高興的跳了起來。

老师傅向胡步成和張利明獻的是一样的計策：就是把本厂原来放煤的場子上，多年以来被积土埋掉的陈煤挖一挖，来解决暫时的困难。因为自从1922年石景山發电厂發电以来，已有二十七年之久，由于年代久远，日积月累；存煤場子又高低不平，好歹挖掘一下，也够燒它一些时日的。

他們這一建議，馬上得到領導方面和全体职工同意和支持。当即在全厂發起一个轟轟烈烈、大規模地挖煤运动。职工同志們冒着零下二十度的寒冷，在風砂弥漫的廣場上，兴高采烈，高唱着《我們工人有力量》、《挖煤歌》，电工变成了矿工……，挖掘出三千多吨烟煤，保証了供电，支援了解放战争。在这一个运动中，發电厂出現了开天辟地以来沒有过的景象。过去，管事的或“公家人”，从沒有跟工人一起干过活兒。解放前管事人不仅不干活，还拿着棍子站在旁边监工；动不动冲着工人就是一棍子。現在呢，上上下下都参加了挖煤。不論运行工和檢修工；不論职员（自然也有極个别的還沒放下架子）和干部，在不影响正常發电之余都参加了这个义务劳动。工作組的同志們，不論是工农干部或大学生，都干的非常帶勁！在劳动中起了带头作用，影响極好。工人們議論着：听说共产党的光荣傳統，一向是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的呀！这回可算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运动不仅在劳动方面表現了十足干勁。还看出了在党领导下的工人与知識分子的結合。比如，大学生能挖煤，青年鉗工能写詩作歌。全厂职工最喜欢唱的《挖煤歌》就是青年鉗工夏邦仪編写的。那詞兒是这样：

西北風兒吹喲 哎咳喲荷，  
煤煙兒到处飛喲 哎咳喲荷；  
解放的發電厂喲，从此放光明喲。  
保證不停電喲 哎咳喲荷。  
兄弟們加油干哪！ 哎咳喲荷。  
你一鏟 我一鏟 大家抬煤干的次！  
你比賽，我比賽，大家加油把煤抬。  
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家，哪一個工人不要它！  
要把工廠建設好， 哎咳喲荷。  
共產黨領導把主人當，把主人當哎咳喲荷，  
哎——哎——哎喲荷，嗨！

### 三十五、放声歌唱

远在解放之前，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發电厂里进步的文艺活动就在秘密或半公开地进行活动。地下黨員王俊恒、沈基才等同志團結了許多职工，又是組織歌咏队、話劇团，又是建立小型圖書館、召开讀者座談会，还出壁报。由于这里基础較好，所以一解放，文艺宣傳活動就立刻活躍起来。在穩定生产情緒，宣傳党的接管政策，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發电厂解放不到一个星期，人民解放军大部队来到，包围住北平的时候，發电厂职工就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慰問解放军的演出，这次演出有許多精彩的节目。音乐方面有《黄河大合唱》……，話劇有《陸官圖》……，

还配合一些京剧节目。部队司令員和政工負責同志們对这次演出都很滿意。認為剛剛解放，工人同志就能拿出这样丰富而精采的文艺节目，实在了不起。对工人的干勁和热爱自己军队的精神深为感动。

在当时，职工們都关心时局的發展，迫切地要求了解國內外形势。厂里便出版了油印小报，报名《好消息》。由技术人員韓子修和工人夏邦仪負責編輯。他們除本职工作外，就半夜半夜地为編報而緊張地工作：收听延安和邯郸电台的广播，記錄新聞，迅速而及时地油印出来，散發給各部門各班职工們。北京解放后，改为《职工小报》，韓子修另調工作，就由夏邦仪这位在解放前只念过小学的鉗工一人来編輯了。报上除記錄新聞外，重点就轉到鼓励劳动热情、生产干勁方面来，天天有表揚有批評。这个《职工小报》就是后来一直办下去的《首都發电厂》鉛印小报的前身。这个报当时办得很不錯，起了不少作用。

在解放初期，發电厂文艺形式最活躍和有显著成效的要算歌咏和話剧了。除了本厂的职工积极参加以外，下厂工作的專業文艺工作者也特別多。

剛一解放，隨接管組和工作組來的就有記者和美术、音乐、戏剧工作者。他們一來就深入工人群众，有的写通訊報導，有的教工人唱歌，有的画連环圖画。

随着解放軍大队的来临，华大文工团也来到發电厂。这样一个千把人的工厂和不大的广宇坎村，增添了一个大文工团，一下子就把整个气氛弄得紅火熱鬧起来。职工、家屬和当地駐軍，都看了他們的多次演出。人們学会了許多新歌

曲。大伙都会哼唱：“叫老乡，听我講……”还有“長辛店是伤心店，琉璃河是流泪的河……”，还学会了《團結就是力量》《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着紅旗进北平》……

文工团走的时候，还留下同志帮助开展工厂文娱活动。有位刘迅同志，天天手不离手風琴。在南厂大门上，用粉笔抄出歌曲，等工人一下班，他就攔住人們，讓大家学唱。“来，来！唱歌啦！”当工人們笑迷迷地集合起一堆人之后，听吧，刘迅那熟練悅耳的手風琴就响起来了。

在那个时期，國內軍事形势，迅速胜利前进。今天解放这里，明天解放那里，工厂里經常搭起台子开庆祝大会。一开大会就有游艺节目。开会前各車間的“拉拉队”出来，你欢迎他、他欢迎你的好不热闹。“欢迎李进宝唱歌！”“欢迎不欢迎啊？”“欢迎！”

李进宝学的最快最多。嗓子响亮，声音圓潤。他也不扭捏，一登台就高声唱着：“叫老乡，听我講……”完了，听众都用力地鼓起掌来。

有些老实工人，在解放前不爱說不爱笑的。这会兒鬧秧歌却积极参加，扭的可欢啦。逗引得人們笑个不停。

王文閣就学美术画像。他慢慢能画领袖像了，而且画得很好。

夏邦仪写了不少的歌詞，別人替他譜上曲，先在自己厂子里流行起来……。工人当中，真是什么人材都有啊！

到工厂来帮助开展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陸續不断。他們和工人們合編剧本、歌曲……。清华大学、华大文工一团、

二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美术学院……都来住厂工作过。他們和工人們合作得很好。《好夫妻》一剧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演員和工人李进宝、赵潤合編、合演的。很受职工們的欢迎。他們把当时厂內發生的事迹，立即編成短剧或歌曲来演唱。如什么《一唱刘清泉》《二唱刘德仁》《永定河水嘩啦啦地向东流》……

以后演出的剧目很多，大部分是工人自己与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創作。它們是宣傳党的政策和配合当前政治运动的。人們印象較深的有：《工厂是我們的家》《挖煤》《八一面》《血債》《好夫妻》《为了光明大团结》《接合井》《鎖着的箱子》《四人相声》《工人之家》《一尺布》《当铁鍬修好的时候》《大放光明》……。

話剧运动真是盛極一时，后来有好几年話剧在厂里沒什么創作和演出；京剧在这一时期活躍起来了。

### 三十六、連家屬都举了手

在解放初期發电厂里的許多大事件当中，成立工会應該算是一件。

1949年1月上旬，工作組的同志們，为着成立工会筹备委員會的事而忙碌着。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有党员同志（都是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同志們）、老技工、积极分子，討論怎样做筹备工作。1月10日，石景山發电厂工会筹备委員會就成立起来。參加这个委員會的人員主要是原来就在厂里的职工同志們，如王文炳、沈基才、潘飞、刘德仁、

王志邦、陸榮芝、李甫明……十五名。另外还有少数新来的干部也参加进去工作。筹委会的任务除了为正式成立工会做些准备工作之外，当时的任务是发动工人积极恢复生产、稳定职工情绪，保证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解决职工生活福利问题……。

这时候，很多积极分子当选了班代表、股代表，有的老工人当了委员。王文炳老师傅被推为筹委会主任。

1949年国际劳动节前夕，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会正式成立了。选举了王文炳当主任，刘金山负责组织部，沈基才、王俊恒负责宣传部；李迁负责福利部，李秉忠、张利明负责武装部；吴淑傑、杨玉华负责青年妇女部。

在选举的那一天，厂里和村里悬灯结采，热闹非凡，职工和家属们都换上了新衣服，齐集会场，来参加有生以来第一次选举自己拥护爱戴的人来办工人自己的工会。人们都兴高采烈，说说笑笑的。当着一提出候选人王



文炳的名字的时候，不仅全体职工，就连到会的全体家属们也都举了手。接着是高声欢呼，“啪啪啪”用力鼓起掌来。

王文炳是谁？本书已经在不少的章节里记述着他的事迹。从他年幼时跟着母亲离乡背井地逃出来，当了杂役，后来到石景山发电厂，做了十几年长期“短工”，住在拥挤、简陋的集体宿舍（一间被称做“涿州会馆”的下房）里，大革命时期入工人补习学校，安装五号机时大显身手，日本鬼子来了的时候参加地下党，被捕入狱，释放后重新入党……这些都有过记述。但是，无论怎样，他有多大聪明才千，技术如何高明，在旧社会是吃不开的。王文炳老师傅为人处事表现得极为老诚持重，表面看来是个“好好先生”，但是在工人当中威信很高。提起他人人伸大拇指，个个内心佩服。

但是，人们都看到解放前黄色工会历次“选举”，总是离不开那些喳喳呼呼、所谓人人物物，爱歪脖子横眼的人。解放后，就大翻个了，这次，却选了一位老老实实的大好人当咱们的主任。

过了几个月，王文炳又提升为副厂长，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一个工人当了政府委员，是开天辟地以来没有的大事件啊！于是，他的事迹登了报纸，他的照片上了画刊。有一个工人写了一篇《王文炳百字评》，在本厂小报上发表了，里面有这样的话：

.....

思想进步，技术优良

虚心学习，意志坚强

居家俭朴，待人和睦

.....

厂里召开隆重的大会，庆祝工人当厂長。請他登台，他幽默而生动地講了些話。完了，一位三十年前和他一塊到石景山發电厂里来的老伙伴李宝庆走过去，拉着王文炳的手激动地说：“老兄弟，过去咱们可是一道进厂的，一道学徒受过罪的呀！你进步快，我落在后头了。这会兒解放了，你可得帮着我进步，不管我可不行啊！”

王文炳点着头，笑容可掬地说：“沒錯兒！”

### 三十七、“別落下我！”

这里，放下老师傅不談，單說發电厂的青年小伙子們，真是有了不起的聰明才干，叫人从心眼里佩服愛戴呢！不过，旧社会那塊土壤是不适合培植这些苗苗的。那会兒，只能使他們長得歪歪扭扭；他們的干勁變成碰勁、扛勁、邪勁。他們在那塊土壤上生活了十几、二十几年了；現在土壤改變了，他們立刻生長得飞速、茁壯、优美、光采了。当然，我們偉大的党必須經常对这些苗苗澆水、施肥、打岔、剪枝兒……。

1949年4月間，王俊恒和修造場的工人夏邦仪、起重工何尚基等到北京學習了一个多月。5月初，又送一批青年小伙子到天津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去學習。这一批里面，有汽机檢修工刘德仁、运行工李进宝、褚立才……九个人。

关于學習，一般地講，他們都高兴。但是，剛解放不久，

有些个別的人，尤其是個別的家屬，還受着過去反動宣傳的影響，對共產黨、解放軍認識不夠清楚。甚至于還有壞人从中破壞，說什么共產黨玩手腕，名義上調走學習，實際是騙去當兵；名義上是短期訓練，實際上還不知調到哪兒，也不知道啥時候回來呢。有的工人聽了些流言蜚語，就三心二意顧慮重重；有的家屬也拉起後腿來。

可是，堅定不移、聽黨的話的小伙子還是占絕對多數。劉德仁、李進寶等看到王俊恒他們走了就紅了眼，就動了心，老是跑到工作組問：“為什麼不讓我去？咱不夠格兒嗎？”工作組同志們還得耐心勸說：“別忙呀，同志！還能一下都抽走？不影響生產嗎？”

褚立才呢？也是一個從解放就接近工作組的。他最愛聽干部們講話。聽着從心眼里就舒坦。他聽見負責建團的席明說：“……咱們當家作主人啦。將來過幸福的生活。誰也不能壓迫誰。工廠是咱們自己的，要好好干活兒……”褚立才心里說：“嗨，在舊社會，啥事兒不懂。光盼着有这么一天：干活兒吃飯，不受氣就好了。可是，沒有更高的想法。現在，瞞，真來勁！……”

他和工作組接近，工作組的同志也了解他。過了些時候，問他願意入團不？他說，好極啦！入了團以後，有人問他：革命為了什麼？他心里模糊，回答不清楚，心里起急。和他一塊入團的有劉德仁、夏邦儀、陸榮芝、李進寶……，他們組織了工人糾察隊，還發給他們槍枝，晚上巡邏，保護工廠。他想，革命大概就是這樣！不行，人家別人還懂得多；懂得多就能干。這一天，他到工作組要求學習。工作組的賈林山問他：“到

天津华北职工干校去學習，你願意去嗎？”

“願意！”很干脆。

“不怕吃苦？”

“不怕！”更干脆。

“你們家里願意叫你去嗎？”

“願意。”其實這是他的估計，就這樣把他算上數兒。他回到家，把消息向家里人們一說，家里就鬧翻了江。

父親說：“把你拉到江南去咋辦？”

“人家同志說了，哪兒也不去。學習完了回廠。”

“你甭聽那，”他愛人一旁插了言，“共產黨打仗愛拉鋸，人家說去了就回不來了。”

“那都是些狗屁胡說！你要是妨礙我進步，咱就離婚！”

愛人怕離婚，趕緊說：“去就去唄，俺不管！”

就這樣，他們九個人，帶上行李，坐上汽車到北平城內聚齊，和其他廠礦的很多工人一道坐上火車到天津去了。

在他們九人當中，有一個推煤工人，叫李洪盛的。本來沒有打着他的數兒。他聽說要送一批人去天津學習，他就捆好了行李卷，到北廠工會大院集合了。等他來到，那八位同志早已上了汽車，就要開車啦。他趕緊跑了幾步，氣喘呼呼地跑到車跟前，高聲叫喊着：“等會兒，先別開車！我也去，別落下我！”說着就把小行李卷扔了個天把高兒，小行李卷翻了一個筋斗就落在汽車上。人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帶隊的負責同志勸他說：“手續早办好啦。這回沒有你，等下次再去吧！”

“不行，不行！我得學習呀！”

帶隊的只得和領導上研究一下，填上李洪盛的名字，補了个手續。這樣，他們九個人一道去了。

一到天津，學校里就開大會歡迎他們。非常親切熱鬧，像在家在廠里一樣。課程有“職工運動史”“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社會發展簡史”……這些青年小伙子們聽了心里可亮堂啦。褚立才想：“干了半輩子工人，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以為資本家命里注定有錢，拿錢買機器養活工人還不壞……，學了政治經濟學，才知道勞動是怎么回事兒，財富是怎么來的，為什麼受剝削……帝國主義經濟危機是怎么搞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窮人沒飯吃，資本家把麥子扔到海里為了提高物價，多得利潤……帝國主義一定要完蛋！”

學習都很用功。除了聽大報告外，就是複習，討論，黑天白日的鑽研問題。在學習期間，他們也成立起工會，搞好了生活，養豬……，結業前準備把節余的糧食和養的大肥豬吃掉，還打算集體到戲院看大戲。但是因為那年天津鬧水災，大伙一討論，甭吃好的啦，戲也甭看啦，救了災吧！

他們聽大課的時候，三部在一塊聽。路过帝國主義租界地，排起隊伍，穿着整齊的工人制服，帶着工人符號，唱着反帝歌曲。下大雨隊伍也不亂，表現出工人階級的氣概。那個時期，南京、上海解放消息傳到，報紙出號外，因為正是夜間，學校大門關上了。不能出去買“號外”。從三層樓的窗口，用繩兒綁鐵絲鉤子，把錢鉤下去，把號外鉤上來。大家都很关心時局，讀到號外，大家歡呼，興奮極了！

劉德仁去天津前，廠里黨支部已經研究過要吸收他入黨。到天津後，他們隊里支部委員石長修是個老黨員，礦工工人，

当时党还没有公开，但是德仁他们看出来了。石長修找刘德仁谈过话，谈家庭情况、个人出身经历，对目前形势的一些看法……。星期天，别人出去玩，德仁和团支部宣传委员聊天。宣委说：“有人找我谈过话。”

“哎，石長修同志也找我来。”德仁说。两人谈起来很激动。他们看到党员就是作风好，照顾大伙生活、学习周到。

8月6日，在班主任屋里，开了个支部会，讨论和通过了三个同志入党。刘德仁是一个，团支部宣委是一个；另外一个，原是地下党员，后来失掉关系，现在讨论他重新入党问题。大伙提的问题很仔细，很尖锐。那位同志说：“过去十年来，失掉关系，像失掉母亲一样。现在回到母亲怀抱，觉得多么温暖……！”说着就掉下眼泪来。这个会给了德仁启发和教育很大。自己感觉自己条件不够，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能辱没了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别人给自己提了些意见：过去国民党、一贯道都拉过自己，毫不动摇，看不惯旧社会那一套。但是对共产党也没有认识，现在有了认识就积极追求；同志们都指出这个优点；至于历史清白、工作积极、热心负责也都提到。缺点是爱面子，举例说小组会上不爱发言，一发言紧张得满头大汗；做团支书的工作不是很细致的安排，计划性不够……，以上这些，德仁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是在讨论入党会上听到的呀！后来举行入党仪式，开全体同学大会，德仁的心恨不得从胸膛里蹦了出来。

过了半个月，褚立才和李进宝也被吸收入党了。褚立才在发电厂是个汽机运行工，看六号机蒸发器。来天津学习，对“职工运动史”一门课印象特别深。教员讲到“二七”大罢工

林祥謙壯烈牺牲的事迹，感动得褚立才掉下眼泪。他还惭愧地想：“瞧我們这些人，过去就不知道斗争！”以后心里慢慢活动；主动找一位叫刘中洲的同志谈，因为看出刘是党员。这人生活朴素、对人和善，大公无私，政治修养高。褚找刘要求入党。刘劝褚说：“你好好学嘛。”

“七一”党公开，开大会庆祝，公布党员名单，好长一大溜。还有老区的党员在大会上做报告。一个女同志讲她当交通员的故事，夜里过河，揪着马尾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敌人打枪，她受了伤，结果还是把机要文件送到。

“你瞧，”褚立才想，“人家是个女同志，咱……”

校長甘一飞同志也做了报告。他原来在天津坚持地下斗争，被捕入狱后压杠子，到现在腿上还有两块大疤。还让同学们看了看。

后来，褚立才又找刘中洲提出入党要求。刘说：“好吧。”经过支部研究，认为褚立才够入党条件。几天后班支書找褚谈话，对他說：“你考虑好了嗎？要不怕流血牺牲才行啊！”

“嗨，来就沒打算回去！”褚立才很干脆地回答。

“好，填表吧。”班支書叫他填写了自傳和申請書。后来在入党会上，听到唱国际歌，他又感动和兴奋地流出眼泪来。

李洪盛（就是那个把小行李卷扔到汽车上硬来学习的小伙子）和李进宝入党情况，几乎和刘德仁、褚立才差不多……，这里就不必多談。是的，有多少聪明、勇敢、纯朴、可爱的青年工人們，在解放后不久就进到无产阶级先锋队里来了啊！

## 三十八、修复“半天”

吃晚飯的時候，李進寶老是沖着褚立才擠眉弄眼，還假裝咳嗽。褚立才會意，就向着對面的劉德仁開腔了。

“喂，少吃了，等會兒下飯館去！”

劉德仁是個機伶透頂的小伙子，從褚立才說話的聲音和神氣里就看出一點門道。可是還裝着滿感興趣地問：“下飯館？你請客，小褚？”

“你甭管誰啦，反正有人請客！”

“對，反正有人！反正”李進寶在一旁幫腔，眼皮不擦，濃黑眉毛抬得高高的，好像說風涼話兒似的。

“怎麼，你請客，進寶？”

“我！”進寶抬眼盯着德仁，輕輕點着頭，“好（讀郝），等着我也接到那麼封漂亮信兒的時候，准請你們！”

這一下，德仁明白了八九成。他心急想看看到底是誰來的信，可是又知道小褚和進寶的脾氣，就是真的和他們急了眼，他們也不聽你那一套的。所以，德仁必須裝着毫不介意，不去追究，繼續吃飯。

小褚雖然說着叫德仁請客，可是還吃了四大個饅頭；進寶體格瘦弱一點，吃了三個半。飯後，小褚一看表，離開小組會的時間還有個把鐘頭，他們三個人便到大街上去。邊走邊說邊笑，你聽吧，三個人說起來沒個完。小褚個子不高，嗓子虽啞，聲音可大，像敲破鑼似的；進寶說話非常流利，因為他愛聽相聲，所以一張口就是俏皮話。劉德仁兼有他兩個

人的特点，說話又愛直出直入，又愛俏皮人，嘴头上从不吃亏，說話的时候愛笑，一笑起来就是“呵呵呵呵”一大串，無論誰在旁边，听了他的笑声也得被傳染得高兴起来。

他們三個都挺大方，誰也可以花誰的錢用誰的东西；他們也常常彼此鬧着玩兒，是为了使生活更有趣，更活躍。

三人一路走着，小褚常常堤防德仁冷不防地从他衣兜里掏出那封信。德仁心里倒不着急了。他知道愛人不識字也不能写信来；別的朋友，無非是報告一下厂子里的生产情况，可是又談不詳細，反正自己在职工干部学校還沒畢業，不能立刻回去，看了信更使心眼里急的慌。不去管，小褚願意什么时候交出信来，隨他的便吧。

結果，小褚还是纏着德仁买了三千元（等于后来的三角）的水果糖和一盒紙烟，分分吃了、抽了，才从衣兜里掏出他在傳達室替德仁拿来的那封信。要是从前，約早就拆开看了，近来，不知为什么，大伙都自然而然地講究礼貌，原封不动地交给刘德仁。用那敲破鑼似的嗓子說：“給，情書！”

德仁一看信皮兒就“呵呵呵呵”笑了一大串。随后說：“嗨，我当是什么秘密呢？你們不認識俊恒的笔迹嗎？俊恒这个人長得滿漂亮的，字可写的不怎么样。”說着就拆开王俊恒的来信，三人挤到一塊看起來。

看了不到四、五句，三个人一同大声喊了出来：“唉呀！糟糕！”

他們的面色“唰”地一下子变了样，眉头紧紧皱起，胸膛憋的喘不出气来，最后，他們呆呆地走回职工干校，一句話說不上来，一声笑不上来了。

他們自从来到职工干校學習四个多月，沒有不高兴的时候；——不，應該說自从解放九个月來沒有不高兴的时候。解放前，那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呀！非人的生活，給官僚資本家当牛做馬；受的是什么样的气呀！当国民党大員来厂參觀的时候，把小工們轟到地下爐灰道，躲不及的叫趴到髒溝里……；自从1948年12月間，戴大皮帽子的解放軍八勇士襲進發电厂，永定河灘头的解放軍大炮轟起来，几下子就把石景山对面黑山头上反动派的窩穴掀掉……，之后，便来了个天地大变样，工人做了工厂的主人。这帮青年小伙子更是精神百倍，生产上勁头十足，生活上大大活躍起来。他們和市委派来的工作組同志們相处得十分亲密，下了班就到一起談話、學歌、听讀報……。歇班的时候，工作組里負責建團的那位帶近視眼鏡的大学畢業生領着他們爬山、一起玩、聊……，5月間，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天津成立华北职工干部学校，石景山發电厂送了九个人來學習。

他們有几种矛盾的情緒。一种是覺得什么都想学，都想知道，願意在干校多学些時間；但是一想到家里（工厂）的弟兄們在轟轟烈烈地进行生产、竞赛，心里就痒痒的，願意赶快回去参加劳动。是那么自然而然的，把解放前在工房里磨洋工，下班后泡賭場的兴趣和習慣一下子丢得無影無踪了。可是，刘德仁还有另外一种思想活动，他想參加南下工作团，畢業后到外地工作。原因是这样：在解放前，德仁对当时的社会極为不滿，但是自己又看不到光明前途，因而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覺得人生沒什么意思，便天天鑽到賭博場里

去，飯吃不下，覺睡不好，工資輸光，連爸爸養的毛驥也一度輸到一個牌九“孤丁”上。街坊鄰居、老人長輩指著他的脊梁骨議論：“完啦！這孩子長不了出息啦！”

解放後，德仁完全變了樣。可是，他這個人愛面子心理特別強，在舊社會是沒法子，就像一個耳朵的罐子胡掄啦，新社會喚起這位青工的榮譽心，他想拚着自己的力氣好好干一番事業。但是，他不願意天天生活和工作在過去指他脊梁骨的人們面前，想遠走高飛，反正到处是家，也有工作做。

幾種矛盾心理、不同想法統一在一個概念下面：聽從組織的分配；按黨的指示、計劃辦事。因此，大伙就安下心來了；天天樂和和地生活，積極又很踏實地學習。從來就沒有個愁眉苦臉不高兴的時候。可是，就在這種愉快的生活、緊張的學習當中，工廠里多年一起做工的伙伴王俊恒寫來一封信，報告了一個消息：廠里最大的發電機（也是華北最大的發電機），發電量幾乎占全廠一半的六號機，于9月14日發生了全部損毀的重大事故。這消息好像晴天的一個霹靂，震動了石景山發電廠來學習的九位職工。無論學習多么重要，他們也不能十分安心了。好在按原來計劃也只有十來天的時間就要結業，他們心急不耐地想回廠，看看六號機損壞的情況；想回廠參加修復六號機的偉大工程。劉德仁南下的心願也斷然打消了。“我是一個汽機檢修工啊！”他這樣想着：“廠里正是需要我們的時候。”

\* \* \*

六號機是怎樣的一個發電機呢？工人們曾用很多代名詞來稱呼它。

有人叫它“半个天”。当时石景山發电厂是五万五的厂子（發电容量为55,000瓩），六号机的銘牌出力是二万五，接近全厂的一半。它要正常运转，北京城的灯光輝煌；它要發生停机故障，北京就得拉二分之一的綫路，半个城暗然無光。它的机体和作用就是这样巨大！

有人叫它“老爷机”，因为它难伺候。这个發电机是外国人当做試制品出产的，容量大、構造复杂，可是質量很差。中国少有，外国也不多。解放前三天兩头出毛病，就沒有正經發过电，一停电就闊的北京城黑半天，無怪市民們把發电厂（那时候叫電灯公司）叫做“黑暗公司”。职工們很难摸准它的脾气和規律，沒法掌握、伺候，所以叫它“老爷机”。除此之外，还叫它“嬌小姐”“肺病鬼”，是說它不健全、常出毛病的意思。

不管叫它什么吧，在它說来倒是無所謂，反正它不表示贊成或反对，但是动不动就給你出个大漏子什么的。

那会兒，运行工人真是天天提心吊胆。当他們每次提了飯盒从家里到工房里去的时候，总是把心揪成一个疙瘩，好像进監獄一样。把看守六号机比做看老虎。一位司机对别的工人哥兒們說：“看不好，就叫‘老虎’吃了！”又說：“这家伙呀，像資本家的嬌小姐，三日兩头鬧病，簡直是个肺病鬼兒！”所以，当司机頂下一班来的时候，快下班的司机常常滑稽地朝六号机作三个揖，嘴里叨咕着：“好啦！一天又算过去啦！老天爷保佑，平安無事。”

然而，檢修工呢，就和运行工想法不同了。幸亏机器常出事故，他們才有活兒干，否則還不知道有多少工人被裁減

下来呢。那會兒，他們中間流行着这样几句话：

北平城里灯不明，  
工人心里都高兴；  
北平城里灯一亮，  
石景山的工人遭了殃。

石景山解放后北京城大放光明，龐大的六号机还出过力，有过貢獻的。它在这个时期，僥幸沒發生重大故障，职工們內心感謝它。——当然，不是說一点事故沒有發生过，比如漏气，漏油、大个的馬达常燒坏了什么的。后来，到1949年7月間，檢查六号机，又漏油了，要是在解放前，漏就漏去唄，管它呢！現在不同，工人們就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打开“人孔蓋”，进去擦油，热并不太热，就是風大，一个不小心，叫風把檜布攬进發电机轉子里去。只得停了一下机器。不过，無論怎么說，比解放前是好的多了。因而有位司机半开玩笑半認真地說：“这是解放帶來的福分。要不，咱們这位‘小姐’給咱來个掉閘、放炮……重大事故，甭說大放光明要吹台，咱們这些看‘老虎’的哥兒們也受不了呢？”

听的人也接上喳兒：“是呀，是呀！快燒香禱告吧！只要咱們这个寶貝老老实实，天天鳴隆鳴隆轉着，咱就念阿弥陀佛！”

真的，他們就怕六号机出事；也是心里的确沒底，沒有操作規程可以遵循，照看机器的司机連落个螺絲的权力都沒有，怎么可以保証它不出事故呢？

这一天，前夜，正該王志邦的班，王是領班兼六号机司

机，他和两个助手在下午4点钟以前来到六号机大楼。和往常一样，一来到就检查汽温、油温、震动情况，拔出汽机周围温度表来察看着；用三四尺长的铁针谛听内部运转情形。新厂值長大苏还来看了看，他问王志邦有事無事，王說：“正常。”大苏便到别处去轉了。可是，过了一会，汽机内部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开始像蝉鳴，但是越来声响越大，后来简直像几个火车头一齐拉笛似的。司机慌了，那时候發电厂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司机沒有停机的权力，馬上打電話找值長，找不到；又找总值長，也找不到，司机更慌了神。心想，这会兒可不能像解放前似的，动不动使北京城拉綫路黑了灯；又想到几个月来全厂的职工工作热情十足，要出了重大事故怎么对得起大伙兒，他正在考慮是不是要找厂主任，……汽机每分鐘三千轉，一秒鐘也耽誤不得，犹預不得，正当派人去找值班工程师的时候，“轟”的一下子，汽机爆炸了。像头顶上的巨雷，像大炮的轟响，把守在旁边的司机和助手都震晕了。震得整个大楼搖搖晃晃，牆上的洋灰泥片，噼啦啪啦脱落了一地；坚固的油管也給崩裂，油冒出来，滿地流淌；轉數表扭得回头，轉了180度的方向；几个人抬不动的均气門大手輪被崩掉。当着值長、总值長、工程师和运行股長各負責人聞声跑来的时候，他們一看到这种慘狀，也吓得目瞪口呆了。屋里烟塵迷漫，像剛剛塌了屋頂或者丢过炸弹似的。司机王志邦站在一旁，臉色慘白；两个助手扶着办公桌，呆呆地一声不响。从汽机上边手孔門看进去，內部已磨紅了。打开大蓋一看，里面的汽封盤、高、低压汽叶子都坏了；最慘的是跟霜打了的树叶一样，卷曲了的，变成一条条兒的，燒白了

的，缺口的……。

“完了！”职工們想，“主力机坏成这个样子，發电厂壞了半個天，这可怎么修啊！”

不在班上的工人和家屬們，也立刻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街上和工人住宅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搓手跺脚地都在小声議論着。連老太太都唉声嘆氣：“咳，这回咱們的飯鍋可砸了。”整个厂子、整条街都跟陰了天似的，沒有一點活气了。

怎么办？困难来了克服它！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党、政、工、团的負責同志們都講了話。一方面安慰大家別灰心，安心工作；一方面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党提出号召：全体职工为修复六号机而奋斗！

\* \* \*

刘德仁在天津职工干校接到王俊恒的那封信以后，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样，坐不宁立不安的。好容易等到9月20号以后，他們这一期便結了業，九个石景山的职工回厂了。这时候，他們看到和离厂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主力机的毀坏，影响之大是很难想像的。根据人們的經驗，机器坏成这个样子就沒法修理了。因为这台机器構造特殊，不容易买到备件，于是，有的人就揣測：可能裁減人員，弄得一些工人要失業了。但是主要的想法，还是解放以来，人們工作热情高漲，这次六号机的損毀事故，为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而感到难过。因此，职工情緒很自然的受到極大影响，連家屬也在內。出事之前，电厂所在地，小小的广宁坎村的肉鋪，每天卖五六十斤不算什么，9月14日以后，肉鋪的木架子上，

一片肉挂了好久，最后还不得不放到冰箱里冷藏起来，等候买主。事情已經过了十来天，人們还經常在談論出事当时的情形：誰誰正在干着什么；誰誰听到“轟隆”的声响。有的为六号机流了几次眼泪；連隨接管組來的一位干部——最年輕、最活躍、教工人唱“爐火通紅，机輪轉動”歌子的那位干部，也难过的掉泪了。有的人几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德仁他們听了这些，見到这些，更受感动。

职工們听了党、政、工、团的負責同志在大会上的安慰和号召，心里虽然亮堂了一点，但是难过的情緒还是沒有扭轉过来。后来見到上級派來聯合工作組，都是些精明能干的干部；又听说將邀請苏联專家來帮助修复工作；对于原軍代表和厂主任給以撤职处分……从六号机敲了警鐘，引起这一系列的措施，看出上級的重視和决心来，职工同志們的情緒才漸漸好轉，高漲起来。

前軍代表和厂主任也因六号机“事件”受到撤職处分。处分通告的內容大致是这样：

石景山發电厂为京、津、唐、張地区之主要發电厂，其任务不仅供給人民首都市内外工礦業及市民照明用电，同时負有补助津、唐工業地区供电任务。……九月十四日十七时四十分鐘，該厂主力六号机爆炸，遭受严重破坏，給予国家財产及工業生产損害極大。……主要是領導上沒有执行政府政策所造成。……石景山事故發生的教訓，最基本的是沒有进行民主改革与長时期原封不动、并且長期保持了不合理的旧制度，不依靠工人阶级貫徹执行團結員工的政策。为此，

决定予軍代表及厂主任以撤职处分……，以資加强职工在生产中的專責制和紀律性的生产教育。

从这命令里，看出来石景山發电厂要进行徹底的民主改革了。职工們心里高兴。

出事后的十七天，从上海运来汽机备件，这个消息也立刻傳遍了全厂职工和家屬們。人們非常兴奋，許多职工自告奋勇去帮助卸車。夜里輪流站崗看守着。人們兴奋地議論：

“十七天！哈，真來勁！可見咱們的鐵路都通达了。这是多少年来沒有的事啊！”

“要是旧社会，七十天也不行！”

这时，刘德仁他們从天津回来，沒有休息一天，就馬上參加了六号机的艰巨而复杂的修复工作了。德仁想：哪怕叫我擰擰螺絲，抬抬管子或者擦擦油泥哩！我都願干。这是我的願望，为修复六号机我要拿出我的全副力量。可是，德仁沒有想到，上級新派来的党的負責同志找德仁談工作，分配他担任整个檢修班的党和工会的領導工作。他一听，簡直吓了一跳，沒加任何考慮就口口声声推辭，說：“不行，不行，我还是个沒有經驗年輕的孩子，怎么能行呢！”

“行，我們考慮和研究过了。”負責同志肯定地回答德仁，又鼓励他一番。

德仁半夜沒睡觉，翻来复去想事情：修复六号机主要管事的是已撤了职的厂主任于永江，他現在的职位是工程师，讓他帶罪立功。他是个旧知識分子、留用人員，自覺了不起的很，能瞧得起我們工人？第二个，丁敬忧，助理工程师，大學畢業，愛夸夸其談，沒有真本領可是会吹毛求疵；第三个，

張子臣，解放前的工头兒，多年前就和德仁不對勁……，德仁就要和他們打交道，黨要他去團結他們，做他們的思想領導工作，是那麼簡單和容易的嗎？

論技術，德仁也不過是三四級工的水平。解放前他跟王文炳老師傅學了一個短時期，後來調開，跟張子臣干活，兩人不對頭，德仁就沒有提高技術的機會了。三四級工，不僅那三個頭頭兒——于永江、丁敬忱、張子臣不佩服，別的一些老師傅們也會不服氣的呀！德仁除了做思想工作外，還必須下苦工夫鑽研技術才行……。

德仁越想越覺着工作複雜困難。午夜工廠的汽笛响過一會子了，他還沒有睡意。他躺的有些累，翻了一個身。思路隨着翻身起了些變化。他想：領導上說研究過了，說我比較合適，我相信黨的話。王俊恒的政治修養高，工作能力強。可是他是電氣工人，到汽機檢修班來工作不太合適；再說，他已經從生產上提出來擔任全廠的黨委和團支書的工作了。檢修班沒有黨員，從天津職工干校回來參加工作的幾個黨員，小褚將要調鍋爐房工作，進寶原是運行工人，可能參加四、五號機的運行班。哪麼，只有我是黨員了。黨員能在困難面前低頭嗎？

德仁越想越覺得義不容辭。想來想去就好像置身於緊張的修復工作裏面，已經和全體檢修職工在一起干活了……。這樣，心情才覺得更為舒暢，才能平平靜靜地入睡。

\* \* \*

備品運到，人員配齊，政治動員，思想準備，一切工作都安排妥貼，六號機——華北最大的發電機的修復工作開始

了。

直接參加修复工作的，除了工程师、助理工程师之外，就是检修班三十多工人，班長是張子臣，工会組長是劉德仁。劉德仁，因為出生在广寧故老戶人家。村子不大，所以村里老老少少差不多都認識他。工厂兴建以来也有三十来年，德仁的父亲是發电厂工人，德仁进厂也有十来年了，厂子里的新老工人認識德仁的也不在少数。不过，認識是認識，但只是一般地熟悉他的面目，可說不上对他有什么深刻的了解；也还不是都注意到新中国几亿人口的領導階級的聰明智慧、優良品質，到底在这些小伙子們身上是怎样体现的，怎样蘊藏着、生長着和發揮出来產生了雷霆萬鈞的气势呢！

劉德仁从小就是个堅強的孩子，他又聰明、机智。因为家里穷，到十来岁，父母才咬咬牙勉强地送他上了电厂員工子弟小学，德仁上学很用心，每學期考試都列在前三名。能干、愛活動，別人說他挑皮；其實，有正義感和愛打個抱不平怎么算挑皮呢！他的同學們都喜欢和佩服他这种“挑皮”呀！当时，他那个聰明的头脑，充沛的精力，驅使他什么事情都想知道，什么道理都在开始理解，什么知識都能吸收的时候，有几个人，几件事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个夜晚，几个小伙伴在街头玩耍，他們發現遙远的荒山坡上有一个火光。“唉呀，鬼火，鬼火！”因为都會听到大人們这样吓唬过孩子，便这样吵吵。十来岁的王俊恒不信那一套，由于俊恒的父亲——老工人王文炳，經常对俊恒进行正确的唯物觀點的無神論教育，俊恒就对小伙伴們說：“什么鬼火，都是些胡說八道！”孩子們好奇，打賭誰敢去到那火光跟

前看看究竟。小俊恒便挺身而出，單人獨个兒跑了去。一看原来是什么人插的一根香火，便一脚給蹴了。从这一件小事，孩子們都佩服王俊恒，何况他又聪明透頂，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德仁不仅佩服俊恒，而且在行动上也自然而然地受他影响呢。

学校里有位叫王巩基的老师，常給孩子們灌輸爱国思想。抗日战争后，王老师到农村参加游击队去了。可是，他給一些孩子留下挺好的影响。俊恒和德仁这些純真热情的孩子們，在日本鬼子統治下生活，心里十分憋气。他們天天在一塊談論反对日本鬼子的办法。学校添了日本語文課，德仁就唱着歌謠：“日本話，不用学；过了一年用不着！”

学生們都万分厭惡学那种嘴哩嘟噜的东西，更討厭看見那些在中国土地上作威作福的鬼子們。听说“过了一年用不着”日本話了，多高兴！盼着吧！后来，德仁他們又唱，“日本話，不用学；再过三月用不着！”

歌謠中的“一年”变成“三月”了，代表着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詛咒和对赶走日本鬼子的渴望心理。

一天，德仁在街上碰見一个日本軍官，挎着洋刀，看那分兒牛气！德仁張口就罵上了：“他媽的，臭妹妹的！早晚都把你們这群王八蛋消灭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禍，那家伙瞪着兩只牛眼：“小孩！你的什么說話，巴各牙路……，”一直找到学校，非把德仁开除逮走不可。混蛋老师要打德仁，德仁就反問老师：“憑什么打我？中国人不該反对日本鬼子！？”

老师說：“你不听話，淨惹禍，学校就开除你！”

“开除？不用！我还不念了呢！”德仁說着就挾起小書包

回家去。

过了些时候，他母亲托人情給他到鋼鐵厂找事兒，在一天黎明时分，他隨着人家到鋼鐵厂受檢驗，一去了他便在脚底下墊上塊磚头，把十五岁說成二十三，才能當上一名小工子。不管怎样吧，他总算能够自食其力，不張嘴向父母要吃的伸手要穿的了。孩子的心里挺高兴，干活的勁头挺足啊。他沒有管工厂是屬於資本家的还是官僚的；他想，只要学到手艺就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手艺是用劳动換得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就應該劳动。所以，他一开始到个劳动环境里，心很踏实，只知道好好地干活。那会兒，他年幼，瘦弱，叫他打十二到十六磅的大錘。十几錘就累得眼前冒金花了。这样的重活兒，他一样咬着牙干。后来，他上了一个坏家伙的当。那人叫席仲山，一次，他假惺惺地劝德仁：“歇会兒吧！別累着。”德仁說：“剛歇过了。”席仲山說：“嗨，歇过就不兴再歇了吗？你歇着，我干一会儿。”正当德仁剛剛擱下大錘的时候，日本工头来到，把德仁罵了一頓。德仁不想别的，光認倒霉。后来又有那么几次，德仁發覺是席仲山使坏主意，叫年幼經驗少的德仁無辜挨罵，几乎挨打。德仁想：“噢，是这么回事呀！怪不得人們說，‘不打饑的，不打懶的，單打沒眼的’呢！得長些心眼兒了。”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德仁对付环境的小心眼兒越来越多了。德仁漸漸明白过来，干來干去是白閑，學不到技术，白給資本家和鬼子當牛做馬。在这种心情之下，他又一次揍了日本人。本来，他心里有个底兒，对日本人是生死仇敵，在他能对付的情况下就不想放过去的。因此他見了大个子日本

鬼就罵，見了小個子日本鬼就打。這一天，一小日本走來了，還好像來找德仁的碴兒似的有點生氣的樣子，沒說兩句話，德仁就“啪”地揍了他一個嘴巴，然後還摟着小日本的胳膊去見負責人。這樣一來，小日本倒軟了，不敢去了。可是德仁再也呆不下去，因為他把那個小日本打了個鼻青臉腫。事後一定會被廠方發覺的。

鋼鐵廠的飯是吃不成了，回到家去。母親雖說罵他惹了禍，可是還是心疼兒子。“明兒叫你爹去電燈公司說說，再找個事兒干吧。”

劉德仁進發電廠是1940年，才十六歲。進到這個新的環境，學手艺技术的心情又高漲起來。開始在低壓爐做修理工，跟着工頭李富義干活兒。這人自私自利，愛占便宜，把發給工人擦機器的白布拿到自己家里去用。像這樣的人能教給別人什么呢？德仁也看不起這號人，干了不到二年，就換做汽機修理工了。汽機修理工人席玉堂老師傅大公無私，技術不保守，人也是個老好子；曹立尙老師傅雖然是一個碎嘴子，一天老說，嘟嚕嘟嚕沒個完，可是鉗工技術真是一百一。德仁跟這二位老師傅時間都很短，後來跟李福明老師傅幾天以後就跟着王文炳老師傅干活了。

跟王文炳老師傅干活，那算是走了運氣。王文炳，技術高明熟練，複雜的汽機構造，如什麼管子在哪兒，通什麼地方，他摸的透透的。人們稱他“字典”；人們說汽機檢修工都像王文炳似的熟練就好了。他不但技術熟練高明，社會知識也很豐富，對工人和氣愛護，講道理；那會兒，工人們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共產黨員，只知道他經常給工人們講抗日

救國道理，德仁跟了这样的一位师傅工作感到十分幸福，又是自己同学王俊恒的父亲，心想跟他多學習些本事吧。然而，真是好事多磨，刘德仁跟文炳老师傅時間不長就調到張子臣班里了。德仁心里窩火，和張子臣也合不来，自然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干活兒。过了不久，張子臣找了德仁来。說：“你明天到修造厂去做工吧。”

“誰的主意？”德仁問。

“当然是咱們維护股股長王志章的意思了。”

德仁一听，知道張等閹宗派，排擠王文炳老师傅，張把德仁看做是王文炳的人，調到他班里来也不大好指使，又怕他为夜班費問題串通事兒，就假傳聖旨想把德仁擡走，來个調虎离山計。

“王志章不認識我，不知誰出坏呢？”德仁說。

張子臣故意不做正面回答，說：“王志章看你不大頂事，才要調你。你要硬不去，这里可沒你的事兒干了，就得拿你‘打伤耗’（物件備品或者廢物的意思）了。”

德仁一听到‘打伤耗’几个字，心里的火兒就立刻冒出来，他想把事兒挑明，說：“王小辮（王志章的綽号）是南方人，也不下現場，他怎么会知道我們‘臭小工子’的技术高低？我看这里头一定有人出捻子！不过，不要紧，我不就是广宁坎当街人嗎？不叫我吃这一份兒我可以回家抱孩子。要真是王小辮在这兒亂戳鼓，他可是比不的我，他是个外乡人，老子主得叫他‘孩子拉屎’挪挪窩兒！不信，咱就走着瞧！”

張子臣一听，心想德仁不是好欺負的后生，說了声“我

再給王股長說說看”，就走了。以后再沒提这个碴口。

从那，德仁干着真是灰心。在那种場合下，还有什么心情鑽研技术。日本鬼子統治时期，一个月發給几十斤豆餅面。吃不飽还能干活兒？干脆磨洋工。有时德仁上了班一交卡片就溜，銑个螺絲母，該十分鐘的干它半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来接收厂子，揪着飞机尾巴來的新廠長和職員們，跟鬼子一样欺压工人。工人們生活沒有一点改善，厂方叫成立什么“工会”，流氓坏蛋們乘机为非作歹，在职工中發展國民黨員和特務組織，把卖布头兒的小販抓起来，說是八路軍偵探进行拷打盤問；半夜里“哐哐哐”砸門拿着手電棒兒晃呀晃地查戶口……，如此种种，使德仁这些正派工人十分憤懣，为了促使反动派早日垮台，在工人中展开了怠工运动。机器房、工具室的牆上到处写着：“三点水加包字。”（工人哥兒們誰都明白这里面的意思——那就是“泡”）“肚子吃不飽，干活干不了。”“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們的肉……。”

可是，德仁的确看不清楚光明前途，过去的同学，像王俊恒，过去的师傅像王文炳……，都不在一起干活兒，很难接近，德仁对自己的环境不满，下了工就鑽到“牌九局”里消磨光阴，找精神寄托。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直混了一二年，到解放前几个月，才和革命活动接近，參加进步的讀書会、歌咏队等党的外围組織。解放后，誰也沒劝他，他就和賭博場絕了緣，和一帮青年搬到厂里住。工作學習和生活都活躍起来了。

1949年4月發电厂开始建团，刘德仁第一批入了团；当

了团小组長。5月，就到天津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去學習，德仁在學習上一点不肯落在別人后面。学过了社會發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綱党章……以后，思想很快的提高了一步，就在当年8月，他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 \* \*

刘德仁从天津回到厂子的时候，他还是个預备党员；为了工作需要，也根据他的思想認識和行动表現，上級党决定給他提前轉正，担任了修复六号机檢修班的党和工会的小組長。不久，隨着全厂的機構改革，成立了汽机分場，德仁便担任車間的第一任党支部書記。在工作中，他首先拿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帶动群众。工作做起来也真够捲泥的。机器的無論哪一部分都得大拆大修，一点都不能大意，德仁从思想上認識到机器的安全運轉是和高度的檢修質量分不开的，所以在工作中他不断地和大伙說：“咱們最要緊的就是活兒要做得細！別一大意，等干完了，一試車再出了毛病，还是不能轉，再一返工，可就老鼻子啦！”

那会兒，大伙都是拚命地干，恨不能馬上修好發電。但是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和領班三人的主意往往不一致，一人一样，互相扯皮。比如，裝发电机心子的时候，于永江建議用吊車吊着下大蓋和軸，丁敬忱却主張把軸先墊起来再裝蓋子，他們意見分歧，工人們只好呆着。返工活不斷出，起重工也常頂嘴。有些人情緒就漸漸低落。“好，我們白天黑夜地干都白搭了！”

德仁和他們才一接触，就感覺到于永江不敢負責任，背着个撤职处分、戴罪立功的包袱；要嘛遇事不出主意，要嘛

出个主意就被丁敬忱、張子臣反对掉。丁敬忱呢，政治上不可靠，常常搗鬼；張子臣呢，剛愎、固執、主觀片面，遇事不和群众商量。刘德仁看到这种情况，从心眼里恨他們。当时德仁也不懂得“團結技職人員”是党的一条政策，認為沒这些人，工人哥兒們一样能把电發出去。虽然也知道我們还要發展生产，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認為只要工人阶级（当时認為他們不是工人阶级）一鼓勁，就建設起来了，也不用这些人。尤其看到丁敬忱搗鬼，于永江沒主見，越發感到这些人实在該“滾蛋”。德仁这种思想經党总支書記反复談过几次話才慢慢扭轉。德仁听党的話，思想搞通了，就对这些人从政治上團結，生活上接近、照顧。开始，他确实是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去做这些工作的。于永江害病的时候，德仁到他家里去探病慰問；張子臣捲了腿腕，德仁把他背上汽車，又陪同送往医院。看起来，德仁的行为和脾气同当年罵王小辯“老子叫他‘小孩拉屎’撈撈窩兒”的时候多么不同啊！在德仁自己心里也感到，他是有意識地在做工作，要不，說什么也不会对这些“非工人阶级分子”抬举和客气的呀！

当德仁覺察到領導意見不一致，因而返工活不斷出的时候，就積極主动地建議組織“党、政、工碰头会”。坚持提出在碰头会上統一不了的意見不能往下放。又建議在工人中間也組織碰头会，把技术和工作上的意見都拿到碰头会上来研究。大伙出主意，好处大的很，連不團結的現象也解决了。德仁的这些建議得到党总支的大力支持。碰头会后来發展成技术研究会，在全厂各車間推广后，对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德仁又抓紧了生产上的积极职工进行帮助、培养，好的吸收入党。有一个叫韓伯清的工人，比德仁大一二岁，在旧社会是个老蔫，从来不多说话，人们很少看到他有过笑脸；他天天就知道上班干活儿。可是一解放，韓伯清变了。王俊恒、刘德仁、李进宝他们组织的秧歌队、歌咏团，韓伯清首先报名参加，他打扮成老太婆，耳朵上挂着两颗红辣椒，扭的欢极啦，街上的大娘、大伯、姊姊、妹妹们看了没有不笑的，说是韓老蔫大变样。其实，他不仅在生产上变了样，思想上也大大提高，工作上也大踏步迈进了。除他以外，班上还有个叫赵敏的小伙子，生产、学习上也表现得特别好。再说，他们的家庭成分、个人出身，俊恒、德仁都很了解，便在六号机修复过程中，吸收了他们入党，建立起汽机支部。他们这些党员，结合着生产和业余活动，在职工中普遍而深入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六号机早一天修复发电，咱全北京市就早一天恢复光明，咱们工人阶级是不怕任何困难的，只要我们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掉！”职工情绪因而就越来越高了。

厂子里邀请的苏联专家来到了。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刘德仁在解放前就听王文炳老师傅谈过苏联怎样好，解放后学习、读报，很清楚地知道苏联老大哥对我们无私的帮助。厂内的职工们知道苏联专家是来帮助修六号机的，从心眼里表示欢迎。

大家看到四十多岁和蔼可亲的苏联工程师切尼斯考夫同志刚刚到厂，不肯休息就赶到现场去看机器。一上大楼就和那些拆修机器的油手泥脚的工人热情地握手。问了几句话，随



后脫掉外衣，鑽進發電機里面去，和工人們一道工作了。大家都非常感動！

德仁当时就抓紧向大家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他说：“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美国人上咱們这儿来过。同志們还记得那时的情况吧。美国人进机器房捂着鼻子，嫌味兒。狗腿子把咱們工人撥拉的远远的。美国人一看机器就說，这机器太破爛，不能使了，干脆把它扔到海里去！扔掉怎么办？叫买他們美国的机器。可是苏联工程师一来，就給想办法，要把已經破坏到这种程度的机器早日修复，帮咱們克服困难，咱們應該对苏联工程师尊敬，向他們學習。”

德仁在夜深时，陪同苏联專家一起工作，他怀着爱戴和尊敬的心情劝專家說：“您白天黑夜地工作，太辛苦了。切尼  
斯考夫同志，回宿舍去休息吧！”

“什么？”沒想到專家有点激动，眼光从眼鏡框上边射出

来，說：“多少天了，北京還黑着燈呢！要是在莫斯科，我們保証一分一秒也不能停電啊！”

几句話，打動德仁的心，而且給他啟發，德仁建議行政，把工人分為日夜兩班，輪流不停地工作，這個建議馬上就得得到行政上批准；工人們也特別滿意，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四個多月的修復工作就這樣一股勁兒干到底。

德仁不單是六號機修復工作中的帶頭、組織和宣傳鼓動者，在技術上他也開動了腦筋，想出好多合理化建議來解決裝修時候的困難：比如初次裝汽機葉子的時候，他細心檢查出新來的汽葉和原來的有些兒差別，就向于永江建議得找一下‘靜平衡’。于永江不同意，結果裝上以後震動大，還得拆了按德仁的意見調整了比重才行。另外還解決了許許多過去在舊社會外國人和工程師都棘手的一些問題。由於德仁刻苦鑽研和認真向蘇聯專家學習的結果，技術大大提高。他的每一件合理化建議都是費盡了腦筋，想成熟了再提出和工人弟兄們一起研究，有時候先向蘇聯專家請教，然後建議給行政。因為德仁的細心進行思想工作，刻苦的鑽研業務，依靠上級黨的領導，認真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團結技職人員，普遍發動群眾，在1950年1月間，六號機的修復工程便順利地提前完成了。

\* \* \*

六號機能開動，發出電來，人們心里都有說不出的高興，可是一开机，震動的特別厉害，不能并入京、津、唐、張電力網里運轉。大家情緒大落，都瞪了眼啦。所有參加修復六號機的職工，又成天在想办法解決震動問題。德仁這些日子連飯

都顧不上吃，腦子里时时刻刻裝着“震动”問題。到班上就圍着六号机打轉轉。他的一双手不断地抓头髮；有时候把耳朵貼近机体去諳听汽机內部的声音。夜里，他也在深思苦慮地琢磨解决办法。这晚，已經过了午夜，他还坐在办公桌旁考慮問題，又是細想，又是画圖。党总支書記站在他背后，看了他几十分鐘，他也沒有覺察。最后，总支書記輕声地說：“休息吧，德仁！要注意身体啊！”

几天来德仁又看到一些同志的愁眉苦臉。几个月来同志們的辛苦，莫非白白浪費了嗎？

和苏联專家商量，又把六号机停下来，找“动平衡”。这是很困难的工作，过去沒有找动平衡的經驗。苏联專家建議用同步馬达找平衡。就是用四号机来带动六号机，这在过去是連聽說都沒聽說过的。先找右侧，老是找准，每次找的都不一样。再找左侧，兩三次就找好了。再找右侧的时候，又有差別啦。德仁便从这一点判断問題，他鑽进發电机風道里面，仔細諳听，听到有微微的“哐啷”“哐啷”的声音，他心里說：“有事兒。”出来告訴別人，檢修工韓伯清鑽进去听，也听到那細微的声音，他們便决定把机器停下来檢查。德仁想了些办法，从發电机心子上找問題，終于發現發电机心子里有了东西。細看才看出是几塊碎木头；他用鉄絲勾出来，攏在天平上一称，足有138克重。

木头一發現，馬上提高了工人們的警惕性。他又組織了六号机的保衛工作，由黨員們带头日夜輪流值班看守，晌午吃飯也輪流着去吃。德仁还在工人中进行教育，要大家时刻記住毛主席告訴我們的話，对不拿槍的敌人更要警惕。

六号机完全复活了，震动也大大減輕。同时在苏联專家的具体帮助下，使六号机帶到它应有的容量（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終于把一个“老爷机”“肺病鬼”修理健康了；苏联專家还帮助我們編写了一本六号机的典型規程。使工人們無論在运行或檢修方面都有所依据，心里有了底。誰看到这种情形不兴奋啊。六号机停了四个月的时间，又大放光明了。光明！光明就是和工人阶级分不开的呀！

以后怎么样了呢？以后，我們的刘德仁同志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了。他的事迹，上面仅就修复华北最大的六号發电机过程粗略地叙述了一下，至于其他，至于在修复六号机以后的工作、技术和政治上的大發展，大飞躍，留到后面再談好了。

### 三十九、三件大事为了一个主題

在修复六号机过程中，厂里同时进行了几件大事情。一件是機構改革；一件是整頓职工队伍；一件是組織职工學習。这三件大事和生产上大修六号机齐步前进。搞的很集中，很緊張，很活躍。几个月的时间，厂子的面目大大改变了，真是翻天复地、千勁冲天。

三件大事为了一个主題，就是民主改革。

旧的一套機構，妨碍了生产力的發展。比如，以前層次过多，一个司爐司机助手上边有司爐、司机，再上边有班長，再上边是值班工程师，值長，运行股長，运转課長，厂主任，这么多層次！六号机的教訓，司机因沒有停机的权力而遭到

毀灭性的破坏。工人連落个螺絲的权力都沒有。一方面工人直接感覺到旧制度的不合理，需要改革，同时根据苏联專家的建議，在1950年2月間进行了機構改革，厂里無論是党、政、工、团的领导同志，都下了很大功夫，細心研究，吸收外厂經驗，學習苏联，把旧機構改变成分場負責制，也叫做“区域管理”。即分成平行的五个車間：机、电、爐、运、修（汽机、电气、鍋爐、运行、修理）。提拔了大批工人干部。王文炳、刘德仁、陆荣芝、韓伯清、張利明……提拔为厂一級或車間一級的领导干部。把知識分子技术員放到各車間，走上和工人結合的方向。从此，厂子从計劃管理上、技术管理上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大机器修复后，架子摆开，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关于機構改革，大力提拔工人干部，事前早有准备，1949年8月間，就通过党员李守勤等同志协同党支委挑选出百十来人，送到市委干訓班學習了三个月。这里面主要是工人，也有少数技職人員。在學習中有百分之八十入了党。这批新生力量，回到厂里，参加了各車間工作和生产中去。起了很大的作用。接着在厂里也搞起訓練班。短期輪訓，一月一期。學習党的基本政策、社会發展簡史……，全体职工对这一學習运动，極為重視。都說思想認識、政治觉悟提高了很多。学社会發展簡史，对于“劳动創造世界”、“猿变人”的道理極感兴趣。

不过，在組織技職人員學習中，費的力气是不小的。过去資本家和反动派时期，把技職人員和工人之間故意造成不可逾越的鴻溝，使兩方面互相敵視。解放以来，接管組和工

作組的同志們在執行團結教育技職人員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但是也有些缺点。六号机事件發生以后，引起上級特別重視，派了几位强有力的干部如郭义敏、吳明……同志來厂。为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徹底改变旧局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吳明于11月間來厂。他过去是农民干部，担任过区、县委書記，工作有魄力。来了以后，先任厂里支部書記，不久，到市委干訓班的百十来人回厂以后成立起总支，他又担任总支書記。

以后，接着办輪訓班了。吳明、郭义敏等同志他們有意識地把技職人員和工人混合一起編學習組。这也是从来没有有的事。过去职员怎么和工人坐在一起呀！职员住的屋子怎么会讓工人进去呀！在工人方面，也不高兴这么做的。他們压根兒就討厭职员們呢。他們是“先生”，不願意湊合他們。現在，党的干部費了很大力气，說服兩方面——工人同志好說服；技職人員有的确乎是口服心不服，憋着股子勁兒，怀着委屈心理，甚至有的怀着“大勢所趨，只得如此”的心情接受的。于是，北厂职员宿舍的大門打开了。每天下了班，职工分組到职员宿舍各个房間开學習討論会。有的技職人員心里虽然不舒服，但是也不好說什么。学“猴变人”是大事，是改变人生觀、世界觀的大事，还能注意这些小节嗎？

在討論会上，也經常爭論。一次，有一位技术人員發言說：“我家有百十亩地兒，是个貧寒之家……”話音未落，一个工人‘腾’地站起来，粗声大气地說道：“你家有百十亩地算个貧寒之家，我这房無一間地無一塊的算个什么家庭出身呢？”引得全屋里哄堂大笑。都热烈地參加了这一爭論。

与此同时，把过去的工人把头，流氓分子，反动党团里面的骨干、爪牙……进行了处理，整顿了工人阶级队伍。在这以后大批工人干部站起来了，担任了生产上的重要骨干，这些同志都有实际生产的經驗，都有雷厉風行的工作作风，都有联系群众的优良品質……。

## 四十、工人干部陆荣芝

上一节提到机构改革以后，提拔了大批工人干部；在这一批干部当中有一个叫陆荣芝的。陆的身世、经历和被提拔为干部的过程，很能代表一般。但是也有些較曲折复杂的过程，下面想比較仔細地介紹一下。

故事須从1949年春叙起。一天，几个支部委员坐在一起，研究發展对象的时候，組織委员老杜提出陆荣芝来。

“陆荣芝？”支部書記問，“干什么的？哪三个字？”

“陆军的陆，荣华富貴的荣……，”宣委王俊恒替老杜回答。

“芝是草字头底下加个之乎者也的之字。”老杜接过去說。还蘸着从茶缸子里倒出来的水根兒在办公桌上写了写。

支書听了这个名字，嘴里說着“嗯”，可是眉头微微皱起来。他心里琢磨：刚刚解放，發展党员應該首先在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当中着手，对恢复生产作用才大；至于工厂附属小学的教师、医务室的护士、或者总务科的打字員……，可以往后推推。

“你們提的这个——”支書本来想說‘这个女孩子’，但

是改了口：“这个陆荣芝，她，她在哪个部門？”

“运行股。”王俊恒回答。

“运行股的鍋爐房。”老杜补充。

“噢？”支部書記有点惊奇。

“解放前掩护过咱們的地下黨員。”王俊恒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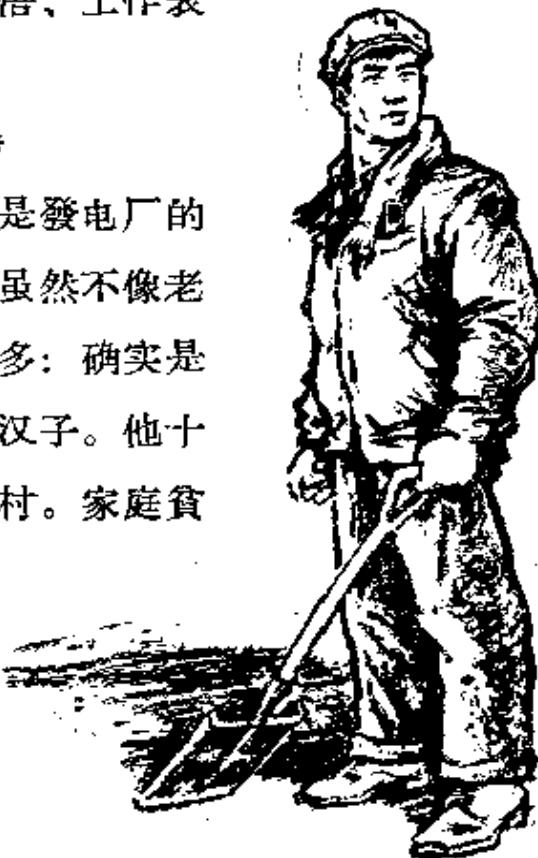
“我們老早就打过交道。”老杜进一步补充。

“噢？”支部書記不得不仔細問了，“那么，这个同志到底  
是男的还是女的？怎么看来非常像女同志的名字？”

老杜和俊恒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老杜說：“这位‘女  
同志’長的身高丈二，膀闊三尺，豹头环眼，虎背熊腰……”他  
把《三国演义》上描写張飛的語句都搬来了。俊恒制止住他，  
慢言慢語地說：“算啦，別討論陸榮芝是男是女，什么样兒；  
还是談談陸榮芝的思想觉悟、工作表  
現吧！”

\*\*\*

陆荣芝原名陆秋立，是發电厂的  
推煤推灰工人，長的样子虽然不像老  
杜說的那样，可也差不太多：确实是  
个又黑又紅、五大三粗的汉子。他十  
七岁以前，生活在冀中农村。家庭貧  
苦，父亲租种着地主的  
几亩薄田。日本鬼子侵  
占着他們家乡的时候，  
他忍受不过，来到工厂  
做工。推煤推灰工是發



电厂里最劳累，工资最低的工人；解放前他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狗腿子进行过多次自发性的斗争；解放后做工非常积极。工作组的老杜曾经找他谈过几次，也从侧面了解过他。准备吸收他入党，支部别的委员基本上都表示同意，让老杜再和他联系，就可以填表了。这一天下了班，吃过晚饭，老杜来到陆荣芝的宿舍里。

“来，坐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上！”陆荣芝指着自己的床铺招呼老杜。

“请，请！”老杜不坐，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他在屋里踱达起来。

老杜原来也是农民出身，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队，担任过多年的支队长或指导员的职务。在残酷的环境中，他们买不到政治理论书籍，便搜罗了《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作为干部学习的材料。和敌人作战，运用了不少古人的作战经验。有一夜，向汉奸岗楼喊话，开始讲些国际国内形势，敌人不听，敲锣打鼓地混扰。后来老杜向他们讲“三国”，敌人才听进耳朵里去。老杜先讲了一段“徐庶进曹营”，接着，学习诸葛亮死王朗的一套方法；虽然没有震死汉奸，但是有不少敌人跑下岗楼来投降了呢。

老杜对几部旧小说，因而很喜欢，可以说视如珍宝。解放后，他在工作中，还常常引经据典地搬些“三国”或“说岳”上的例子；和熟人说话也爱带些“请、请”“豈敢、豈敢！”……半开玩笑的口头语儿。

老杜是个性格爽直的人，可是这次和陆荣芝说话，却转了不少弯子。

“今日風兒很大，煤場上干活一定挺冷吧？”老杜关心地問。

“不冷！”柴芝說得很干脆。

“這些天，你們班上弟兄們干活情況如何？”

“嗨！可來勁！”

“籌備工會，大家選你當班代表、股代表，你感覺怎麼樣？”

“努力建唄！”柴芝和老杜不同，說話不習慣用成語。比如別人說‘努力’，他說‘努力建’。別人問他為啥，他說‘努力建’比‘努力’更深一層兒。

他們又談了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問題；老杜問了幾個工人情況，提到張利明，柴芝忽然問道：“聽說張利明入了黨；我就不想入党啊？”

這一下問的老杜挺高興。用不着再繞彎兒，趕緊回答：“興，興！——可是，你為何要入党呢？說來我听听。”

“嗨，你真把咱看成大白薯了。那天你不是做了報告？咱懂啦：為了解放工人階級，為了解放全人類！還有什麼？——對，不怕犧牲……”

“好，好！”老杜稱贊地說。隨後，嚴肅地講了講如何做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並且告訴他支部曾經研究過了：“那，你先填個表吧！”老杜有準備地從衣袋里掏出一張表格來。

“填表？”柴芝楞了一下，接过表格來說，“我不識字啊！你幫我填填不行嗎？”

“好，”老杜和藹地說，“今兒晚上不開會，也沒有其它工作，你就仔仔細細地說一說你的經歷……”

“对！”陆荣芝的脸上，兴奋起来，发着红光。他原来坐在凳子上，现在蹲在凳子上了。

他出生在冀中安平县的一个农村。奶奶给他起名叫秋立。他开始记事的时候，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事儿，除了全家吃的粮食很少，主食是糠糠菜菜以外，就是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四叔叫‘门楼’的，因为家里养活不了，送给别人家顶了债。这件事给小秋立很大的刺激。一个亲人，小伙伴给夺去，使得一家人生离死别。不知道小小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耽心自己也被送给陌生人家，是不是耽心家里不管吃饱肚子……，从五、六岁起，别的富裕人家的孩子还偎在娘怀里，他就像真正的庄稼汉似的把家做活了。他背起能装得下两个小秋立的大筐篓，在树林、在荒坡，到处寻找。当他发现一枝干枝，一片树叶，一叢枯死的老草，就像拣到宝贝似的放进背后的筐篓里。

“肚子饿了，晌午错了”。小秋立还在为了拾满筐篓而奔跑呢。最后，累得呼嗤呼嗤地背回家去，向正在烧饭的母亲跟前一放，说：“娘，烧这个！挺干！”

“咳，真是，小子不吃十年閑饭！”

娘高兴，夸奖孩子。可是，看见孩子头上腾腾地冒着热气，脸上叫汗水冲的一条条泥道道兒，就又心疼起来。惦记孩子肚饿，用烧火棍把埋在灶火膛一边热灰里的白薯，扒拉出来，在锅台上摔摔灰，遞给秋立，小秋立感激地笑了，伸出粗糙的小手去接。娘又说：“烫！小心！”

“不怕！”小秋立说着，早就掰成两半，放到娘怀里一半，自己拿着另一半，嘛嘛哈哈地吃起来。

到他的身量長到能把兩桶水挑起來的時候，他就代替父親，擔任了挑水的職務。一副擔子放上肩膀，兩個空桶隨着步子搖擺，還像唱歌一般地發出音響。挑回水來的路上，小秋立稍稍歪斜一點身子，邁着沉重的脚步，呼呼氣喘，可是很高興。

“嗬！這小子不錯，挑動水啦！”看見的人們稱贊着。

到十五歲，秋立已經長成一條大漢子了。雖然年年吃糠咽菜，可是在日夜的勞動中，鍛煉成滿身是勁，一杠子打不倒的小伙子。這樣的小伙子，父母是多么喜歡啊！老人們把一切希望放在他的身上，盼望着孩子們用無窮的體力來獲得幸福！

可是，日本強盜來到他的家鄉，人們過着奴隸生活。這樣過了几年，日本人抓壯丁成立漢奸隊——當地老百姓稱為“棍兒兵”的。秋立的父母耽心秋立被捉走，就叫他到亲戚家躲避。在一個黑夜里，秋立跑到姑姑家去。早晨，鬼子、漢奸就來砸門了。

“你兒子呢？交出來，趕緊的！”鬼子、漢奸進門就喳呼。

“你找小秋立嗎？幾個月以前就出門啦！”老父親說。

“上了保定府！”母親加上一句。

“胡說！不行！”

逮走了老父親，壓在鬼子崗樓里。打、罵、壓杠子，把一個老實人折磨得死去活來。人，勞動人，不怕受累，不怕挨餓；可是忍受不住窩囊氣。父親被折磨了三、四天，回到家臥病不起，不久就死去。咽氣以前，也沒看到心愛的秋立一眼，他叮囑秋立娘說：“孩子娘，聽我說，常說的俗話，‘人

挪活，树挪死’；咱这一块儿，成了活地狱。捎信给秋立，叫他奔活路，远走高飞吧！”

过了些时候，抓兵的风潮过了，伪乡长要民伕替鬼子挖封锁沟，按门头要，不出快的须拿钱雇人。秋立家哪里来的钱！他从姑姑家回家来了，跟大伙一块出快干活。这是人受的罪吗！动不动身上被鞭子抽打，大腿上挨了枪托子……把秋立折磨得傻呆呆了。饭也吃不下，端起碗来，楞半天才想起往嘴里送一口饭。娘看着这情况，心肠绞痛：“咳，”娘说，“你走吧。你爹说过，叫你逃活命！……”

夜里，秋立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舒服。他要离开家乡，生活了十几年的故土。这里一草一木也是秋立熟悉的，庄南的大水湾、家西的枣树林，连胡同口上的那盤石碾子也都是亲切的……。鸡叫以后，他匆匆起床，向母亲告辞，头顶着星星，离开家乡，直奔保定去了。

\* \* \*

在保定呆了几个月，找不到工作。听说有些同乡在京西发电厂做工，他便投奔发电厂来。真是像他自己说的，成了“没头的蒼蠅乱撞”啦。可好，来到京西，没呆多久，就托人进到发电厂里做了一名推煤推灰的工人。这种活儿很艰苦；爐灰冒着一人多高的火苗子往外推，烤的头发都卷曲了；耳朵像刀割的一样，衣服常常烧着；有的人，没走出爐灰道就热昏了倒下去。

陆秋立从农村才来不久，只知道老老实实干活，不知道抱怨。他想：该吃点苦就吃点苦，该受点气就受点气；恐怕是命该如此，没有办法的。过了些天，日本投降了，秋立心

里挺高兴，以为这一下可熬出来了。哪知道，国民党接办后，厂子里的情况，工人哥兒們所处的地位，所过的生活，用秋立的話說：“照常如是！”工作条件还是那样糟；生活呢？配給一半谷子，一半是發霉的小米……，就是这样的生活还不怎么稳当，說不定什么时候飯碗被敲碎了。

有一次，陆秋立上后夜班的时候。后夜——沒有在后半夜做过工的人是不曉得那个滋味的。那会兒吃的不好，精神不充足。秋立推灰推了几十車子以后，困乏的支撑不住了。困乏比飢餓还难忍受。总是覺得头重脚輕心里翻乱。“我为了啥受这个罪？”开始問着自己，解答不上来就更松了勁，脖頸上像挂着千斤閘。“去你娘的！”他想冲着爐灰堆罵一頓，可連罵街的力气都沒有了。他抬起干澀的眼皮望了望旁边，是爐灰道旁喂馬的房間，他下意識地拖着好像扣着鎊鐐似的兩条腿走了进去，就在門后的牆根处，蹲下去，又順勢側倒在那兒，他睡着了……。

他夢見了什么？好像在万里千頃的平原上揀柴，心情舒闊，自在逍遙。忽然，日本鬼追来了，他来不及躲避，因为兩腿不像自己的，心里正在焦急万分，“嘭”的屁股上挨了一槍托子。隨着疼痛，他醒来了。他看見了什么？在灯光下，站着二头子“大金牙”，还想再踹第二脚。秋立站起来。

“媽的皮！誰叫你‘撂把’冲盹兒？”像狗呲牙一般，“大金牙”的金牙在灯光下一閃一閃，叫罵着。

秋立心里起火落火，压下了。薰薰地出了馬棚，走向爐灰堆去。第二天，上班時間，陆秋立去拿卡片，沒有了。这么一点事兒，他被开除出厂，他的飯碗子被敲碎了。

秋立失了業，還住在集體宿舍——當時叫下房兒，跟同鄉哥兒們一塊吃飯。可是，「厂」里巡警長楊大鼻子竟找邪碴，常常提着大棍棒找他，趕他出厂。

他搬到別的工人窩棚里住了三個月——這三個月好心焦啊，像過了幾年似的。後來，找到一個姓梁的師傅，是個遠門亲戚，論着叫舅，他便求他說：「梁大舅，我這樣呆着不行啊！我還得上班！」

梁師傅同情他，拐彎抹角托門子讓窗戶地求了求當時廠里的大把頭閻子民，算是得到准許了。

「不過，你得改個名兒！」梁師傅告訴秋立。

「行，這還不行啊！胡起個名算啦。」秋立高興了。想了想，不知怎麼一下心血來潮，想了一個女人的名字。梁師傅領着秋立到事務課去辦手續。那裡是个高窗台，开着一扇窗，像个當鋪似的。辦公人在屋裡坐着，露着半个腦袋。梁師傅和秋立站在窗外。

「你叫什麼名字？」辦事人在屋裡問。

「陸榮芝。」

「哪個芝？」

「我知道哪個芝？我又不識字！」

「多大？」

「十八。」

「这么大個子，才十八？」

「看，他不信呢！」秋立想，又机伶地回答說：「二十八！」

「唉，這還差不離，」辦事人开玩笑似地填好了卡片，然后滿不在乎地說：「行啦，明天上班！」

就这样，陆秋立变成了陆荣芝；青年人变成了壯年人！

\* \* \*

复工后，在大头子孙炳立、二头子金万宁手下干活。活兒还是过去那些，头兒虽然換了人，还是和过去一样，不拿你当人支使。头兒們說話嘴里不干不淨，罵罵呱呱，有时还动手动脚。

本来，从失業到复工，心里感到一点点温暖。这一下，又凉半截了。陆荣芝想：这个世道，好人怎么这样少！在家乡，受地主、日本鬼子的气；出門来，受国民党狗腿子和坏把头的气，还有个完沒有？莫非得受一辈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二头儿金万宁还好些，他胆小怕事，主要是听大头兒的喝。大头子外号“孙瞎子”，長的其貌不揚，可是爱喳兒喊叫、狐假虎威地欺压工人。陆荣芝跟了这个家伙干活真算倒了邪霉了！

不过，世界上的事兒不是那么絕對，到一定时候，情况就有可能轉变个样子……。

陆荣芝于着活，和一个叫謝金成的工人閑聊話，謝說有个李貴臣，开除又上了班，他把領班揍了一頓，領班倒老实了，沒事。——这几句話在荣芝心里有了印象。

“是嗎？”荣芝想，“穷人在这兒沒好气受。反正得想个法兒。常說的俗話：馬善有人騎，人善有人欺。我，光身一个人，沒拉家帶口。我看，一个耳朵的罐子掄吧！要是再有人往地里踩我，决定：揍！”

說是下了决心，其实才是一顆新种籽的萌芽，一塊面肥

的开始發酵，它还很稚弱，沒力量；还不懂得怎样生長，也不曉得命运將怎样等待着他。

这一天，荣芝和李惠民一班推車。李惠民是个干瘦、貧血、眉目清秀的青年，干了一会兒惠民就累啦，蹲在一旁抽烟。被孙瞎子看見，就像天上打霹雷一样，呱啦呱啦地嚷叫起来，还帶髒字罵开了，“嗨，他媽的，光啄鼓那一袋鸚巴烟啦？还干活兒不？”这还不算，并且把他倆推的煤車从小鐵道上掀到一边。荣芝一看心里就燃起了火，可沒表示出来。他和另外几个工人，一起向孙瞎子說好听的：“得啦，得啦，我們这就干活兒。孙头兒生这么大气干啥？”說着几个人把煤車又掀上鐵軌。

孙瞎子不听这一套，气還沒出，过去又踹了李惠民一脚。这一下可把荣芝气炸了。他握紧了像大榔头般的拳头，向前跨了兩步，問孙瞎子：“你小子想怎么着？”

“沒你的事，你甭管！”孙瞎子对荣芝說。

“沒我的事？我們倆推一个車。你打算怎么着？——操你的奶奶！”

荣芝抄起地上的一根八号鉛線摶成的麻花繩，冲着孙瞎子擰去。孙瞎子的眼睛并不真瞎，早看清荣芝手里的家伙，一个箭步蹦出老远，躲到別的工人身后，嘴里嘟囔着：“你看，你看，我又不是跟你过不去，这是为啥……”溜走了。荣芝被人們攔住，說几句。他們也是为荣芝耽心，怕他惹出禍來。

其实，事情过去，荣芝心里也有点嘀咕了：自己一向老老实实，怕惹事生非；虽然是現實生活逼的他發了这么一下爆仗脾气，免不了才鋸合的飯碗兒又給敲爛，还到哪兒去呢？

第二天，到上班的时候，荣芝往厂里走着，像很疲倦的

样子。他估計几分鐘以后就要出什么事兒了。但是，意想不到，卡片还照样兒放在那里。

“哈哈，‘沒有开除我呀！原来这些家伙們是欺軟怕硬，不吃好糧食啊！好嘞，就这么干啦！”

榮芝心里开了道亮縫兒。

\* \* \*

爐灰堆上的土皇帝孙瞎子的宝座，外表看来沒什么变化，統治地位还好像很稳固似的，但是實質上自从叫榮芝的一頓大罵和麻花繩的起义，統治基础就慢慢动摇了。陸榮芝被逼抄起麻花鉛絲繩兒，在某种意义上簡直类似大澤乡的陈胜、吳广。确实，在孙瞎子看来是个不得了的“事变”。事情是有了开头兒，就会有所繼續和發展的。又一天，爐灰堆上的朋友們在嘀咕一件事。榮芝閑明白是这样：六个人的活兒五个人干；另外一个空額叫孙瞎子吃了。开支的时候，孙就蓋上个假戳記。

“不行！”榮芝說，“等孙瞎子来了問問他！”

一言未尽，孙瞎子来了。榮芝站起，迎面走过去說：“孙头兒，你喝工人哥兒們的血，还想活着不？”孙瞎子心里明白，表面裝糊塗。榮芝脫下鞋来就要扣狗日的！孙瞎子一溜小跑不見了。他偷偷地到會計那里，把蓋的假圖章刮擦掉，還給這一班添了个临时工。

对孙瞎子說來，“事变”鬧的最凶的要算第三次。像他这种人，大概記性不好，也許他是“不和‘粗人’一般見識”，發生了兩次矛盾斗争，并沒有开除陸榮芝，可是孙瞎子还是愛喳兒喊叫。第三次事發生在爐灰洞道里。推灰哥兒們这天

“紧折班”，早8点下了后夜，下午4点又上前夜班，人們很疲倦。裝的又是冒着老高火苗的紅煤火，烤的难受。他們動作遲緩了些，孙瞎子就忘記麻花鉛絲繩和硬鞋底子了。

“就磨洋工啦？为啥不快裝？吃飯怎么不懶洋洋的哪？咽——”

人們正沒好氣，他又来了个火上加油，好啦。陆荣芝也看出大伙的心情来，叫胳膊肘向身旁赵师傅一拱，老赵便拿起大铁鍬来，“噠”地一声摔在铁軌上；荣芝也“煞”地举起铁銃来，罵道：“我劈死你这个狗日的！”众人也齐声呐喊：“揍！揍！”

孙瞎子一看不好，倒是真机警，和上兩回一样，一溜烟似地跑掉。

行啦！孙瞎子們明白啦！原来只有一个陆荣芝，現在多少个陆荣芝起来了！工厂里各車間的怠工运动普遍地展开來。工人們一班班的不干活。工資少，写加班。运行工上白天班的打前夜加班，怎么个打法呢？下午4点钟下了班，按說就該上班了吧？不，先洗个澡，換上衣裳到街上蹣達一趟，比如买点咸菜回家就窝头吃呀什么的。到9点或10点多鐘再上班。上后夜的輪流換班睡觉。一次，大修五号發电机，从推灰工人中調了几个帮忙的，拉繩开吊車，陆荣芝荣幸地被挑选来，他和另外一个工人到修理場抬軸瓦，兩人抬半拉，起重工刘头兒一人杠半拉。修理場到机器房不到半里路，荣芝等二人从上午8点钟拴好了繩，抬上肩膀，抬到机器房正好拉12点的汽笛；下午抬第二次，走到中間，就休息起来，刘头兒看見不滿意，嘴里不干不淨地叨叨几句，荣芝說：“你叨叨啥？我們

不抬啦，就擡到這裡！”劉頭兒一聽，更串了煙子，罵了一句街。陸榮芝哪受這一套，抽出大杠子來就要揍他。別的工人們也對姓劉的提出抗議，惊動了機器房的負責人向工人們說好話道歉，讓姓劉的也認了錯兒才算罷休。

\* \* \*

當國民黨反動派就要垮台完蛋的時候，工人的怠工罢工浪潮越發高漲，簡直是風起雲涌，將要把國民黨腐爛的老樹連根拔掉了！回想八·一五日本剛剛投降的時候，國民黨大員來廠接收，狗腿子們叫工人停下工，用黃土墊道，淨水灑街迎接‘大員’。這會兒，再遇見個什麼‘大員’來廠，工人們就包圍起他的小汽車來請顯示威，和過去相比，是個什麼形勢啊！

就在這個時期，一個陌生人住在陸榮芝的宿舍里，別人不問便罷，要問就說是陸的亲戚来找事兒的。陌生人了解了榮芝的一切情況，和他細談，打聽廠內情況，榮芝都仔仔細細地告訴了他。一天夜里，那人問榮芝：“你知道我是什麼的嗎？”

“知道！”榮芝爽快地答說，“你放心吧！”

那人知道榮芝十分可靠，就告訴他一些解放區的情況。榮芝說：“哈，這可有了盼頭啦！”

那人走了，又換了一個人。經常和榮芝接近，他要榮芝喊他“杜兄”。

看來“杜兄”還忙於別的事務，還認識些別的工人。就在一個短時期榮芝沒有見到“杜兄”的時候，這一帶解放了。

解放給陸榮芝帶來了勁頭。他站在爐灰堆上，号召工人

哥兒們：“這會兒可不能泡蘑菇了！工廠是咱們的啦！”

市委會派來工作組，“杜兄”也隨着來了，他像發電廠的老熟人一樣，尤其是推爐灰的弟兄們。見了工人就笑呵呵的，拉着手，就地一坐扯談起來。他現在不叫“杜兄”了，人們稱他“老杜同志”。老杜同志經常找榮芝。還和他一起下車間做工，他們聊得更投機了……。

先吸收了榮芝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現在又要吸收他入黨。老杜費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幫他填好了申請書和履歷表。榮芝把自己親身經歷講了一遍，他不會分析自己走過來的是怎樣的一條道路；有沒有走錯的地方；以後應該怎樣走下去！叫講就講了一遍，他沒有漏下一件重要的骨節兒，他尽量回憶着每一件事……。

\* \* \*

過了幾天，老杜又找了陸榮芝來，告訴他說：“上級批准你入黨了。”

榮芝一听高興得要跳起來，他大聲說：“嗬！這可來勁！更得好好干活了！”

“且慢，”老杜轉得很嚴肅地講，“你先別高興，必須好好地檢討！”

榮芝一听，楞了。問：“啥事？”

“你自己做的事還問誰？”

“真的沒有什麼事啊！”榮芝想了想說。

“剛剛，就是我來通知批准你入黨的消息之前，有人反映，你打了人，不是嗎？已經解放了，你還打人！”

陸榮芝明白了。今天上午，他的班上一個青年，于活兒

吊兒郎當，榮芝好言督促那人，二人說岔了，榮芝起了火，打了人家一巴掌。

“解放了他还不好好干！我才……”榮芝想为自己辯解，但是沒說下去。

“不行，咱們不能學國民黨那套作風；也不能像對付國民黨反動派似的來對待自己階級弟兄！你必須檢討！”

榮芝沉默了一會兒，從凳子上坐着，又蹲上凳子了。後來，抬起眼睛望着老杜：“我知道咋樣檢討？以後再不打人不就結啦？”

“你得保証！”

“什么？這新社會還得找鋪保？”他誤會了意思。

“什麼鋪保？”老杜差点要笑了，但是立刻又表示严肃，“是從思想上保証，心裏下決心，以後從行動上……。”

“行嘍！”榮芝干脆地答應了，“那可以保証，你也常勸着我點！”

“好！”老杜的臉上變得十分和藹了。臨走前還向榮芝伸出手來，像和一個新朋友似的那樣。榮芝緊張了一下，攤開自己的右手一看，又在工褲上蹭了蹭，像掰腕子比力量似地攥緊了老杜的手搖起來，還“嘿嘿”地笑着。

\* \* \*

解放以來，陸榮芝的勁兒可大啦。把過去打國民黨狗腿子和小把頭的勁頭，都用在做工上，還用不完。精力無窮，老是躍躍欲試地冲动地想多多地干事。黨注意到這些，注意到這樣的人物，便送榮芝進了市委干訓班去學習。像有着榮芝這樣品質和干勁的人，黨需要他多做些工作；可是，光有好品

質和頑強的干勁还不够，他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方法还很差。在干訓班学了劳动創造世界的道理，他說心里亮堂多了，从前只知道是命苦，听着課心里真舒暢，思想認識一步一步地提高。不过，他越發对自己不滿足了。

“咱光会歪着脖子听，这多么叫人着急！”当他在課堂上思想走私的时候这样想着：“看，人家在听课的时候，掏出笔来嗤啦嗤啦一記；开会的时候，小本一翻，成套的話兒就說出來啦！”

同組副組長原是师范大学的学生，一个有耐心的女同志。她帮助荣芝学文化挺热心，簡直是像教初小一年級学生似的把着手兒教。荣芝高兴極了。虽然由于年齡稍大，学着吃力，可是拿出推爐灰車子的勁头，硬着头皮學習，几个月也真进步不小，报上通俗一些的文章，他居然能隔三岔五地認个差不离，琢磨出中心意思来了。

回厂以后，就叫他当支部書記兼車間副主任。这簡直吓了他一跳。他心里說：“咱是下大力的老哥兒們，解放后才認識了三个半字，就叫咱当这么大的干部，怎么行？！”

总支書記和他談了很久，他思想通了，他說：“行！我只知道一条：党說話算話。只要有党的領導，有党的帮助，加上自个兒的‘努勁’就行嘍！”

荣芝記的可清楚啦。这一天是1950年2月15日，就在一座小楼上成立了运输場的支部，他是提前兩个月轉成正式党员，又被选为支部書記的。

工作困难会有，但是正像他說的一样，有党的領導加上依靠群众和自个兒的干勁，什么困难也就不在話下了。开头

他不懂什么叫做“工作計劃”、“总结”……，后来慢慢懂了，但是文化程度限制，写点什么还是不行。上級給派了一个中学畢業生来他車間工作。这就更方便了。

过了兩個多月，到第三次做月末总结的时候，荣芝可受了憋。他一連找那个中学生找了三天，老是遇不到。后来找到还碰了一个橡皮釘子。

“哈，小朱！你知道我找你找了多少年啦！”

“干什么，主任？”

“你忘啦？不是又快到月头儿上了嗎？得写总结啦！”

“不行，沒空兒！”小朱滿不在乎地說，“这回你自己写吧，我还有我的事呢！”

“怎么，你‘拿糖’啦？咱要是写得了，还求你这个知識分子于嗎？”

“嗨，得啦，大主任做个总结不是輕而易举的事嗎？說真的，我还有別的事呢！”

小朱說着就真的走开了。这一下，气的荣芝一个楞擰。  
他想：真是“求人难，难于上青天”啊！

勁头上来了，自个兒試試。于是憋在一間小屋里，憋了一天，急的打轉轉，还掉了兩滴眼泪。到底写出来了。千來字的一个总结，錯別字不算，只是不会写的字画成圈兒的地方就有好些，总结像画兒一样。完了，再找別人去問，填上空白，耽着老大的心事交給党总支。

你猜怎的，总支書記在一个大会上做報告，还把陆荣芝的总结表揚了一大頓。說：这样的总结最好，有事实、有分析、有檢討。陆荣芝說：“哈，这一下，真来勁！党总支書記說

的三点我得記一輩子！”至于知識分子‘拿糖’，他可就不在乎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求人做总结、写计划……。

从此，他体会到文化的需要，便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上业余学校，为了“找拐棍”，叫人教给他ㄩㄤㄱㄮ……，到书店见本好字典就买下，一连买了三本；总支宣传干事上人民大学去了，还把一本字典送给他，因而他得意地向别人夸耀：“嗨，咱这無产阶级可有好几本宝贝字典呢！嘿嘿。”

工作了几年又送他上党校。回来工作上更大跨进一步。懂得怎样抓重点、依靠群众……。他說：学的腦瓜清楚多了，也能扒到办公桌上想一想事儿啦。在车间工作上有很多創造性的成績……。

就是这个陆荣芝，这个对党忠心耿耿、具有無限革命干劲的陆荣芝，从车间提到党总支担任总支委员了，当选为劳动模范了。

## 四十一、鍋爐房里捉特务

1950年1月間，鍋爐房丙班調來乙班的一个青工，名叫李求田，在他到班上来以前，这消息剛剛傳到丙班的时候，同志們就議論起來。

“不行，不行，要他？！”

“那家伙在乙班里光搗蛋，才不是玩艺兒呢！”

“他和薛恒运兩人就着伴兒的胡鬧，在班上用彈弓子打电灯泡。15号爐前閘門燒紅了用冷水澆，就这样破坏！”

說这些話的人，是想把生产搞好，把丙班搞好。

“不，”原来是这厂的工人，后来跑到解放区又随市委工作組来厂的張利明說，“調來咱們班也好，咱們幫助他改正，好好管着他不就行了嗎？”

張利明是共产党员，领会党的意圖，因为乙班沒有党员，領導較弱，又有李求田的伙伴薛恒运在一起，为了分开他們，才决定調動的。

“同意，”共产党员褚立才說，“要不，調別的班也是給別班添麻煩，咱們不怕。”

張、褚的主張立刻被何家明、宋文有等工人同意了。他們班上調来了一个叫李求田的人。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們丙班上“后夜”班。煤粉爐方面給高压爐司爐打電話，要13号爐長火，宋文有司爐却長不上去。覺得奇怪，一查看，吹風机的風門給關閉了；再仔細一看，爐里煤火走出一公尺多去，走斷了。他一面埋怨助手李求田粗心大意，一面赶紧把火扒回来。

工人馬达臣从13号爐外面平台上走过的时候，發現大水箱的截門打开了，汽化水正在向外流淌。工人陳文平到15号爐附近扫地，看見牙輪箱的油盅搬到，撒了一地油。

連續發生的几件事，立刻引起丙班同志們的注意。張利明和褚立才更提高了警惕性，不时地碰碰头，分析研究一下情况。别的工人同志也紛紛議論：

“他媽的真危險！汽化水要是流淨了，还不得来个大爆炸！”

“油盅倒了，油淌了要出大漏子，燒坏牙輪怎么办？”

“反正得把这些事兒鬧清楚，要不咱們班的人跳到黃河

洗不清！”

他們分析起情況來，褚立才看給水泵，他看到李求田到風道里去過，他斷定是李求田干的。褚立才是鍋爐房黨支部保衛委員，班上的治安小組長。他的警惕性很高，早就注意到這些問題。雖然另外几件事沒有抓到李求田的手，但是經褚立才和張利明的分析，不大可能是別人干的，便主張立刻停止李求田的工作，免得再繼續進行破壞。同時給保衛科打電話，告訴他們現場出了事。

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有的老實工人表現軟弱，如宋文有就說：“李求田年輕輕的，要當成是故意破壞就不好了。”

保衛科的同志接到電話以後，立刻到現場勘察。並且告訴褚、張注意，等下了班再進一步處理。張、褚沒有宋文有的顧慮，征求了保衛科的同意，便建議領班叫李求田停止工作，讓他坐在那兒歇着，別到處亂跑。實際上到這時候，李求田算是被褚立才同志給看管起來了。

天明以後，褚立才、張利明就到保衛科去。保衛科又打電話把派出所所長邀請來，他們共同商量對策。先召集丙班一些可靠的工人來研究情況，於是張利明和褚立才跑去找陳文平、宋文有、馬達臣……來開會。

在舊社會，李求田家兄弟四個都不是好東西：除了賭棍就是流氓。李求田外號叫“楞三”，在街上橫行霸道，愛打群架，仗着弟兄們多，一打架就動刀動槍的。隨身帶着鉗子、改錐。楞三是國民黨員，還參加了黃色工會的“糾察隊”，夜里查戶口吓唬老百姓。解放後，他雖然表現老實了一點，可是還常常說些怪話，生產上吊兒郎當，愛出事故，調他到

丙班来，他还挺横地说：“又调我这儿来干什么？”褚立才解释说：“做工作哪儿不一样！”才顶的李求田没话可说了。

根据褚、张、朱、陈、马等工人同志彙报的情况分析，便决定找李求田来开会。

这样决定了，褚立才便把李求田叫到保卫科小楼上。李求田嘴帮子挺硬，死不承认。保卫科的同志给他讲了些党的宽大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随后，他们又开始问李求田了。

“李求田，我们问你几个问题，你要是回答得上来，就沒你的事。可以吗？”褚立才说。

“好吧！”李求田蛮有把握的样子。

“17号爐灭火，要你们13号爐马上长火，你应该使低風还是高風？”

“低風。”

“对，这是老实话。——进風應該打几个字，你说？”

“一个。”

“你打了几个？”张利明接着问。

“三个。我是怕爐馬上長不起火。”

“这样会造成什么結果？”

“有停电危險。”

“这是个什么問題？”老杜问。

“叫您这么一說，这不是成了破坏行为嗎？我是——”李求田有点慌张，但是还装出着急的样子，想进行解释。

“再一个問題，”老杜打断李求田的话，繼續問道，“油盅應該口冲上还是冲下呢？”

“当然是冲上啦！”

“那么它为什么冲下了呢？”

“那，我不知道。”

“在馬达臣扫地之前誰到那兒去扫过地？”張利明問。

“是我，我扫地碰倒了油盅。”

“你得用多大力气碰倒它？——就算是碰倒的，不是故意搬倒的，为什么不扶起来？”

“怨我的过兒。”

“造成什么結果？”褚立才接着問。

李求田不啃声。眨巴着兩只眼睛。

“我再問你个問題：三个爐都長着火的时候，总風門應該开着还是关着？”馬达臣問。

“开着。”

“你为什么关起？嗯？”陈文平接着問他。

“我当时不大懂。”李求田說着这，腦袋上就冒了汗。

“这是什么問題，你老实說！”老杜說。

李求田光冒汗，沒回答。

“我再問你，大水箱……”褚立才沒說完，李求田赶紧說：“不是我！我沒上后邊去！”

“什么？我看見你了。”

……開話結束了。李求田承認錯誤，但是不承認故意和有心。

“好吧，”老杜說，“你写吧。”

給李求田一張紙，讓他具个結，免得有的地方打翻案。接着便把李求田送到派出所。到了那里三审兩問，他承認了



破坏事实，另外談出了一系列的破坏事件。但是还瞞下私藏槍枝的行为。以后送进城里市公安局，有人檢举了他藏有槍枝，他才不得不承認下来。

李求田的破坏行为，引起了全厂职工的警惕，也給保衛工作人員“上了一課”。

过去，保衛工作人員多半是依靠一般的社會保衛經驗，不注意生产保衛工作的特性，从这次事件以后，發电厂里的保衛工作者也經常注意起生产技术知識来，經常請工程师給講一

講規程制度、發電知識和機械性能。張利明、褚立才等同志後來被評為護廠模範，還受到獎勵呢。

## 四十二、最好的獻禮

早在六號機事件以前，黨在領導生產方面，已經開始注意到安全運轉、改進操作的一些問題了。當然，注意的還很不夠。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鬼子遺留下來的破爛攤子，機器是老少三輩的，設備缺陷極其嚴重。六號機是那樣子難伺候，鍋爐房也問題很多。工人們在舊社會沒有改進技術的要求，一切操作固守成規，得過且過。就拿燒煤來說，由於燃燒技術不佳，細煤都隨着煙子從烟囱里冒出來，天天像下小雨似的，人們抬頭不敢睜眼。煙子吹出來的黑砂像米粒，大的像豆粒兒。每天高壓爐樓頂上落一尺多厚。一踩嘩嗤嘩嗤的沉腳。燒過的爐灰，“可燃物”成分高的要命，職工們把這種情況叫做“霍亂症”（上吐下瀉煤炭）。

解放後，我們黨來接管了工廠。過去我們黨雖然在領導電業方面沒什麼經驗，但是有一條，虛心向群眾學習，廠與廠之間交流經驗，就會提高的。看到鍋爐房問題嚴重，就派了張利明、張義三、宋文有三人到唐山電廠學習燃燒經驗。回來就改正了幾點操作方法，如在煤里澆上適度水分，煤末子就不那麼“呼呼”地往烟囱里鑽了。火面適當延長，過去只開第二道風門，別的不打開；學習回來之後才改進；這樣使烟煤進爐，燃燒的比較透了。這樣点滴改進，已經給國家節省了大量財富，更重要的意義是引起職工開始對技術革新

方面的兴趣和注意来。

但是，煤粉爐的問題，可不那么簡單。

自从1945年夏天，日本鬼子还在的时候，石景山發电厂安装了兩座煤粉爐。它和一般的鏈条爐不同，这是用磨煤机把煤炭磨成細粉来燃燒的鍋爐。可是，从安装了这个家伙以后，石景山的工人和老百姓就更倒霉了。因为煤粉爐的設備不够科学，細面似的煤粉不能全部燃燒，有一些就随着煤烟跑了出来。由于用煤很多，每天只是跑出来的煤粉就有一万斤上下。你看吧，發电厂的五層樓頂，咕嘟咕嘟冒出的黑烟子到处飞揚，掩蔽了天日，籠罩了附近的山河村庄。發电厂的樓房變成烏黝黝的，附近几里以內的房屋、土地、树木、庄稼上面也是一層黑，連冬天下的雪上面也是一層黑。原来的青山綠水变成了黑山烏水；人吐的唾沫也是黑的；有的病人进城求医，医生說石景山的人，連肺都是黑的。这就是那每天冒出来的一万斤煤烟子办的好事啊！

不仅如此，由于煤烟子像落雪似的蓋住電杆上的瓷瓶，常常傳電冒火，抽煤机燒过好多次，轉着轉着“嘟”炸啦。馬达心兒里也落进了煤烟子；才解放时，还燒坏了一台三千伏安變壓器，就是因为瓷瓶和變壓器外皮落滿了煤粉，碰到一根鐵絲着了火的。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一月一月地过去了。石景山的人們在黑暗的烟霧里过日子。原来生活就很坏，吃豆餅、混合面，再呼吸些煤烟子，于是害胃病、肺病和患砂眼的人增多起来。每个人的臉上和瘦骨嶙峋的身上都像烟熏火燎过一样，眼睛糜爛了……。

談到解決跑煤粉問題，就得說說一位出色的工人——杜永常。杜永常的母親杜大娘也常常這樣叨念：“菩薩保佑！只要有这么一天，老天爺叫吃飽了肚子，發電廠里別冒鬼烟子了就好啦！”

杜大伯聽說這是什麼爐閑的；並且他兒子杜永常給什麼爐燒火，他再也忍不住了。永常這天回家來，坐在桌邊吃晚飯，父親問兒子說：“你調了班兒嗎，小常？”

“嗯。”永常是個不愛多講話的小伙子。

“給新添的鍋爐燒火嗎？”

“嗯。”

“你就不會想個法子，不叫它冒烟子了嗎？”

“沒法子。”

永常喝着稀粥，眼睛望着咸菜碟，眼皮兒也不撩。父親生氣地連胡子都顫抖着說：“簡直是造孽，造孽！就一點辦法沒有啦！”

“咳！菩薩保佑！”杜大娘在一旁叨念着，“只要……”你想出辦法來也是沒用處啊！

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反動派接收了發電廠。他們的接收就是搶劫和搜刮，自然管不着煤粉的問題。他們只有一個辦法，如果國民黨大員來這裡參觀的時候，頭一天來電話通知，就先把磨煤機和煤粉爐停了，等他們參觀過後再开机燒爐。

解放了，多年來工人們受着日寇、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統治壓迫，現在自己做了工廠的主人，生產情緒大大提高。有的工人如杜永常等為跑煤粉問題，琢磨了合理化

建議。不過，因為解放時間不久，發電廠里一套舊的組織機構，還沒有進行改革，他們的建議壓在股長、課長那裏，沒有引起注意來。個別的技職人員看不起工人，說：“屎壳螂要做了蜜，還要蜜蜂干什么？”

在六號機出了事故以後，蘇聯專家切尼斯考夫同志來廠。雖然他是汽機專家，但是也注意到我們的跑煤粉問題了。有一天，他問到和他一起干活的技術員蘇逸萍：“你們想不想解決這個問題？”

“要解決！”蘇逸萍回答。

“要是在蘇聯的話，”切尼斯考夫同志說，“一定得設法解決它。”

這幾句話很重要，給我們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同志們很大啟發。雖然蘇聯專家在修復六號機過程中，工作非常緊張，沒辦法顧及鍋爐方面，但是看到問題，就馬上提醒我們，給了我們啟發、鼓勵和幫助。六號機修復之後，廠里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同志們的注意力便漸漸轉到解決跑煤粉問題上來了。

過去，從大學或專科出來的學生，在來到石景山之前多半是沒有見過什么叫磨煤機和煤粉爐的。石景山發電廠只有一位趙汝忱工程師，從前在東北工作的時候見到過。不論是見過也好、沒見過也好，碰上這個問題了，大家就得設法解決它，因為，這可不像解放前似的了。

1950年春天，正當永定河上漂浮的冰塊融化了的時候，石景山向陽坡上草木發芽兒的時候，隨着春天的溫暖，更好的消息傳到了石景山發電廠。上級機關派了工人出身的全國

劳动模范刘清泉来当厂長，还有十几名工人出身的技术干部来充实这个厂子。这些同志在东北已提升为股長、車間主任的，在这里为了加强下層工作，他們宁愿担任班長、值班長的工作。

一般地說來，工厂里調來新人，工人們是不大表示态度的；也就是說当你沒做出成績來的时候，他們不会一下把热情和爱戴显出来的。这也是多少年来在旧社会受欺騙和凌辱所得的教訓。然而，他們对刘厂長的到来却打破慣例，召开大会，热烈地欢迎他。工人们在看到身材高大、热情奔放的刘厂長以后，非常兴奋，在会場上人們热情地高呼口号，用掄大錘和开馬达的大手鼓掌欢迎。这位工人出身的刘清泉厂長，在欢迎会上做了簡單的講話。他說：“……旧社会兴送蒲包，我这个厂長不要你們送蒲包。可是要你們每个人送几条合理化建議。……一个人有多大本事也不行，领导人离开群众，就像飞机沒有降落的地方一样，那有什么用呢！只有党領導下的群众的力量才是偉大的！”

刘厂長来厂第一件事，就紧紧抓住解决跑煤粉这个关键性的問題了。他說：“我們一定要消灭石景山發电厂的第一大敵，打死这个吃人的老虎！”

为了保障机器的安全、职工同志們的身体健康，为国家大量的增产节约，怎样消灭跑煤粉現象，已經成为發电厂党、政、工、团各领导同志議事日程上的中心問題了。1950年5月間，党又号召全体职工，在“七一”以前解决这一問題，作为向偉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的献礼。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厂职工們的热烈响应，都积极行动起来，动腦筋、想办法，

提合理化建議。厂里领导同志和技术人員也深入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共同組織技术研究小組。看吧，班上班下、黑天白日，都在談論煤粉，都在琢磨合理化建議。

老厂長除了下現場，就是參加工人小組會。有时还找工人、技术員來談談。一次，厂長把司爐杜永常找到他住的地方，了解情况和鼓励工人们鑽研技术。等杜永常回到住室以后，同居住的工人哥兒們都湊过来問長問短地打听。

“厂長找你去干嗎？”

“談燃燒問題，改进設備問題，技术改革問題！”

“嘿嘿，可不簡單。你快說說咱听。”

杜永常一五一十地向同志們介紹和厂長談話的內容。完了他又笑迷迷地补充說：“一去了厂長就給倒了杯茶喝；還請我抽烟卷兒。讓坐在沙發上……嘿嘿！”

“嗬，真来勁！”工人們都跟着高兴。

“太够意思啦！”一个工人發表感想說，“要在过去，一个工人还能到厂長屋里去！門兒也甭想！”

领导同志那种走群众路線的工作和生活作風，把大家帶动起来。班班比干勁，組組搞競賽。甚至有的兩組工人，为了比賽，心里憋着勁，見面也不說話了，暗地加勁。比如兩個班的閻向河和張崇悌过了很多時候，見了面才互相招呼。

“得啦，咱倆別老‘頂牛’啦，講点友好吧！”

煤粉爐司爐杜永常，磨煤机組的齐良、刘民章，鍋爐修理工刘洪兴、林治英……都在苦苦鑽研問題。工程师赵汝忱參加技术研究組，并且担任組長。从此，有些职工廢寢忘食地研究办法，鑽不通的問題就找别的工人或工程师、厂長。

工厂里实行了民主改革，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老工会主席王文炳当了技术副厂長；齐良、杜永常等工人也当选了車間代表，参加管委会工作。1949年，杜永常所提关于解决煤粉問題的建議，基本原理虽然正确，但是不够詳細，还存在一些缺点。現在他更深入地研究起来。在工作之外就把全部精力用到这上面了。

一天，杜永常回家吃饭。他举着一个窝头咬了兩口就發起楞来。

“怎么啦？”杜大娘問他，“窝头不好吃嗎？”

“不，不，今兒的窝头特別好吃。”

“那，多吃点。”

“媽蒸的？”

“不，你媳妇的手艺。”

永常听娘說着話，心里却又琢磨起別的事来。吃完了飯，碗筷一擱，就鑽到自己小屋里，在大床上摆一个小桌，盤腿打坐地又写又画起来。他專心一志到这种程度，爸爸插上大門去睡觉，他沒听见；工厂里夜十一时的汽笛响，他沒听见；媽媽在外屋和他媳妇埋怨他，也沒听见。

“哼，天天熬夜，也不怕費电！”媽說。

“人家成宿半夜不是写就是画，瞧，把眼熬的像鈴当，不知鬧什么名堂哩！”媳妇說。

“白天上班，黑下熬夜，簡直成了个‘夜游子’了。”

“可唄，夜游子！”

別看媽媽埋怨了一頓，也舍不得打兒子的兴头。叨叨几句，就去睡觉了。他妻子进来把門關好，回头靜靜地望着正

在埋头写字的丈夫，輕輕地嘆了一口气，也独自脫衣睡下。她原来是一整天忙里忙外地怪乏了，躺下一会儿，翻了个身也就睡着。永常还在小桌前，左胳膊支着桌面，手扶着头用心琢磨；小鬧鐘在桌上喀喳喀喳地响，当时針指着兩点钟的时候，他才收拾收拾睡下。“咔”地一声关了灯。这时，北山坡工人住宅区沒有一声狗吠和人語，鷄兒也还没有睡醒吧，都沒打鳴兒呢。只有远处傳来工厂里机器“隆隆”的声音……。

猛不防，永常喘了一口粗气，而且伸出大手握住他妻的手腕。她惊醒了，不知道他是怎的这样突然，心里跳起来。随后听见他说：“不行不行，这个入爐管兒安錯了！”这时，她才明白，原来他在做夢，但是手腕握的很紧，有点酸痛。就喊着他說：“吵啥嘛？人家的胳膊咋成了你的‘轆轤’管了呢！”

永常醒来，轉动眼珠想了一下，覺得怪不好意思，就嘿嘿一笑，接着又想研究的問題了。

五月里，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發电厂的职工們在党的领导下，生产情緒也一天比一天热烈起来。厂內展开劳动大竞赛，訂集体合同，联系合同、师徒合同。又發动全厂职工为解决跑煤粉問



題而奋斗，同时，党号召热修 17 号爐；煤耗要降到 0.78……，这些事兒都是过去根本做不到的，現在要做到，要向前大躍进一步。当时，在大躍进中一批一批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就涌現出来。郑国堂、張崇悌、閻向河……就是那时候露头的，提拔成車間领导干部，后来，郑国堂还当了工会主席。

在紅五月工会組織的竞赛当中，創造了許多新記錄；然而，那每天跑出的一万斤煤烟子，还是凶惡地霸占着天空，使石景山的人民經常看不到放晴的天气和鮮亮的太陽。

就在紅五月底，杜永常把研究好了的改革煤粉爐的計劃交給工会。还有别的工人和技术人員的許許多建議也交到工会了。6月1日，由工会和生产技术科召开會議，討論收到的合理化建議。磨煤机方面和司爐工人都参加了。刘、王二位厂長也到了。大家經過仔細研究以后，就決定了試驗杜永常和齐良改裝煤爐的計劃；还有赵金生、張潤海和工程师赵汝忱改善磨煤机設備实行密閉循环的建議。6月2日开始試驗了。在改修的时候，修理工刘洪兴組、馮銘組工人們在輸粉管旁攝氏二百度气温下热情地工作着。党总支書記、工会主席經常到現場看望他們，鼓励他們；王文炳副厂長更是亲自下手，一面指導，一面工作。

半个月过去，人們紧张和等待的心情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上午，总支書記和工会主席几个人在总支开会，刘、王厂長率領工会干部、技术人員和鍋爐車間的职工二十多人，兴奋地上了煤粉爐的大樓。杜永常和一些人正在等待他們。

“伙計們！”刘厂長大嗓門地嚷道，“就看今天了！你們在这里試驗，来几个人和我到五層樓頂！”說着一揮手就直奔樓

頂去了。他后面紧跟着工程师赵汝忱等五六个人。一面說笑，一面耽心。磨煤机和煤粉爐的操作者們，估計厂長他們登上五層樓頂就开始了試驗。杜永常和另外几个工人迅速地关闭了一个管子的截門，就打开火門，不動眼珠地盯着火焰。磨煤机方面昨天就換上了新制做大小不同的鋼球，只是檢查了一下机器各个关键地方，等候樓上傳來的喜訊了。

总支書記和工会主席早就知道了几时几分这个重要的时刻，他們在这时候宣布休會十分鐘。他們站在院里仰头囑望着煤粉爐的五層樓頂。

北山坡上的工人家屬們也有不少人摸到了这一消息。杜大伯从坡上劳动回来，就向屋里喊道：“喂，你們出來看看吧，哈哈！”杜大娘婆媳倆急急慌慌地出来，她們也向工厂的大樓頂看望著。

这时，突然地，那黑黝黝的凶惡的烟子，那每天浪費國家財富的一万斤煤粉，那侵噬人們心肺、糜爛人們眼睛的濃烟，那損害机器、燒毀變壓器的媒介物，那破壞環境衛生和改變山河草木清秀面容的醜家伙，在一分鐘以內消灭了。这时候，工厂大樓頂，烟囱里冒着一股白色的跳动的气体，它是那么輕柔，可愛。

北山坡上的工人家屬們高兴地叫嚷着，互相傳告；开着会的总支書記、工会主席們鼓掌欢庆，打電話詢問；五樓頂的厂長和职工們欢呼起来。

“伙計們！”刘厂長用震动山河的声音說道，“大功告成了！我們打死了吃人的老虎；消灭了石景山的一大敌人！这是大家齐心努力掙来的一大功劳呀！为国家节约無數的財富，这

是迎接党的生日‘七一’最好的献礼！”

“对！”职工們嚷起来，“咱们給毛主席写信报喜！”

### 四十三、一架噴氣式

跑煤粉問題解决了以后，向党献礼，給毛主席报喜。同时，也給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同志和燃料工業部陳郁部長写信报告了解决跑煤粉的經過。

就在这年的7月間，發电厂第一次評选劳动模范。通过这一具体事实，在职工当中树立起劳动光荣的思想。特等劳动模范刘德仁等在庆祝会上講了話，在宴会中喝了喜酒。

也就在这一时期，第一批老工人退休了。当他們每月还拿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工資和享受到許多其他优厚待遇的时候，便不由得想起过去的工人，在厂里干一辈子，到老来，不能为資本家当牛做馬的时候，就被一脚踢出廠子不管死活了。現在的情况，都是过去从未經历过的！

1950年9月間，掀起了全厂的安全大檢查，这是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簽訂了集体合同之后搞起来的生产运动，檢查出2119条設備缺陷，各組在刘德仁小組帶动下，积极制訂公約，保証消除缺陷，开展了轟轟烈烈的消灭‘二幺九’运动。从此，生产設備上面貌一新，并且出現了空前未有的183天安全無事故的新紀錄。

但是，如果说普遍开展全厂性大規模增产节约运动，还是从1950年11月間开始的。那是由于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国运动，經過報告会、宣傳鼓動工作、讀報、

控訴、座談、捐献、訂愛國公約……一系列的活動，結合着鎮壓反革命和取締一貫道等工作，在全廠職工當中大大提高了愛國主義的思想覺悟。

1950年11月23日的晚上，發電廠除去前夜運行工之外的所有職工，都集合在北廠修理車間的大厂房里。他們靠着旋床、刨床、鑽床子，怀着無比沉痛和憤慨的心情，進行一個控訴帝國主義罪惡的大會。主席台兩旁，張貼着兩大幅漫畫：一幅是美帝、日寇拿着血淋淋的刀槍的凶像；一幅是被槍殺、鞭打、火燒的中國人民；牆上掛着“血債血還”四大字的標語。

要求控訴的條子，雪片一樣往主席台上送來。許多老工人回憶起在舊社會的悲慘經歷，把苦水盡情地傾吐出來。一位老工人叫陳玉忠的談到：庚子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洋鬼子們騎着馬到處殺中國人。一天，他和兩個姑姑在河邊玩，遇見了幾個美國鬼子，把他們三個全投到河里。兩個姑姑淹死，他被別人救了出來。他大爺爺、叔叔拿着鐮刀要報仇，美國兵大批隊伍來了，又把大爺爺、叔叔等三人杀了。他父親叫他長大了一定要報仇。……他說：“現在，到朝鮮打美國鬼子，就是我一個人也要去！要報這血海深仇！”日寇來了，他挨打受氣，被捉到日本宪兵隊里，灌涼水、汽油，用竹板刮肋條骨。血從鼻子里往外冒，……他有一個弟弟，他們省吃儉用，一個鷄蛋也舍不得吃，供弟弟上學。小學還沒畢業被日本人捉去殺了。把頭釘在城門上，他看見也不敢哭；晚上去偷尸。人死了，衣服也被扒光。他背着弟弟走了一段路，心里越想越難過，說：“你哥哥和你一塊去吧！我的弟弟呀！”

……”他說到這裡就難過的暈過去了。工人弟兄們聽着都忍不住哭泣起來。

老工人高世英一上台就傷心的落下淚來。他說：“我剛生下來就鬧八國聯軍，祖母和母親抱着我逃荒，她們實在走不動了，要把我扔到河里。那會兒天津海河里漂着很多小孩子。父母到各處去討飯，回家後牆倒屋塌，沒法生活。我們在天津靠近外國租界住，受過意大利巡捕、英國兵、美國鬼子……的打罵欺侮……。到石景山來被日本鬼子打的鼻口流血，還用劈柴打的頭上淨是大包。病了幾個月，三天沒吃上飯，十一歲的小女兒揀煤焦子換了个窩頭來，爷兒倆分着吃。熬到今天才能吃飽穿暖了。誰給的？——共產黨、毛主席！這回抗美援朝，我十六歲的小女兒對我說：‘爸爸，我要報名參加志願軍！’我說：‘好，你報名去吧！’我又傷心又喜歡。傷心的是她過的苦日子；喜歡的是她今天有了勇氣。……今后要不努力干，怎能對起前方流血的戰士？怎能對得起毛主席！”說到這裡，他激動的說不下去了。停了一會兒他還掙扎着要控訴。

煤粉爐老工人王正雨說：“我弟弟在天津當工人，下班後遇見美國汽車開上便道，壓斷了腿，還撞塌了房子，反說人和房子擋道。……後來我打漁為生，有個特務買了一斤魚，他把鱗、腸弄光，拿來找我，硬說不夠秤。把我臉嘴全打破，回家告訴父親，父親一氣得了病，不久就死了。當了房子才買的棺材。後來日本腿子逼着要買我的房，我那時在外邊，等回到家，見門鎖着。老婆孩子一家人都不知到哪兒去了！我到過上海、旅大、青島，沒找着。到逃水災的難民堆里去

找，也沒找着。一个十八岁的閨女，一个十二岁的小子，一个六岁的小閨女，都找不到了。真是弄得家破人亡！回想过去，受日本人、美国人的气，不解放，苦也沒地訴去。要不是毛主席的領導，做夢也夢不見今天！我五十岁了，从沒見中国人这样团结过，眼前咱们工厂还盖医院，盖大楼，盖子弟学校，給工人办業余学校……，美帝国主义今天又打朝鮮，还想要打我們。我們一定加油工作！努力捐献，讓国家多买飞机大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鮮去！”

一位比較年輕的工人，也要求控訴，他叫董力偉，讓人們听听他的遭遇吧：“我哥哥被地主踢死。母亲要了十多年的飯，結果还是讓地主打死。地主还要杀我父亲，父亲逃走。家里十多天沒揭鍋；我活到二十多岁沒盖过被，尽盖高粱編的席子；吃的是柳叶、槐叶，是树叶全吃遍了。今天剛剛过幸福日子，美帝又要来侵略我們。难道你还想杀人、打人、强奸，拿中国人不当人嗎？我們要坚决消灭它！我报名参加志願軍的时候，我老婆不願叫我去，我問她：‘你父亲是怎样死的？’她哭起来。她父亲也是被帝国主义杀死的呀！……”

在整个控訴大会的过程中，所有参加会的职工，都引起对自己經歷的回忆，一方面痛伤不已，一方面激憤填胸。会場上被啜泣声和“打倒美帝国主义！”响亮的口号声籠罩住。从清华大学来的一些同學們也参加了大会，他們万分感动，激情地高呼：“我們的泪为工人流，我們的血也要为工人流！为工人索还血債！”

最后，党总支書記、工会主席和劳动模范刘清泉、刘德仁也都講了話。他們要求：化悲憤为力量，坚持崗位，努力

生产，开展爱国主义竞赛，支援前线，把美帝赶出朝鲜，保卫世界和平！

在抗美援朝宣传周内，发电厂沉浸在仇恨和激愤中。人们回忆起那些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下的血泪岁月，都不禁悲愤异常。提起来，真是苦啊！在日寇统治的时代，工人们身上披着麻袋片，拿洋灰纸袋围一条裤子，过着寒冬。挨打受气。还活着就被日本鬼子拖到小山溝里。发电厂旁边山溝里堆满了死尸，一群野狗和老鴉吃死人吃的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扑……。

苦是诉不完说不尽的！血不能白流，泪不能白流！血泪灌溉的土地上，已经开放了鲜花的革命之花，丰硕的胜利之果来了！

\* \* \*

全体职工和家属们，认识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性，立刻就表现在行动上面。那就踊跃地报名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前线去打美国鬼子。得不到批准的，就一方面加油生产，一方面捐献物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捐献的时候，每位职工都争先恐后。有的拿出银元、首饰、布匹，甚至有的把揀煤焦攒的钱也送到工会里要求捐献了。工会不收，劝他们拿回去，不行，不叫捐急的掉眼泪。

接着全厂职工连家属掀起订立爱国公约的运动。爱国公约分小组的、个人的和家庭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家属爱国公约主要是保证职工能更好地生产和生活。比如，她们订的爱国公约中除了自身参加社会工作、学习、劳动以外，还有对职工的保证：

.....  
七天不吃重样饭，  
三天衣服换一换。  
.....

职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們，在抗美援朝宣傳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們也都訂了爱国公約。保証以努力學習來支援志願軍叔叔。他們到工厂里進行宣傳。對生產上起着鼓動作用。例如，他們唱的有這樣的歌曲：

.....  
叔叔大爷齐努力，  
煤耗降到零点七！  
你們加油搞生产；  
我們努力来學習！  
.....

家屬們組織了生产小組，在山坡上开荒种地。她們把种的东西，都捐献給志願軍了。一次，有兩個妇女抬着她們种的大白菜、茄子到街上卖。一个招呼說：“同志們，买吧，一个茄子就是一个炮彈！誰买大白菜，这是爱国菜。”人們聽見覺得很奇怪。她解釋道：“我們这菜是捐献买飞机大炮的呀！”人們这才明白。一次一个解放軍炊事員听她們招呼，也不問價錢，把四十多斤菜一下都包了。

劳动模范刘德仁得到獎金，那天正赶上歇班，他立刻騎上車进了城，买了毛衣、絨衣……都給志願軍寄了去。

就在全厂职工同志和全体家屬努力生产、积极捐献下，1951年便捐献了15亿（旧幣）还多，完成了捐献給志願軍一架噴气式飞机的任务。

#### 四十四、人变了机器也得变

1951年冬天，一个下午，3点多鐘，鍋爐車間黨支部書記張利明像有什么急要事兒般地，从支部办公室，急急忙忙地走到南厂，爬上高压爐大樓。东寻西找，找到丙班班長劉光鈞。

“大个子！”支書招呼劉光鈞。光鈞正擎着墨鏡从爐旁火眼里觀察爐膛燃燒情況，看見有人站在他背后叫他，便直起腰，回过头来。看見是支部書記，就靜等下文，神氣里好像在問，“有什么要緊的事嗎？”

可是，張利明同志的主意忽然變了。他不願打亂光鈞的操作，把想說的話改了內容。他說：“沒什么。想了解一下這會兒燃燒的情況。”

“挺好！”光鈞說，“這次來的煤好燒，保險灰中可燃物大大降低，完成煤耗任務沒問題！”

“那好。”利明隨口應答。可是光鈞覺察得出：利明不光是为了了解情况来的。他一定有重要事找我談。要不，急急慌慌地喊我声“大个子”干什么？他大概怕說了影响操作，連約定“下班談”都不肯。老張真是越来越会做工作了。不过，

要什么紧？什么事也不会影响工作的！我們要对国家、对人民負責！

張利明轉轉磨磨地总不离开三台高压爐。隔一会儿看看手表，到四点钟，前夜班运行工来接白天班的时候，利明臉上露出高兴的神色，好像盼到了什么节日似的。他又湊到光鈞身边，在馬达的嗚嚙嗚嚙运转声中，高声向刘說着：“大个子，交了班咱一塊走，嗯？”

“好嘞！”大个子还是滿不在意地回答了他。可是他心里說：你不叫着我，我也要到支部里去問問你：“啥好消息呀？說說咱听。”

光鈞故意躲开本班別的工人，和利明一道走在一起。利明比光鈞个子低半头，身体已經發胖了；穿一件厚棉襖，走路挺着腰板，稍微摆动。刘光鈞呢，正像人們称呼他似的高高的个子，背稍有一点兒驼，走路安穩，步碴兒很大；他迈三步的时间和距离等于利明的五步。他俩走在一起，看起来一个在快步走，像起五更赶集市似的；一个在慢步走，像在河灘上散步似的。但是，他俩誰也拉不下誰。

一出南厂大门，老張再也憋不住了。沒等老刘發問就告訴他說：“喂，党总支提出一个新問題，这个問題可是关系重大的問題呢！要是解决的好，那要給国家帶來極大的好处，总支叫我来和你商量商量……”

“嗨，你快說出来不就得啦！”光鈞听得不耐煩了。

“是这么回事，党总支确定挑选你班試燒低值煤，就是这样，叫我来和你先研究一下。”

“噢？”刘光鈞只說出一个字兒，腦子里就轉开圈兒了。老

張瞅他一眼，看見老劉臉上泛起一層紅潤，不知道他是為什麼這樣緊張，是高興嗎還是犯愁？習慣地進行着解釋：“如果試燒成功了的話，一年就給國家節約多少萬噸好煤啊！因為是附近鋼鐵廠剩下的煤，還可以節約很多運輸煤的車皮呢！黨的這個決議非常英明！我參加了總支這次會議……”

光鈞的腦子是那麼好使，他一方面聽着利明的話，同時腦子轉了好多圈兒了。他想起了在轟轟烈烈抗美援朝運動期間，他在小組會上曾經提出過三次試燒低值煤的問題，沒有人支持，沒有被通過。他又想到這次有上級黨的號召，他明天就召集小組會；他甚至在琢磨動員和說服小組同志們的詞句呢！支書有點誤會，怕他這次受不了，還在諄諄地進行解釋。

“這次，”老張說，“是在三反五反的基礎上提出的；是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蘇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列寧同志在批准全蘇電氣化計劃的時候，提出：‘必須採用當地可取的石煤、泥煤和劣煤’的指示。”老張談到這些，老劉的思想完全集中了。他光聽老張的話，自己不再多想旁的，因為後面這些話是過去沒聽見說過的。他表示用心聽，還表示希望老張一直說下去，就稍微彎點腰，湊合老張，還答應着：“嗯、嗯，噢！”

“這次，是全國勞動模範劉德仁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回來，帶來了毛主席提出的‘增加生產、厉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號召以後，黨總支才提出來的。”

“噢！”

“因為鍋爐丙班有黨員班長，所以挑選你們班先做試驗。

党提出哪怕是燒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也是为国家节约財富！  
你看……。”

“保証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听从党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光鈞的兴奋証明是高兴而不是顧慮什么。老張可乐了。

“走，咱到支部办公室仔細研究研究！”老張的步子加快。

“好！”老劉的步伐加大。

\* \* \*

刘光鈞为什么这么願意燒坏煤？难道坏煤比好煤还好燒嗎？不是，坏煤是些石头煤、泥煤，是附近鋼鐵厂燒不了剩下来的一些硬塊塊、黑面面，放进爐里不仅冒不好火头兒，还兴許把火給压灭了呢！那，刘光鈞的想法是什么？难道他是傻瓜嗎？

不，老劉自从解放以来，心里可亮堂的很；尤其是抗美援朝、取締反动会道門以后，老劉的心气高的很，主意稳的很，眼睛明的很了。不像从前；从前倒确实做过傻事兒；那也不怪他，他是被迷霧罩住眼的年代上过当的。岳母哭求，老婆劝說，他想，在这一輩子得不到好处，將來到天堂再过点像人的生活吧。所以他才参加了一貫道的。光鈞想摆脱贫旧社会那种地獄生活，盼望着进入天堂。拼命干、打加班，一天到晚的不歇，还是挣脱不了灾难的命运！后来解放了，过去的反动宣傳使他不能一下接受真理，靠近自己阶级的政党。党看出这种質地潔白的好工人，送他到干訓班學習，他才漸漸認識了党的偉大。經過學習，討論，訴苦运动，一些事实摆在眼前，他才漸漸明白了真理。但是，旧習慣影响太深了。当他入党以后，还不敢揭露一貫道的黑幕，不敢說出“無太佛”

“弥勒”五个字，下意識地耽心打雷劈了。后来，在取締一貫道的時候，一貫道的反動面目和欺騙把戲被徹底揭穿了，他才徹底覺悟過來。從那時候起，他沒有一件事不听信黨的話，沒有一個政治運動不積極參加，生產上沒有一時不付出全部力氣來干的。抗美援朝期間，他做了黨的模範宣傳員，創造了很多宣傳方式，報紙上每條關於志願軍的消息、通訊，他都不放过，自己看了再讀給別人聽。那些消息給工人弟兄們在生產戰線上極大的鼓舞。劉光鈞經常思慮，怎樣才可以為國家大量增產節約，多買飛機大炮。這就是他的想法。何況又听说蘇聯也會燒過低值煤呢！

“蘇聯能燒咱就能學會燒！”他開始簡單地想。

所以，支書張利明和他一談，他就同意了。第二天，一下班，他就召集了全組會議。他從抗美援朝講起，然後提出燒低值煤的問題來征求大家意見。

“同志們，”他滿有把握地結束了他的發言，“我想，大伙都會同意的吧？”

他的估計完全錯了。不用說“大伙”，就連一個同意的也沒有。等他發言完了，會場靜得可怕，連一點聲音都沒有，老遠以外的機器房隆隆的聲音都隱約可聞。這屋裡有二三十個人，好像是空蕩蕩的屋子一樣。

“也好，”過了一兩分鐘，老劉又啓發大家說，“大伙都考慮考慮，琢磨個妥善辦法也好。”

這時候，你看我我看你的，希望有個人代表大家出來說話。一陣靜默使他們彼此懂得心里的答案了。過了一會兒，14號爐司爐工劉登洋開了腔：“我看啊，先叫別的班試去，咱

們可別提那分兒泥啦！”

平常表現挺蔫的庄伯森接過去：“我說也是这么着。不是咱們怕事兒，要是能办的事唄，咱拼着干啦。这个，沒听咱們值長說過嗎？咱這鍋爐的裝備就是燒好煤的。”

“燒好煤，”學徒工唐榮清接過去說，“鬧鬧還灭火呢，甭說……”

“我說呀，”一個助手接過去，“要是燒低值煤改裝鍋爐，那可老鼻子啦。我說老劉，你想要費一大堆錢，改裝了再不能用，那不是白找麻煩嗎？”

你一嘴他一嘴的，反正是不同意燒低值煤。光鈞沒有想到小組會竟落這個結果，他等大家嚷嚷了一陣子之後，他說：“好吧，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裡，散會。”

\* \* \*

散了小組會，��光鈞回到家里，簡直像做夢一樣。他沒想到班上的人們一致不同意他的意見。那麼，眼前擺着兩條道路：一條是，打退堂鼓，向支書彙報小組會的情況，這很簡單，好辦。不管支書和總支怎樣處理。或是讓別的班試燒，或是再來幫助動員本班。讓上級听听班上的意見，好多幫助，想主意，給辦法，以後事情發展看情況而定。還有一條道，不打退堂鼓，不完全依賴上級，進一步想辦法說服群眾。

“對了，就是这么兩條道兒。”光鈞想，“前面一條簡單省勁，然而是被動，向困難妥協的；後面一條費勁、複雜，但是主動，向困難進攻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走哪一條道，明顯的很！”

肯定了走哪條道兒，就進一步考慮做法。

他們這個鍋爐丙班，是怎樣的一個班呢？在光鈞調來之前，全班工人都不識字，在技術方面，工人是由低壓爐調到高壓爐的，操作很不熟練，上班以後東一個西一個老是躲閃着不願到鍋爐附近去。落汽壓、跑紅火沒人管，一下班提了飯盒就走。光鈞調來擔任副班長，他一看這個情形，一點沒有灰心，反而覺得有工作可做了。前些天聽了志願軍到廠里來做的報告，在朝鮮戰場上，零下二十度、志願軍在冰天雪地里作戰，一口炒面一口雪，蹲伏在戰壕里日日夜夜地艰苦奮鬥。他聽了常常翻來覆去地想：“志願軍同志們為的是啥，為了誰們？他們的一切努力、奮鬥犧牲还不是為了全國人民的利益！”他又把那些革命先烈的事迹聯繫起來，把工人現在的生活和過去進行對比，很快就弄清一個道理：他們哪一個也不是為自己，而是為集體，為着國家、人民，那麼，我們掌握着機器的主人，也應該貢獻自己全部力量才對呀！道理想通，工作的勁頭就足了。覺得工作越困難，干着越起勁。他一心一意想把全班的工作搞好。想出許多辦法，針對每個工人不同性格不同情況，使用不同的辦法來幫助他們。他常想他們班上的同志，過去和他一樣在舊社會受苦，受壓迫，受欺騙太多了。提高覺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兒，他從他本身的經歷中也体会到，在沒有覺悟以前是很痛苦的，所以他的階級同情心使他耐心地長期地來幫助他們。他剛來這一班的時候，動員大伙學習文化，學習政治，工人梁存喜說：“我保證不學習，不開會！”光鈞聽了，沒有多想就溫和而嚴肅地說：“我保證你今后得學習，得開會！”

“嗬，走着瞧吧！”大家心里這樣想，“兩個保證，看哪個保

証實現，哪个落空吧！”

开始光鈞替大家記表單，慢慢地讓司爐自個記。这一下可把梁存喜懲住了。求別人也不幫他記，光鈞就拿着他的手教他怎樣記，慢慢地梁也學起文化來，早就忘記了他說的保証。光鈞擔任黨的宣傳員，每天下了班要讀一段報紙。他讀報的方式不是光念，是連講帶比划，有聲有色的，每次不多讀，不多費時，揀最精采的如朝鮮通訊什麼的讀一段，像講故事般的那麼吸引人。先給全班建立起聽報的興趣。所以他一說晚上開會他先讀一段報，梁存喜他們就不覺不由地湊合來了。既來了哪能听完讀報就蹣走呢？于是，梁存喜不開會的保証也落了空。當然，光鈞還配合別的說服方法，另外在生活和工作中與大家非常接近，更是主要的原因了。他一上班，就要关切地從工人們的動作、神氣中觀察有沒有問題。一次，梁存喜面帶愁容，被劉光鈞發現了。問他，他不講；下了班，光鈞就一直跟到他家去看，果然他家里老婆孩子都病了。光鈞沒說什麼就回家拿錢來給梁存喜，叫他請醫生、買藥，梁感動極了。以後梁存喜心里有什么事兒就找光鈞幫着解決。梁有个吃零食的毛病，常常到小鋪、小攤子上賒些零碎賬，到月頭兒上，要賬的便跟在梁的屁股后頭轉。光鈞沒短了替他打發要賬的，也不斷批評、規勸梁。光鈞有時候心里也起火兒，他對梁說：“你以為我這麼稀罕替你还賬呀？我是怕你鬧情緒影響工作！”光鈞就这样以兄弟般的熱情，关心對待梁和每一個工人，一天天辛苦地給他們講道理，解決困難，一個落後班就慢慢轉變了。

光鈞起初擔任副班長，正班長叫張永升，是個年紀比他

大20多岁的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性格阴暗，对生产敷衍塞责，对技术学习不感兴趣。因此，每逢开技术学习会他不是说有事就忘记了，总不参加。刘光鈞就想了个办法，提議大家到班長家學習。“免得張师傅走大远的路，年岁大了，身子骨兒不够灵活，咱们凑合張师傅去学吧！”这样既照顧了班長的威信，又带动他参加了学习。在工作中，張永升有时候对大家發出錯誤的指示，光鈞为了照顧他爱面子的毛病，就用請教的口吻說：“喂，我也闹不太清，不过，我觉着也可以这么做，你看行不，張师傅？”然后提出自己对的意见，讓張批准。張永升一听，發覺自己的意見錯了，不好不承認真理，就說：“行，行！”当然，如果張永升硬是坚持錯誤，光鈞也会坚决和他斗争的。

光鈞由于从十二周岁就进厂来做工，到1952年，他已經二十七、八岁了。在鍋爐技术方面鑽的很透。同时，他很热心帮助別人。随时随地願意把他所知道的技术教給別人。有的人学技术不够刻苦，他还是耐心说服。他想：今天不学，明天不学，后天总会学的。开始是他找到別人家去教，后来大家就到他家来找他学了。学徒工唐荣清學習差，他仍旧慢慢地引导他。有一次，15号爐停了爐。光鈞想：机会难得，这次可以好好地教他，便叫着小唐进爐去，小唐却嫌热，不进去。光鈞說：“我病剛好还能进去，你这青年人进去更不要紧。我先进去，你后进去；出来的时候，你在前头我在后头。”說通了小唐，鑽进鍋爐里，光鈞給他把各部分都講了一遍。等一出来，再問他，他又都不会了。光鈞心里虽然也着急，可是仍然耐心地教育小唐。光鈞想：“新中国的青年，国

家要求他进步，他也总会进步起来的。”

后来，班長張永升調到別的班去了。光鈞擔任正班長。他每天工作都做記錄；对每个人的情况分析也都記到他的小本上。一天的工作完了，到晚上睡下，必須先回忆一天来班上的工作，进行檢查一遍才睡的着。这已經成为習慣。他每天还要完成他担任宣傳員的任务，到支部去写宣傳員記錄簿子，即：宣傳了些什么內容、怎样宣傳的和有什么反映。因为他的宣傳工作做的很出色，他被評为模范宣傳員，也被选为劳动模范。

他向支部彙報工作，优点全是大家的，別人的；缺点他个人来承担、來檢討。

这样的領導，班上的工作还能搞不好嗎？大伙的干勁还能小的了嗎？一次，他提議大伙掏一掏烟子，因为烟子积的多，埋起“过热器”来。不用說里面，就是火門处都有一百多度。里面扔进木板子去，就“呼呼”地冒烟。人們进去也是慳勁。光鈞平常行动像个老薦，每到这时候就像生龙活虎一样，輕松活潑地講了一套兒：“志願軍在零下二十度一样作戰……咱們，嗬！干吧！”說着自己伸了伸拳头，鼓足混身的鋼筋，迅速机敏地領头鑽了进去。接着有五个人也跟着进去了。还有一次，清理爐牌……，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不过，班上的干勁是在平常情況下掀起来的。如果遇上特殊情况还得經過严重考驗再說。所以，一提起燒低值煤来，大伙又都不同意了。

\* \* \*

小組会上的思想动员失敗了，但是劉光鈞并不灰心。他

想：“按照党的指示：燒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也是为国家节约財富的道理，班上难道領会不了嗎？”于是，第三天他又召集了小组会，把这道理重复地講給大家听。但是大家又提出很多困难，还是不同意。

光鈞下班回家后，睡不着覺，坐在桌子旁边一直想了多半夜。他想既革命就不要怕困难，就要善于冲破困难……，第四天，他又在小组会上进行动员，他說：“革命是靠先烈們克服困难才有今天，万众一条心，黃土也能变成金，何况咱們这低值煤还含几千大卡的热量呢！过去沒有燒过，我們今天就要燒成功，工人阶级什么都能創造。”可是大家仍認為：“高压爐不同于低压爐，試不好就要影响負荷，北京就要停电，那还了得呀！”結果又沒把群众动员起来。

刘光鈞經過几次思想动员失敗后，他想到要打开僵局必須突破一点，做出样子才能带动一般。那么，哪一点是可以突破的呢？他尽量回忆几次小组会上的情形：梁存喜并沒有多發言，也就是說沒堅决反对光鈞的意見。老梁最近一半年来，会上愛發言了，平常日子人們喊他大炮，是个直筒子脾气，当然有时候說話是着三不着兩的；可是有話总不会悶多久的。这次，他为什么不發言呢？老刘猜得出：老梁一向非常信服老刘，既然老刘提出来的問題，老梁想一定是沒錯兒。可是这个事不能冒冒失失地附合着說，因为过去低压爐試燒过，的确是失敗了，怎么还敢冒失呢！何况全班都反对老刘的意見。但是，老梁又知道老刘从来不說空話，凡是提出来的事他一定得办到。所以老梁也不冒然站起来反对。他光看着別人發言，自己却楞出出地張着嘴笑模活兒的不出声。这

次，直筒筒的老梁倒变成个稳健派了。

老刘在会上看的清楚，但是他不当場征求老梁的意見，他知道如果當場征求，倒会弄的老梁不用腦筋想就跟着那些發言的人們跑了。

下了班，老刘又回过头去这么一琢磨，心里就想到必須先突破老梁这一关。事情可能就好办点了。

这一天，老刘到老梁家来串門了。外表看来像个老薦的大个子，有时候真是蛮活潑的，老刘还会唱兩句京戏，像“打黃袍”呀什么的。他和老梁一家子很熟了。来到他家隨随便便，先从生活上聊起，老梁的孩子过来要求刘叔叔唱了兩句“打黃袍”之后，他很自然地引导老梁談起解放前慘痛的遭遇，一直談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老刘便講解起毛主席提出增产节约的号召，并且指出發电厂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键問題就在改燒低值煤来降低成本。

“你知道嗎，老梁？”老刘兴奋起来了，他滔滔不斷地講下去，“燒低值煤，半年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好煤十万吨！十万吨呀，同志！这些好煤用到其它重工业上去，对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会起多大作用！”

“你知道，煤是煤矿工人从矿井里辛辛苦苦地挖出来的；铁路工人又从老远的地方运来。一切国家財富都是工人、农民的血汗！”

“第二，燒当地可以取得的低值煤，不但节省了發电厂的运费，在国家运输車皮缺少的情况下，半年可以給国家节省三千多輛車皮，使这些車皮可以用到别的方面或者城乡物資交流上去。

“再一点呢，燒低值煤可以大大降低电的成本，这对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有很大好处。还有一点，工人給国家創造了財富，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

这位党的宣傳員的确成了一位宣傳鼓動家了。梁存喜听着一声不响，忽而揚起手来搔搔腦皮，忽而干咳嗽兩声。从老梁的这些动作上，看出他的思想有些活动了。

“老梁，我看就这么先在咱們15号爐試試吧？”

“那，”老梁終於嘣出一句話来，“出了事故怎么办？”

刘光鈞一听，知道老梁有顧慮，馬上就回答：“出了事故由我来兜着。”接着又講了一些党对事故問題的看法和鼓励职工大胆創造的政策，老梁終於同意带头試燒了。

\* \* \*

第二天，光鈞和梁存喜在鍋爐外面弄了一堆低值煤試燒了一下。結果有一半能够燃燒。光鈞很高兴，对老梁說：“在爐外都能有这么多燒的着，在爐里再加上通風，不更有門兒了！就請求行政領導批准正式試燒吧！”但是別人还半信半疑，不敢完全相信和支持。

个别行政領導同志，当时也有顧慮，怕燒不成。有的技术人員說：“燒是可以燒，除非把鍋爐拆了重新安裝才行！”

光鈞在这些困难与阻碍面前，表現了坚强的毅力，一次再次地說服行政領導和技术人員，最后行政上提出：“影响負荷怎么办？”

刘光鈞說：“怕影响負荷，在后夜負荷低的时候試。”

这样，才得到行政上批准。在当天后夜，光鈞就組織梁存喜等人正式試燒了。一切都准备好，低值煤运来，裝上15号

高压爐，劉、梁和助手們開始進行操作，打電話邀來技術人員、值長。這是一個新的嘗試，是生產戰線上一個大戰役的開始，陣線拉開了，子彈上了槍膛，擔任這個戰役的直接指戰員，士氣也旺盛起來；但是軍部“參謀”們（技術員、值長）來到就潑冷水，就說風涼話，因為他們沒有上過“戰場”，也不去認識這個戰役的重要性，還是不厭其煩地說：“低壓爐試過不行，你們還要試，非滅火不行！”簡直好像說，“你們非吃敗仗不行！”

群眾剛剛動員起來，又來潑了冷水。劉光鈞當即對值長說：“我保証不滅火！”

“帶不上負荷怎麼辦？”值長又問。這是個嚴重問題。

“我保証帶6500砘的負荷！”光鈞回答。

“你真能吹牛啊！”值長譏笑地說着一甩袖子走了。

沒有這樣的“參謀”一樣能進行戰鬥。劉光鈞班的第15號爐，開始試驗了。低值煤裝進爐膛，劉光鈞、梁存喜等打開爐門兒，隔着墨鏡，睜大了眼睛往爐里注意瞧着。他們几乎連大气也不敢喘，好像怕把低值煤吓着似的。

他們吐呀吐呀，吐一会儿爐里，又忙着操作，又看看汽溫度數。他們心里“扑通扑通”跳起來。首先看到，低值煤火焰短，隨後又發現汽溫降下來。應該是420度，却降到380度了。這一下，班上的工人們又嚷嚷起來。

“不行，不行！快再換上好煤吧！”

“別試啦，別試啦！”

“還是人家值長說的對。嗨，值長嘛！”

這時，就連梁存喜也嚷起來，好像他有先見之明，多么

有理似的：“人吃白面就有勁，吃糠就不行，这么好个爐，燒這破玩意兒还行呀！”

“好啦，好啦！”劉光鈞對大伙兒說，“今天就到這兒，以後再說。”

\* \* \*

第一次試驗失敗以後，不僅丙班同志反對，鍋爐房三班同志都開始反對試燒低值煤了。在這種情況下，劉光鈞急得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覺，但是當他想到毛主席率領革命隊伍在長期革命中所經歷的艱難困苦，想到在朝鮮前線英勇作戰的人民志願軍的時候，便感到自己在和平環境下，對生產中的困難更應該努力克服。他想：“試燒低值煤就是在生產上的革命，如果一試就成，還要共產黨員干什么？還算什麼先進經驗？蘇聯現在燒低值煤，也不是從推翻沙皇那天起就燒成功的，也是長時期克服困難的結果。”

他隨後又琢磨：過去三盤爐最高帶11,500噸的負荷，現在為什麼能帶24,000噸的負荷呢？這說明對機器的要求和過去不同了，操作方法改變了，人能支配機器。於是他得出一個結論：“解放後人起了變化，進步了。人進步機器也得跟着進步！人有特性，機器、煤也都有特性，燒的煤改變了，機器的操作方法不改變能行嗎？”想到這裡，劉光鈞的思想豁然開朗起來。

他肯定了這個概念，“人變了機器也得變”。過去人做機器的奴隸，現在必須從機器的奴隸地位解放出來，要做機器的主人！於是他便大膽地想，開朗地想下去。首先想到打破陳規，不能縮手縮腳、固守舊習慣，不敢改變操作方法，換

燒低值煤必須改變通風……，他想得十分興奮，腦門和渾身都發起熱來，由於操勞、思慮過度，他病了。

可是，他沒有把病放在心上。第二天，他帶病去找梁存喜，把自己想的道理對梁存喜講了一遍，光鈞的熱情和堅韌不移的意志，又一次鼓起梁的勇氣。光鈞第二次再請求行政上批准試燒。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他帶病上了班。上班以後，他琢磨火焰短、汽溫低的問題，認為必須改善通風才能燒好；必須鑽進爐膛去察看火線。可是爐子壓了火，爐膛溫度還很高，他當時想：一切困難不能阻止我完成黨和國家任務的決心。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不鑽進爐子就找不到改善通風的辦法，也就完不成黨交給自己的任務。於是他繞到爐后，鑽進爐膛里，找出調整風門、加厚煤層的辦法。他爬出爐膛後立刻和大家商量，但是大家仍有顧慮，並沒有支持他的意見。可是，光鈞的堅強毅力又支持他作了一次試驗；結果，火焰高了。汽溫由380度提升到410度。劉光鈞試燒了一個后夜，早上升班後，他怕再出毛病，又接着干到中午十點鐘才下班。下班後，他馬上和支部書記張利明一同到總支彙報試燒情況。

總支書記鼓勵了他，並且囑咐他們要繼續克服困難，從群眾的實際水平出發，低值煤不可一下摻的太多，要穩步前進。

火焰高了，汽溫升了，低值煤燃燒得很好，但是又發生了新的問題：爐膛里結瘤子、粘爐條、頂爐牙。全班同志只顧打瘤子了。打瘤子可不是個簡單輕鬆的活兒，用來撻瘤子的大鐵撬棍原來八十多斤重，像“三國演義”上关羽使的青龍

偃月刀似的那么重。后来换了轻巧些的也有四、五十斤重。人们要起来，累得满身是汗，连饭都顾不上吃。

“嗬，这玩艺真够嗆啊！”

“嗨，这不是打着灯笼找来的病吗？”

于是，大伙情绪又低落了。

刘光鈞在新困难面前没有低头，也没有着慌。他既然突破了火焰短、汽温低的难关，就不怕什么结瘤子问题。他冷静地研究了结瘤子的原因，发现负荷低的时候才大批结瘤。因此他找到了调整司火机速度的办法。结果，连结瘤子的问题也解决了。也就是说刘光鈞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创造性的劳动，冲破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试烧低值煤的胜利。

\* \* \*

试烧先是在15号爐試驗成功的，接着刘光鈞叫13号爐司爐庄伯森试烧，也成功了。他們丙班就剩下14号爐還沒換燒低值煤，这时候，刘登洋沉不住气啦，他向光鈞要求說：“你讓我这个爐也掺点低值煤燒行唄？光兴你們光荣啊？”結果高压爐丙班全班三个爐都換燒低值煤了。

试烧成功，是件了不起的大好事，能为国家节省大量财富不说，这种技术改革有极重要的意义。“人从做机器的奴隶变做机器的主人。”这是生产上一大跃进，一个大胜仗。这个先进經驗必須推广，必須迅速地在其他各班推广，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在当时又有了思想阻碍。又出了怪事兒。方法在他們班上試驗就成功，换了别的班就出問題。“老刘，怎么回事？我們按你們記的表單操作，怎么就出毛病呢？”下班班長請教刘光鈞。光鈞核对一下，表單上記的和風門开的大

小是一个样呀。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去問梁存喜，梁說：“誰知道呀？”后来梁的一句話叫光鈞听出了問題来。梁說：“你对表單，也是白搭。”刘一听这話里有文章。就对梁談，党支書張利明也找梁研究。梁还是裝糊塗。光鈞想了个办法，下班后不离开鍋爐房。他看看到底有什么鬼。他記得很清楚开几道風門……，他仔細一查看，下班同志接了班以后，就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他再一看日报表，和原来实际操作的情况也不一致，他肯定这是梁存喜的毛病。他立刻找老梁去。

“你动風門來沒有？”他問老梁。



“沒有啊！”

“怎么和在上班的时候不一样了呢？”

“那誰知道！”

“你不要騙我。你應該把經驗介紹給下一班。不應該在表單上記不真实的情况。乱改風門，使別班的人学不到你的經驗。”

梁还是不說，解釋了很久。梁忽然說道：

“咱班費了那么大勁，叫他們赶上咱們，咱們还光荣嗎？”

“啊！原来你是这

么保守、本位呀！”这話光鈞沒有說出口，还是和風細雨地進行說服。他用算細賬的方法說：“咱們抗美援朝，只是咱們一個班節約好呢，还是三個班都節約好呢？”只有推廣了先進經驗，在全廠甚至全國的發電廠都燒低值煤，才能給國家節省更多的財富，這才是真正的光榮。經過了劉光鈞的反復解釋，梁存喜才打通了思想，其他各班的工人和最初反對燒低值煤的技術人員，也在試燒成功的事實面前受到了教育。這時候，黨委便組織向全廠推廣的工作。使全廠每一鍋爐都逐步地燃燒了低值煤。據初步統計，1955年一年就為國家節省了十萬噸以上的好煤，還可以節省三千三百多輛運輸車皮，使燃燒成本較國家計劃降低百分之四十還多。全廠職工也因此得了二十億（舊幣）的國家獎金，進一步的改善了生活。並且引起了這個廠一系列的生產改革。

劉光鈞後來被選為北京市的勞動模範和人民代表。他的事迹很快地傳開了。他在試燒低值煤當中，由於過度緊張，身體不太好，黨送他到北戴河去疗養。有一份石景山發電廠劉光鈞先進思想的總結材料這樣寫着：

劉光鈞同志所以能試燒低值煤成功，首先是由于黨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生產建設上的輝煌勝利；但是與劉光鈞同志的斯塔哈諾夫式的勞動態度和堅強的工作毅力是分不開的。劉光鈞同志的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和共產黨員的高尚品質，是促使他能智勇雙全地取得試燒低值煤成功的主要保證。

## 后　　記

《發電厂里五十年》是一本歷史故事書。記述北京石景山發電厂自建厂到1952年职工生活和斗争的故事。也可以算做一部首都發電厂簡略的“工厂史”。

這本書第一节到第二十八节，是从1905(光緒三十一)年写到1948年。在这些年內，中国人民經過腐敗的清朝、北洋軍閥、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伪的反动統治。工人們的生活和劳动是十分悲苦和凄惨的，但是，工人們的反抗斗争是非常坚强勇敢的。這書里面所記錄下来的，仅仅是星星点点，一鳞半爪的一些片断。

自第二十九节到第四十四节是写1948年12月石景山解放以后，翻身做了主人的职工同志們轟轟烈烈的生产情况和幸福的生活。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有昨天的艰苦奋斗，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回顧过去，就会更加珍重現在，才不至于“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也是編写这本小書的一个原因。

在編写过程中，有發電厂党委会的直接領導和許多职工同志的帮助，本書才能編写出来。因此，這本書應該說是由張雨亭、王文斌、李錫銘、夏宝义、王志恒、刘德珍、刘光金、沈根才、陸增芝、張震、杜广信、李家宝等同志的集体

創作，我來執筆記錄的更為恰當些。

有些地方，因為實在找不到更多的資料，寫得很干枯、空洞，就像鍋爐房兩次罷工事件，當事人都找不到了，只是聽到個別的傳聞記下來的，為了照顧真實起見，沒有作想像的補充和形像的描寫。

本書材料來源，絕大部分是職工同志們的口述材料，除上述張雨亭等十二位同志以外，郭玉民、李壽祺、田時君、李常熹、蘇允塘、張利民、褚有才、生成明、高世榮、李鳳鳴、李華庭、李寶鏡、杜凱、閻洪亮、楊其淦、閻義順、劉殿祺……同志也會提供不少材料。只有第三十八節《修復半個天》，第四十三節《一架噴氣式》和第四十四節《人變了機器也得變》等三節，是參照夏寶義同志寫的《勞模劉德珍》（未發表）。王立行同志寫的通訊《把咱們對帝國主義的血海仇恨化成不可摧毀的力量》（發表在1950年12月1日《首都發電廠》小報上）、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編寫的《石景山發電廠劉光金進思想的總結》等三篇文字資料，和一些職工同志的口述材料編寫成的。

書里記述的都是真人真事，但是人名略有改动。

本書從1957年2月就開始着手編寫，1957年6月寫完上部；1958年4月開始編寫下部，7月寫完。書內記錄的史實到1952年試燒低值煤事件為止。最近幾年，廠內的變化就更大了，書中的主人公如王文炳、王俊恒、劉德仁……，早都成批的離開了廠子，有的去建設新廠，有的去上大學，有的還去蘇聯學習。一批批新工人進了廠，接替了他們的工作，隨着首都工農業的發展，廠內進行了兩期擴建工程，發電容

量增加了一倍多，广宁坎村山坡上的土房、破房一批批地拆除了，矗立起很多新楼（住宅区），随着生产的發展，生活也一天天在变化，大礼堂、俱乐部、食堂、医务所、子弟学校、休养所、疗养院……先后建立。特別是自1957年整風、大躍進以來，生产加番还不說，發电厂工人搞起了综合利用煤炭等物的副業生产，搞起了机器制造，这还不算，最近又在厂子附近兴建一个比現在大十倍的高温高压自动化新电站……。厂子里整天热火朝天，真是翻天复地干勁冲天，一天等于二十年。这里又有多少英雄人物、模范事迹該写啊！但是因为時間和能力所限，只好留待以后組織更大的力量再来續写了。

由于我缺乏历史知識和工人生活体验，一定会有很多重要的遺漏和錯誤的地方，希望讀到它的同志們，多予帮助、指教！

潘芷汀

1958年8月

